

明代以降的痘神廟與痘神信仰

邱仲麟*

自古以來，天花一直困擾著人類，明清社會亦不例外。當家人出痘之時，病家多半會祈求神明保佑，其中掌管天花的痘神更是受到尊崇。本文主要分為七個區域，針對各地的痘神信仰加以討論，觀察痘神的多元化與專業化。明代以前，天花似乎歸屬皮膚病神掌管，後來才獨立出來。在明代，大量出現關於痘神與痘神廟的記載。痘神的性別有男有女，但整體上以女性較多。明清時期，全國各地所供奉的痘神並不相同，地域多元性相當明顯。痘神的勢力範圍，有些跨越數省（如痘疹娘娘），有些則僅限於省內一小區域，甚至小到只有一個縣（如張騫）。痘神作為神祇系統的底層小神，常與掌管子嗣的女神或地方上的一些大神，共同被奉祀於一廟之中。但也有獨立一廟奉祀的，不過例子較少。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痘神隨著人群移動而擴展。這類的例子，如湖廣的三霄娘娘傳至四川與陝西等地，山東的痘疹娘娘傳入遼東、進而擴散至內蒙古及新疆等地。除了勢力範圍的消長之外，痘神的內部分工也越來越細，如出現痘哥、痘姐及其他各司其職的小神。另外，清代皇室對於痘神之崇信遠甚於明朝，這也是痘神信仰擴展的一大指標。整體而言，明清的痘神信仰經歷了不斷重整與分化的過程。

關鍵詞：天花 痘神 性別 信仰傳播 專業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緒論

痘疹是由天花病毒 (variola virus) 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死亡率極高。而根據范行準 (1906-1998) 考證，天花係於劉宋元徽四年 (476) 由西域傳入。¹ 此後，肆虐於中國各地，明清兩朝亦不例外，幼兒因此殤亡的記載相當多，如弘治年間，周正在南京國子監，「子女罹痘疫，纍纍而殤」。² 嘉靖年間，薛甲自言：「予誕數男，而以是症不育者居半。」³ 丁元薦 (1563-1628) 也說：「余生平前後子女，殤于痘者十九。」⁴ 清代的例子，如王鳴盛 (1722-1797) 居京師，殤亡子女五人，其中多因於痘疹。⁵ 另外，嘉慶十六年 (1811)，紹興許葭村在北直隸任幕友，「自七小兒痘殤之後，大兒、八女、九女，均因出花而夭。四十日內，喪亡相繼」。⁶ 對所有家長來說，小兒若能通過這一大關，不啻喜從天降，是以明末孔貞時曾說：「兩侄、一侄女盡得出痘，天下第一快事。」⁷ 但即使過了這關，身體還是可能留下後遺症。其中的面麻，即使是皇帝亦難免有之，如清聖祖兩歲出痘，倖免於痘癘的魔掌，臉上卻留下點點癍痕。⁸ (參見圖一) 清光緒末年，日人中野孤山遊歷至四川，說當地人多未種痘，天花肆虐之餘，他見到的人當中，大約有 65% 是麻臉。⁹

揆諸以上所述，可見天花之可怕，而無數的父母（或夫妻），就在此不斷重

¹ 范行準，《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1953），頁 106-108。

² 明·雷禮，《鐔壚堂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四，〈雲巖李先生墓碑〉，頁 387。

³ 明·薛甲，《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七，〈《痘疹正宗》序〉，頁 146。

⁴ 明·丁元薦，《尊拙堂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四，〈贈施季泉神效序〉，頁 746。

⁵ 清·王鳴盛，《西莊始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二六，〈紀心齋《啼猿集》序〉，頁 334；卷一一，〈風疾小愈子女相繼痘殤悲慘之餘詩以代哭一百韻〉，頁 111。

⁶ 清·許葭村著，宋晶如編譯，《秋水軒尺牘》（臺南：大孚書局，1987），〈與陳笠山〉，頁 183。

⁷ 明·孔貞時，《在魯齋文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卷五，〈寄姚繼泉〉，頁 874。

⁸ 胡忠良，〈康熙皇帝與天花〉，《北京檔案》2003.6：48。

⁹ 中野孤山著，郭舉崑譯，《橫跨中國大陸：遊蜀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35。

複的境地中，無助地面對喪子（或喪偶）的悲痛。明清時期，各地雖不乏痘醫，但正如晚明醫家聶尚恒所言：醫者並非皆諳醫術，「甚至治一家十人，而不活者七、八人」。¹⁰ 在此情況下，家屬內心還是忐忑不安。自古以來，人們陷於危難，常尋求宗教信仰的協助，故當家人出痘時，祈禱天地神靈庇佑，也是極其自然的舉措。如蘇州府常熟縣人張文麟（1482-1548），三、四歲時出痘，經過五、六日，痘仍發不出來，幾近危殆。當時家人扶鸞召神，土地神周孝子降大書說：「無事，吾能力保」，並書一符黏於房中，命蔡太保監痘。家人正在準備供品答謝神明與扶鸞者，祖母韓夫人突然急呼：「吾耳聞如蟹潰潰聲。」一靠近看，則額頭上痘疹「俱肥胖發起」，遂得獲生。¹¹ 嘉靖三十二年（1553），湖廣黃州府蘄水縣滑石鋪人汪沙溪，因家人出痘，在家設壇祈求魯湖黑神降臨，乩童說其子汪元士痘子必少，即至出痘時卻痘粒十分稠密。乩童又言：「爾家十八人，有六人不可救。」初出痘時，一婢病死，另一婢則發熱昏迷，裸體顛狂，汪家急請名醫萬全（1495-1580）前來看視，其他十七人幸皆獲痊。¹² 又，黎耀日（1581-1612）十餘歲時出痘甚危，祖母錢安人晨昏燒香祝天：「願匡孫，毋棄我去。」祝禱時，「長跪移晷，猶喃喃不絕，語一語，一稽首，額為之流血」，最後耀日的痘疾竟獲痊癒。¹³ 清初朱以觀之妻高氏，兒子三歲時患痘甚兇，當時縣內小兒患痘者多病死，高氏憂心忡忡，「傾囊篋遍求良醫治之不愈，或言不治者」。高氏日夜悲啼，祈天禱神，無所不至，兒子得以痊癒，但竟以勞瘁，導致舊疾復作，遷延三月而亡。¹⁴ 清代〈親恩歌〉亦有一段提到：「聽得孩兒出痘瘡，登時嚇得眼翻黃；一從放出標來後，盡日何曾吃米湯。磕箇頭來上炷香，聲聲只叫痘娘娘；若還叫得娘娘應，何怕頭穿出腦漿」，¹⁵ 深刻傳達出父母惶急祈求痘疹娘娘的景況。

¹⁰ 明·聶尚恒，《活幼心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一，〈聞時醫之謬〉，頁453。

¹¹ 明·張文麟，《端巖公年譜》（上海：博古齋，1920），成化二十一年乙巳，頁1b-2a。

¹² 明·萬全，《痘疹世醫心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四，〈起發證治歌括〉，頁287；卷二，〈起發證治歌括〉，頁271。

¹³ 清·黎景義，《二九居集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七，〈錢安人傳〉，頁656。

¹⁴ 清·陳鼎，《留溪外傳》（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卷一六，〈閩德部·朱氏婦傳〉，頁779。

¹⁵ 明·袁黃著，了凡弘法學會譯整，《太上感應篇彙編白話節本》（彰化：了凡弘法學會，2000），卷一，〈忠孝〉，頁66。

從以上的例子可知，百姓求助的對象並不限於痘神，亦包含地方的大神與土神，城隍神就是其中之一。嘉靖年間，郎瑛（1487-1566）提到：「嘉興有焦通判，陝西人，其叔焦三有子病痘，求救于城隍不應，擊敗神額。」¹⁶ 另外，陝西延安府清澗縣的大佛寺，位於縣城北十五里，宣德、正統、成化、正德、萬曆年間曾多次重修，順治十七年（1660）再重修，鄉人生病，「有求必應，于痘疹尤驗」。¹⁷ 土地神職司村民休戚，百姓也多前往求助，如清朝初年，太原府治陽曲縣城內府衙西邊有土地祠，百姓遇痘疹流行，「多禱於此」。道光年間，《陽曲縣志》仍記載：「五岔口隆田土地祠，俗名羊頭廟，小兒天花愈後，其家必具羊頭祀之。」¹⁸ 清中葉，袁枚（1716-1797）曾記江寧府溧陽縣鄉下有牛頭大王廟，「求子者頗效，香火大盛」。村民周蠻子小兒出痘，備牲禮到廟裡祀神，接著擲卦，卦象大吉。周蠻子極高興，許願演戲酬謝。過數日，其兒竟死。周蠻子生氣說：「我靠兒子耕田養我，兒死不如我死。」於是與妻子持鋤鉞將牛頭撞破，身體砸碎，廟亦搗毀。闔村村民大驚，以為必有大禍，但後來亦無事。¹⁹

傳統社會重視香火傳衍，嬰幼兒的生命保障尤受到重視，因此逢子女出天花之時，常向與子嗣相關的神祇祝禱，如山西汾州平遙縣晉梵鄉的百姓就是如此。據正德五年（1510）〈重修耶殊夫人廟記〉記載：耶殊夫人主護「生民命脈」，而「平邑晉梵鄉士女，或祈男子之有生，或禱痘疹之無虞，舉皆感應」，²⁰ 可見耶殊夫人的職掌，兼及送子與痘疹等事。另外，高禰神也是百姓祈求的對象，如光緒七年（1881），澤州鳳臺縣時家嶺村重修高禰祠，〈建修高禰祠碑記〉提到：「本鄉貧家得一小兒，有出痘之事，禱於高禰神前靈應，不數日小兒痘愈」，因此捐地重修高禰祠。²¹

¹⁶ 明·郎瑛，《七修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四〇，〈事物類·鬼神懼威〉，頁 588-589。

¹⁷ 清·廖元發、白乃建修纂，順治《清澗縣志》（北京：線裝書局，2001），卷二，〈祠祀志〉，頁 90-91。

¹⁸ 清·覺羅石麟、儲大文等修纂，雍正《山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六四，〈祠廟一·太原府·陽曲縣〉，頁 80；清·李培謙、閻士驥修纂，道光《陽曲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5），卷一，〈輿地圖上〉，頁 119-120。

¹⁹ 清·袁枚著，周欣校點，《子不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卷一三，〈牛頭大王〉，頁 249。

²⁰ 明·李進立，〈重修耶殊夫人廟記〉，張正明、科大衛編，《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 294。

²¹ 清·賈世俊，〈建修高禰祠碑記〉，楊曉波、李永紅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城市城區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頁 338。

清朝初年，熊伯龍 (1617-1669) 嘗言：「人之所以畏神者，以畏死耳」，而「痘疹，危疾也，則謂痘疹有神。畏死之心迫，而後神明之說興」。²² 民間因懼怕痘疹，遂創造出痘神，而當小孩出痘時，便成為拜禱的對象。康熙年間，常州府宜興縣士人儲大文 (1665-1743) 嘗言：由於痘疹殺傷力甚鉅，故當孩子出痘時，世人認為生與死皆有神掌管，不可以不祝禱，遂有迎送神祇之事。若有不迎不禱者，人即竊竊私語：「神怒，是不可違。」他覺得這種觀念很奇怪，古書上不是說：「不正且不壹，不得為神」，既然為神，就絕不會因此怪罪。他並說：「司痘神不列於祀典，稗官野乘所紀不一，神不可依據，而世俗祠祀者四，所著靈驗，婦人女子恒能道之」；另外，「江海間所奉天妃者，實兼攝其事，今種痘醫主焉」。以天妃兼攝痘事，尚且多方設法救人，而況專司其事之神？故他認為：「神實不怒不禱」，其懼神怪罪而祈神者，終究是未認知清楚。²³ 歸結來說，儲大文認為神祇原即要保佑百姓，絕不會因為不迎請、不祝禱就生氣，民間實在是積非成是。話雖如此，大部分百姓還是不敢怠慢，畢竟小孩性命不能開玩笑。

中國的痘神信仰，出現於何時何地，目前尚不清楚。就筆者所見，明中葉以前，南北各地已存在痘神信仰。關於痘神的記載，最早的可能是元代的《搜神廣記》。該書現已佚失，據葉德輝 (1864-1927) 的看法，該書經明人翻刻，易名為《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書中記載的痘神，是山東寧海縣人張健（張元帥）。傳說張健生於武周癸卯 (703) 八月癸卯日酉時，以科第歷官至刺史。當時，武則天「鐘意於年少俊士，詔貢以千計」。張健恥其所為，「以時多痘疫，無中選者報，國人賴以安焉，作生祠祀之」。死後，玉皇大帝「褒以盡忠，錫以瘟鍾，加以二郎金盃，以兼理麻痘役，專以保童」。²⁴

其次，則為《正統道藏》的記載。《正統道藏》係明正統年間北京白雲觀道士所輯，書中記載許多與天花有關的神祇，如「大悲化散小兒諸痘惡災天尊」、「大悲小赤掌痘運正天尊」、「大悲大疹大痘運正天尊」、「麻痘娘娘」、「行

²² 清·熊伯龍，《無何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三，〈鬼神類·山無神〉，頁139。

²³ 清·儲大文，《存硯樓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八，〈迎送痘神辭序〉，頁545。

²⁴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卷五，〈張元帥〉，頁228。

麻痘神君」等；並提到碧霞元君「變理陰陽，散行痘疹」。²⁵ 但這些痘神除了麻痘娘娘與碧霞元君外，大部分僅出現於道教經文與經咒之中。然而不論如何，可知在此之前，道教體系中已經存在相當多與痘疹有關的神祇。

天啟年間，《封神演義》又塑造余化龍一家專門散播天花，讓姜太公伐紂的軍士死傷甚眾，費了一番工夫才將疫情控制，並將余家父子擊敗的情節。最後，姜太公在封神時，還以余家「拒守孤城，一門死難」，忠貞之節堪褒，封余化龍為主痘碧霞元君，元配金氏為衛房聖母元君，其子余達為東方主痘正神，余兆為西方主痘正神，余光為南方主痘正神，余先為北方主痘正神，余德為中央主痘正神。²⁶ 關於《封神演義》的作者，一說為應天府人許仲琳（約 1567-1620），一說是揚州府興化縣道士陸西星（1520-1606，一云 1520-1601）。不論何者為是，此一故事係依據當時碧霞元君廟多半配祀痘神的現狀加以鋪陳。然而，余化龍雖被小說家封為痘神，但自晚明以降，他還是無法集痘神於一身。原因很簡單，在此小說出現之前，南北各地早已有個別所祀的痘神。

康熙十九年（1680），鎮江金壇士人曹煜曾言：「俗人所尚城隍、土地、痘司、瘟司、財神、喜神之類，未必有其神也。」²⁷ 話雖如此，中國的民間俗神體系已經積累上千年，百姓對神祇的信仰也相當虔誠。例如清代至民國，太湖周邊的百姓在祭祀時，皆將眾神神馮依序排列，尊卑有別。以浙江海鹽為例，在賤佛儀式中，民間信仰的四十八個神靈，分列在各個位置，中軸線上主要是高筵、中筵與正筵。高筵供的是三世如來、三天上帝、玉皇上帝、普門大士、三元大帝、南極仙翁、玄天上帝，兩旁文筵供文昌帝君、魁星鐵斗，武筵供關聖帝君、張仙大帝。中筵供奉的是值年太歲、五顯靈官、鐵扇宮主、賜福財神、福德五帝、蠶花五聖、利市仙官等。正筵則祀城隍、南朝聖眾、劉王、金總管、李王、曹大將軍、朱令公、施王、晏元帥、張老五相、田公地母、痘官老太、太鈞仙娘等。²⁸

²⁵ 明·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33 冊，《三寶萬靈法懺》，頁 718, 734；第 51 冊，《道法會元》卷二二〇，〈神霄遣瘟送船儀〉，頁 187；第 58 冊，《元始天尊說東嶽化身濟生度死拔罪解冤保命玄範誥咒妙經》，頁 270。

²⁶ 明·許仲琳，《封神演義》（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4），第 81 回，〈子牙潼關遇痘神〉，頁 719-722；第 99 回，〈姜子牙歸國封神〉，頁 899-900。

²⁷ 清·曹煜，《繡虎軒尺牘》（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七，〈又與錢梅仙〉，頁 130。

²⁸ 顧希佳，〈太湖流域民間信仰中的神靈體系〉，《世界宗教研究》1990.4：123-124。

在這些神靈之中，痘神與百姓的關係密切，故被列在最下面的正筵之中。又，清朝末年，法國傳教士祿是適 (Henri Doré, 1859-1931) 在江北蒐集到一張道教仙班圖，在這張仙班圖中，痘神與財神、縣城隍、都土地、竈神等，同屬最接近民間的末班小神。（參見圖二）

其實，關於痘神的研究已經不少。早在四十年前，郭立誠撰寫《中國生育禮俗考》時，就已述及供奉痘神之事。²⁹ 其後，殷登國亦撰文談論痘疹娘娘。³⁰ 有趣的是，Donald R. Hopkins 在 *Princes and Peasants: Smallpox in History* 一書，除引述 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 等旅華西人對痘神的記載外，還提出中國痘神娘娘可能來自印度之說。其證據是印度的天花女神 (Shitala mata) 總是以騎馬的方式出現（參見圖三），而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所藏版畫的痘兒姐姐也騎著馬（參見圖四）。³¹ 但這可能僅是巧合，明清各地的痘神紙碼不騎馬的還是比較多。另外，許多介紹民間俗神的著作也都提到痘神，可惜不夠深入。³² 又，徐曉望在考察福建臨水夫人信仰時，曾探究痘神珠媽及其相關的故事。³³ 張哲嘉分析同治醫案，也提到清宮皇子出痘供祀痘神的行為。³⁴ 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 在《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六卷中，亦談到痘神及與出痘相關的祝由術。³⁵ 王振忠則根據徽州文書，考察當地種痘時安神及還願演戲等習俗。³⁶ 道教史學

²⁹ 郭立誠，《中國生育禮俗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1），頁 165-170。

³⁰ 殷登國，〈從痘疹娘娘談天花〉，《中視周刊》(1980)，後收入氏著，《中國神的故事》（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86），頁 197-207。

³¹ Donald R. Hopkins, *Princes and Peasants: Smallpox in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135-138.

³² 相關研究，參見：呂宗力、樂保群，《中國民間諸神》（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頁 481-482；馬書田，《華夏諸神》（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頁 328-331；馬冀、宋文坤編著，《民間俗神》（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94），頁 199-201；潘恩德編著，潘兆耀繪圖，《全像民間信仰諸神譜》（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 170；殷偉、殷斐然，《中國民間俗神》（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 188-191。

³³ 徐曉望，《福建民間信仰源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頁 338, 340-342, 345-346。

³⁴ 張哲嘉，〈從同治醫案論清宮脈案的性質〉，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中國十九世紀醫學」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年 5 月 22 日），頁 2-8。

³⁵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pt.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56-161.

³⁶ 王振忠，〈徽州文書所見種痘及相關習俗〉，《民俗研究》2000.1：45-61。

者姜生就其所蒐集到的道教科儀書，析論種痘時設神位的起壇、解壇等儀式。³⁷ 麻健敏探究清朝中葉福州旗人改祀當地痘神的特殊轉變。³⁸ 楊松濤亦談到晚清金陵拜痘神及禳痘的風俗。³⁹ 范廣欣則論及曾國藩 (1811-1872) 在兩江總督任上送痘神之事。⁴⁰ 實際上，專就痘神加以考察的研究不多，較為全面而細緻的討論，應屬張嘉鳳的博士論文與王嘉斌的碩士論文。張嘉鳳在其論文中，蒐集到前人所未注意的各類材料，討論痘神的類型與傳說，並發現光緒《黃岡縣志》〈黃岡縣城圖〉中繪有痘神祠。⁴¹ 王嘉斌的碩士論文，則從《古今圖書集成》耙梳到不少重要的痘神史料，為相關研究提供不少素材。⁴²

筆者自博士班期間即開始蒐集天花相關史料，但難免掛一漏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擬對明代以降的痘神信仰進行全面性的考察，特別是各地痘神的地域多元性，及其在傳播過程中的競爭或整合，還有女性痘神比例上升的趨勢，都是探討的重點所在。除此之外，也將考察漢人的痘神信仰隨著移民向邊區發展，並與當地的神祇或原始崇拜相融合的情況。基於此，以下將分為幾個區域進行討論。由於天花在牛痘接種法漸次普及之後才被消滅，而痘神信仰至民國時期仍一直存在，故本文討論之時間下限迄於二十世紀上半葉。至於人痘接種法出現，與牛痘接種法傳入後，其與痘神信仰的互動，筆者將另行撰文討論。

二・河南、山東與直隸

(一) 河南

明清時期，華北各地民眾所奉祀的痘神極為多元，但其原始型態與皮膚病神

³⁷ 姜生，〈道教與種痘術〉，林富士主編，《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205-262。

³⁸ 麻健敏，〈清代福州旗人珠媽信仰研究〉，《福建論壇》2006.12：83-87。

³⁹ 楊松濤，〈曾國藩拜痘神與金陵禳痘風俗〉，《南京日報》2009.03.30，第 6 版。

⁴⁰ 范廣欣，〈曾國藩「禮學經世」說的宗教儀式淵源——以送痘神與求雨求晴為例〉，《學術月刊》42.1 (2010)：130-132。

⁴¹ Chia-Fang Chang, "Aspects of Smallpox: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Society" (PhD dis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6), pp. 116-121, 176-179.

⁴² 王嘉斌，〈清代關於天花之民間認知與治療〉，《史轍：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報》3 (2007)：104-109；〈清代天花防治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19-25。

祇有關，河南的皮場公（皮瘍公）就是其中一例。皮場公又稱皮場土地、皮場大王。相傳皮場公姓張名森，漢代相州湯陰人，該縣有皮場鎮，「皮鞞積貯蒸潰，毒蝎生其中，民被螫死者萬計」。當時張森為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虔禱之，蝎乃殘滅」，漢光武帝建武年間始建祠於洛陽。⁴³ 北宋建中靖國元年（1101）六月，徽宗因「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為靈貺侯；⁴⁴ 至崇寧元年（1102）三月封公，四年閏二月封靈惠王，七月加封靈惠顯通王，十月封其配偶為靈婉夫人，十一月改封靈淑夫人。⁴⁵

明代時，彰德府磁州城東火巷亦有皮場祠，景泰年間始建，正德年間重修，嘉靖初年加修，嘉靖中葉又重修，「塑神像于中，夫人于後，子孫娘娘、歷代名醫于左右，歲時香火如市」。⁴⁶ 嘉靖年間，張來鳳認為：皮場應是晉人裴頠之訛，「皮、裴聲相近，且善療瘍，宜即以瘍得名，疑是裴瘍公，而誤寫皮場」。⁴⁷ 有些地方甚至將其與子皮連在一起。另外，李濂（1488-1566）《汴京遺蹟志》記載：「皮場公廟，在城內東北隅。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或曰皮場公即鄭大夫子皮也」，二說未知孰是。⁴⁸ 萬曆年間，范守己又云：新鄭有皮場公廟，「其神乃湯陰張森，唐、宋累封惠應王者。今人不知，以為子皮，固誤，乃有皮匠二十餘人，認為祖師，斂錢穀禱賽之，尤可捧腹，此可與杜十姨同入笑藪」。⁴⁹

但在皮場公信仰傳播的過程中，皮場（皮瘍）又被訛為裴商、裴山。如弘治年間，河南府偃師縣衙之東就有裴商廟。⁵⁰ 河南府洛陽縣城內飲馬衙有裴山廟，其神則為裴商。據傳裴商字山夫，為北宋徽宗宣和年間人，能治小兒痘疹，

⁴³ 明·紀純，〈重脩皮場廟記〉，明·周文龍、孫紹等修纂，嘉靖《磁州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三，〈藝文集〉，頁929-930。

⁴⁴ 宋·王林撰，誠剛點校，《燕翼詒謀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一，頁36。另參宋·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校點，《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一三七，〈典禮二十二·地示·山川·雜記·皮場土地制〉，頁486。

⁴⁵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臺北：大化書局，1980），卷七三，〈志五十八·祠祀三·東京舊祠·惠應廟〉，頁4554。

⁴⁶ 明·紀純，〈重脩皮場廟記〉，頁929-931。

⁴⁷ 明·張來鳳，〈重修藥王廟碑記〉，清·劉崑修，康熙《東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一〇，〈藝文志〉，頁285。

⁴⁸ 明·李濂撰，周寶珠、程民生點校，《汴京遺蹟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一一，〈祠廟庵院·廟·皮場公廟〉，頁180。

⁴⁹ 明·范守己，《曲洧新聞》（收入《御龍子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四，頁722。

⁵⁰ 明·魏津，弘治《偃師縣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2），卷一，〈廟〉，頁28b。

有起死回生之功，活人甚多。因此其死後，鄉人立廟祀之。⁵¹ 乾隆十年 (1745)，開封府禹州知州邵大業〈重修城隍廟碑記〉則談到：城隍廟後殿中，原有裴山神像，廟祝云是司痘之神，「民間嬰兒患痘疹，皆祈禱於此」。邵氏以為不倫不類，於是將其移出。另外，禹州西關外，亦有裴山廟。⁵² 直至晚清，河南還有不少裴山廟，如許州許昌縣城南三里有南嶽廟，一曰是裴山廟；在龍曲保，也有一裴山廟。⁵³

另有叫裴昌者，如嘉靖《鄢陵志》記載：「皮場公廟，在榮樂門外。舊曰裴昌，無稽。祀為保赤，亦非。」⁵⁴ 康熙六年 (1667)，梁熙的〈裴昌公祠記〉亦云：「邑城榮樂門外，亦有皮場公祠，乃共推為祈嗣保嬰之神，而廟祝且訛為裴昌矣。」⁵⁵ 又，乾隆《續河南通志》記載開封府中牟縣南有裴度廟，俗名裴昌公廟；並引溫縣訓導王錫命所撰的〈皮場廟辨〉云：「邑西五里許有皮場廟，其來已久，莫究所自。皮訛裴，場訛昌。旁居民錯處，分廛列市，直號曰裴昌廟集云。」⁵⁶ 但王映琚《鄢事聞見錄》則云：「裴公名尚，宋宣和間人，字山夫，善治小兒痘疹，有起死回生之功，愈人甚多，鄉人立廟祀之。舊志曰裴昌，又曰皮場，皆非。」⁵⁷

汝州伊陽縣城內南街的山廟，所奉祀的山也是痘神。萬曆四十一年 (1613) 重修，增廣生常淮撰寫的碑記云：「普成男女之化，司痘疹瘡疫之疾。」父老相傳所祀之神，元朝時作小經紀，精於醫術，「瘡瘍痘疹，無不奇驗」，詢及家世，則曰商山，百姓因此奉祀相報。⁵⁸

⁵¹ 清·錢肇修纂，康熙《洛陽縣志》（原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七，〈廟祀〉，頁 14a。

⁵² 清·朱煒、姚椿等纂，道光《禹州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卷一三，〈祠祀志〉，頁 662-663, 674。

⁵³ 王秀文、張廷馥等纂修，民國《許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二，〈建置·寺觀〉，頁 212-213。

⁵⁴ 明·劉訥纂修，嘉靖《鄢陵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卷七，〈廟宇〉，頁 5a-b。

⁵⁵ 清·梁熙，《哲次齋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四，〈裴昌公祠記〉，頁 396。

⁵⁶ 清·阿思哈、嵩貴纂修，乾隆《續河南通志》（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卷一三，〈輿地志·壇廟一·開封府〉，頁 164；卷一五，〈輿地志·壇廟三·懷慶府〉，頁 176。

⁵⁷ 靳蓉鏡、蘇寶謙等纂修，民國《鄢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七，〈建置志·祠廟〉，頁 724。

⁵⁸ 清·李章瑄纂修，乾隆《伊陽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三，〈寺觀〉，頁 765。清·張道超、馬九功等纂修，道光《伊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二，〈寺觀〉，頁 225；卷末，〈修志雜說〉，頁 677。

除了當地原有的痘神之外，晚明以降信奉痘疹娘娘者漸多，但其體系似乎並不相同，如開封府許州鄆城縣劉家鎮有泰山行祠（碧霞元君廟），在萬曆十三年（1585），潘世京、劉澤於殿右重建子孫祠，改名曰廣生祠，祠中繪聖父、聖母神像，左右為痘神及送生、廣生諸神。⁵⁹ 天啟七年（1627），河南府登封縣嵩山周公廟的道人為維持生計，在觀星臺後創建祈求多子多福的蠡斯殿。康熙十九年（1680），道人為營生，擴大蠡斯殿，添設送子、痘疹諸神。⁶⁰ 開封府通許縣南門內亦有痘神廟。此廟之所以創建，係順治二年（1645）馬鳴珮（1603-1666）赴湖南任巡撫，途中經過通許，其子雄鎮出痘獲癒，為感謝痘疹聖母保佑，於是捐建聖母痘疹神廟。康熙三十四年（1695），其曾孫馬國楨出任安陽縣令時，又再捐資重修。⁶¹ 這一痘疹聖母廟獨祀一神，似非碧霞元君麾下者。

而迄至民國，河南痘神信仰依然不衰，如《封邱縣續志》即談到：「迷信之事，敬神其尤」，甚至謂「瘟痘、井竈、牛馬、水火、送生、迎死悉有神主，是以修廟設像，拈香獻供演戲」。⁶²

（二）山東

前面談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記載，山東有痘神張健；萬曆年間，建陽刻書家余象斗所編小說《北遊記》又講到：「却說山東寧海縣出一妖怪，不見其形，託人之夢，說他姓張名健，行種麻痘之瘟，害民家兒童。」⁶³ 可見在民間的看法，痘神張健不全是正面人物。但山東地方志未見張健相關記載，故其勢力範圍並不清楚。

而由於出痘常留下累累癍痕，故明代以下山東的痘神廟，常以癍疹（癍疹）

⁵⁹ 陳金臺纂輯，民國《鄆城縣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一七，〈金石篇〉，頁831。

⁶⁰ 彭兆榮、李春霞，〈我國文化遺產體系的生成養育制度——以三個文化遺產為例〉，《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4。

⁶¹ 清·阮龍光纂修，邵自祐編輯，乾隆《通許縣志》（原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二，〈建置志·祠廟〉，頁13b；清·黨崇雅〈新建聖母痘疹神廟碑記〉、清·陳治策〈重修通許縣痘神廟碑記〉，阮龍光，乾隆《通許縣志》卷九，〈藝文志中〉，頁31a-32a, 35a-36b。

⁶² 黃蔭栢等修纂，民國《封邱縣續志》（封邱：封邱縣志館，1937），卷二，〈地理志·風俗〉，頁22b。

⁶³ 明·余象斗，《北遊記》（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卷三，〈祖師收瘟過火焰山〉，頁10a。

為名，如萬曆《兗州府志》記載：壽張縣城轉東一里許，有一座癩疹廟，俗稱于家廟。此殆為私人創建以奉祀癩疹神者。康熙年間，《壽張縣志》記載：「癩疹廟，在城東南一里，俗稱于家廟。時有小兒生癩疹者，咸詣此禱謝。」迄至光緒年間，《壽張縣志》猶記載：「小兒生癩疹者多詣此，禱謝最驗。」⁶⁴

清朝初年，臨清州亦有癩疹祠，在威武門內。直至民國，《臨清縣志》記載這一痘神廟，仍提到香火頗盛：「癩疹祠，不知所本，其像遍體皆瘡。患痘疹者供之，致廢醫葯，其愚可憫。」⁶⁵ 另外，泰安府城北一里的岱宗坊附近原有北斗殿，乾隆初年被改為痘神祠。⁶⁶ 而萊州府掖縣城東南濠堦亦有一座痘神廟，廟會為五月十五日。至民國二十一年，因兵亂被拆毀，僅留下鐘樓。⁶⁷

基本上，痘神獨祀者較少，比較常見的是與其他子嗣神合祀，如曹州府鄆城縣東關有癩疹、眼光、子孫殿，至順治年間傾圮，居民劉士俊等率眾重修。⁶⁸

痘神的位階雖然甚低，但民間與其遭遇的頻率頗高，故常被整合入各大神廟之中。如東昌府濮州的東嶽行祠，在嘉靖年間重修時，除重修大殿六楹、寢殿四楹外，東西兩廊各六楹，創修天仙玉女殿、廣生癩疹子孫送生眼光殿。⁶⁹ 另外，則是城隍廟，如濟南府肥城縣的城隍廟，嘉靖三十五年（1556）重修時，即曾於兩廊增設廣生、癩疹等祠。而在清代，除城隍正殿前後，亦有藥王廟、魯班廟、竈神廟、眼光痘神廟等。⁷⁰ 濟南府蒲臺縣城隍廟內也有痘神。康熙十五年

⁶⁴ 明·朱泰、包大燿等修纂，萬曆《兗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四八，〈寺觀類·壽張縣〉，頁745；清·滕永禎、馬珩修纂，康熙《壽張縣志》（清康熙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二，〈建置·壇廟〉，頁7b；清·劉文燿、王守謙修纂，光緒《壽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二，〈建置·壇廟〉，頁167。

⁶⁵ 清·于睿明、胡悉寧等修纂，康熙《臨清州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二，〈廟祀〉，頁1095；張自清、張樹梅等修纂，民國《臨清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七，〈建置志·宗教類·寺廟表五〉，頁288。

⁶⁶ 清·聶欽，《泰山道里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頁52。

⁶⁷ 劉國斌、劉錦堂修纂，民國《四續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二，〈市集·廟會附〉，頁247；卷五，〈寺觀〉，頁701。

⁶⁸ 清·張泌，〈三神廟碑記〉，清·畢炳炎、趙翰鑾等修纂，光緒《鄆城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卷一三，〈藝文錄上〉，頁213。

⁶⁹ 明·蘇祐，《穀原文草續集》（嘉靖四十四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二，〈重修東嶽行祠碑記〉，頁2b-3a。

⁷⁰ 清·凌紱曾、邵承照等修纂，光緒《肥城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卷四，〈禮儀〉，頁72-73。

(1676)，耆老等共議補葺城隍廟，太學生王維新發言，願獨自承擔此役。於是召集工人，聚集材料，大殿、寢殿、大門、儀門依次更新。眼光殿、癰疹殿，舊時分列東西兩側，則移建於大殿西北。又添建子孫聖母像。⁷¹ 濟南府陵縣縣城的城隍廟，其大殿之西有娘娘廟，奉祀碧霞元君及痘疹諸神；同治十三年（1874），知縣戴杰又在城隍廟內殿，增設痘疹、眼光、送子觀音祠。縣城東北三十五里則有王宣廟，奉祀東嶽大帝，廟內有閻羅與藥王、痘神諸殿。⁷²

觀音殿中也常有痘神，如兗州府鄒縣嶧山上的天竺觀，清乾隆五年（1740）重修，觀內塑像除觀音、文殊、普賢等之外，「眼光、送生居其右，疹痘、子孫居其左」。⁷³ 萊州府濰縣東關九曲巷西口的觀音閣，清代時重修，閣上廟宇三間，奉祀觀音、十不全、痘神等。⁷⁴

明代以後，華北的碧霞元君信仰越來越盛。⁷⁵ 碧霞元君原係子嗣神與嬰兒的保護神，後來甚至將痘神等歸併進其信仰之中。明刻本《靈應泰山娘娘寶卷》一開頭提到的泰山娘娘、眼光娘娘、子孫娘娘、送生娘娘、注生娘娘、催生娘娘、癰疹娘娘，就是碧霞元君廟（聖母廟）中最基本的成員。寶卷中還說癰疹娘娘拿著青、紅、紫、白、黃五箇布袋，袋中裝的是五樣豆，「五樣豆，五樣癰，散與兒孫」；「要是善人兒男，我把紅豆稀稀洒上幾箇，身體輕妙，一般生癰，佯佯不採。要是惡人兒男，密密洒上，攬上黑豆，名為癰疔，小兒哭叫不安，父母驚

⁷¹ 清·趙濟美，〈重修城隍廟碑記〉，清·嚴文典、任相修纂，乾隆《蒲臺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卷四，〈藝文〉，頁515-516。

⁷² 清·沈淮原修，李圖、戴杰續纂，光緒《陵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卷一二，〈祀典志·寺觀〉，頁142, 146。

⁷³ 邵澤元等編，《鄒城市地名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453。

⁷⁴ 濰坊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濰坊市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1539-1540。

⁷⁵ 相關研究，參見：羅香林，〈碧霞元君〉，《民俗》69/70（1929）：1-67；Susan Naquin and Chün-fang Yü, eds.,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39-64, 65-88, 333-377；呂繼祥，〈泰山娘娘信仰〉（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代洪亮，〈社會記憶的空間——以清代山東碧霞元君信仰為中心〉，《濟南大學學報》13.3（2003）：31-37；Brian Russell Dott, *Identity Reflections: Pilgrimages to Mount Tai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Kenneth Pomeranz 著，林敏等譯，〈上下泰山——中國民間信仰政治中的碧霞元君〉，《新史學》20.4（2009）：169-215；陳敬陽，〈明代碧霞元君信仰的傳播與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2004）；葉濤，〈泰山香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怕」。父母若想兒女長命，就要虔誠拈香祝禱。⁷⁶ 當中所提到的癩疹實即痘疹，故清刊本《泰山真經》，將癩疹娘娘改為痘疹娘娘，若干文字亦有改易，如「豆」改為「痘」，其餘內容大致相同。⁷⁷（碧霞元君及痘疹娘娘等神像，參見圖五）因此，痘神也常出現在碧霞元君殿中，如濟南府博山縣夏庄的泰山行宮，中祀碧霞元君，左祀眼光司目，右祀癩疹司痘。⁷⁸ 東昌府高唐州的崇武大覺寺，其千佛閣東配殿中，塑有天仙聖母、眼光、送生、癩疹諸神。⁷⁹

晚清以後，痘神的分化更加明顯，除痘神與疹神區分開來之外，痘神中又出現了痘哥、痘姐或花姐等。如登州府萊陽縣，「痘有神謂之痘哥哥、花姐姐，疹有神謂之疹痘娘娘」。⁸⁰ 登州府招遠縣道頭鎮的萬壽寺，大殿東邊有老母廟，塑像琳琅滿目，有送子娘娘、瘡奶奶、痘哥哥、疹姐姐、牙骨娘娘、筋骨娘娘等。⁸¹ 這些記述大半是民國時期的狀況，從中可見痘與疹各有其神。

（三）直隸

明清時期，直隸的痘神為痘疹聖母或癩疹聖母，如正德四年（1509），真定府元氏縣知縣劉田命人重修東嶽行宮，塑匠於寢宮內增祀子孫、痘疹二神；正德十四年，知府王鼎維加以擴建，寢殿東西兩廡各立新廟，遷子孫神嫗於左，匾曰「護衛育生之神」；遷痘疹神嫗於右，匾曰「掌司痘疹之神」，並且「各尚神翁並享焉」。⁸² 則廟中除了有痘疹娘娘，還有痘疹公公。

真定府平山縣城內的城隍廟，亦有癩疹神。該廟創建於洪武初年，其後宣德、正德年間曾重修。嘉靖二十八年（1549）春，知縣王道明、縣丞王景陽各捐俸增修，鄉紳與百姓尚義者亦爭先樂捐，尚未落成而二人離任。次年夏天，新任

⁷⁶ 明·佚名，《靈應泰山娘娘寶卷》（合肥：黃山書社，2005），卷上，頁348, 362-364。

⁷⁷ 清·佚名，《泰山真經》（合肥：黃山書社，2005），卷上，頁451-452。

⁷⁸ 清·孫崇祚，〈重修泰山行宮碑記〉，王蔭桂、張新曾等修纂，民國《續修博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一三，〈藝文志〉，頁1333-1334。

⁷⁹ 清·周家齊、鞠建章修纂，光緒《高唐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卷四，〈寺觀〉，頁392。

⁸⁰ 梁秉銳、王丕煦等修纂，民國《萊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三，〈禮俗〉，頁1221-1222。

⁸¹ 招遠市史志編纂委員會，《招遠市村莊簡志》（北京：華齡出版社，1998），〈道頭鎮〉，頁242-243。

⁸² 明·趙維藩，〈重修東嶽行宮記〉，明·張慎學、智鋌等修纂，崇禎《元氏縣志》（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0），卷六，〈今文〉，頁543-544。

知縣李從今到任，亦捐俸助工。嘉靖三十三年（1554）夏季修建竣工，「正殿神像，煥然一新。殿之兩旁，建聖母二祠，左曰子孫，右曰癩疹，亦皆歷然可觀」。⁸³ 清朝初年，真定府冀州武邑縣城內的東嶽廟，廟中亦有癩疹殿。⁸⁴

真定府以北的保定府，所轄之新城縣有疳疔廟，係嘉靖年間邑人崔峩捐資所建，據碑記稱：「俗傳疳疔三神母，有主生者，有送生者，有司癩疹者。」⁸⁵ 保定府新城縣城隍廟寢宮，原供奉有三聖母，而所謂三聖母，「一曰子孫，二曰送生，三曰痘疹」。嘉靖二十一年（1542），道士楊子鉞率眾將寢宮內的子孫聖母畫像移出，另鑄成銅像，並在城隍廟西北處建廟，中間奉祀子孫聖母，左右分祀送生、痘疹二聖母。嘉靖三十九年（1560），善士楊子溱等以舊廟狹隘，又於城隍廟東北方另建較大神祠，遷移神像入內安駐。⁸⁶

保定府慶都縣的聖母廟，則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春，由善人史官倡議，在北門外五嶽廟西鼎建，廟中起大殿三間，則供奉聖母碧霞元君，東西兩廊內塑聖母所屬女侍分掌化生者之像。⁸⁷ 清初麻鑿〈重修聖母廟并十王碑記〉指出：「泰嶽廟後，元君祠焉。凡男婦之疾痛疴癢，幼稚之痘疹瘡癍，及夫艱於子嗣，難於孕育者，率禱於前，而有禱輒應，是以妙香常備焉。」但年代既久，廟宇多有頹損，邑人於是募資重修，康熙三十八年（1699）竣工。⁸⁸

晚清保定府雄州境內到處都有娘娘廟，祀雲霄、瓊霄、碧霄三女神，或以送子娘娘、痘疹娘娘從祀。娘娘廟又稱天仙宮或泰山行宮，在南陽村者最為壯麗，俗稱「大閣」，廟殿共有八十一間。庚子拳亂，為教民所燒燬。⁸⁹

河間府位於保定府東邊，同樣有類似的神祇。弘治、正德年間，興濟縣有三

⁸³ 明·王舉，〈重修城隍正殿并建兩廊記〉，清·湯聘、秦有容修纂，康熙《平山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五，〈藝文〉，頁230。

⁸⁴ 清·許維樞、束圖南修纂，康熙《武邑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四，〈廟宇志·廟宇〉，頁212。

⁸⁵ 明·楊守正，〈創建疳疔神母廟碑記〉，侯安瀾等修，王樹枏纂，民國《新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一七，〈地物篇·金石·明〉，頁652-653。

⁸⁶ 明·宋大本，〈重建三聖母祠堂記〉，侯安瀾等，民國《新城縣志》卷一六，〈地物篇·金石·明〉，頁639-640。

⁸⁷ 明·安三樂，〈鼎建聖母廟碑記〉，清·陳洪書、王錫侯等修纂，乾隆《望都縣新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七，〈藝文志〉，頁165。

⁸⁸ 清·麻鑿，〈重修聖母廟并十王碑記〉，陳洪書、王錫侯等，乾隆《望都縣新志》卷七，〈藝文志〉，頁166。

⁸⁹ 秦廷秀、劉崇本修纂，民國《雄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第2冊，〈法制略·寺廟表·淫祠類〉，頁126。

聖廟，所祀為三聖母。據嘉靖年間興濟縣教諭張頌所撰碑記云：「聖母不知其神，子孫、痘疹三女不知其出自何代」，亦不知其因何而得此名。此三神仙之像，作俑於弘治、正德年間，道士張崇亮曾碣石記之，「繼此而剝落傾頹」，故有人加以重新修葺。⁹⁰ 文中所謂的三聖，應係聖母、子孫、痘疹三位女神。

河間府滄州境內的直隸天津左衛中千戶所百戶梁國柱屯，則有一座娘娘廟，係正德年間女尼真實發願修建，廟成之後，「有求螽斯誕育者，有禱光明、痘疹者，有禱旱乾、水溢者，屢祈屢應」。⁹¹ 由此推斷，廟中有子孫、眼光、痘疹娘娘等神祇。又如河間府滄州的長蘆鎮，鎮上有一藥王神祠，奉祀名醫劉守真(1110-?)，廟內之東有側室三間，供奉送生、痘疹二神，附近有疾病及乏嗣者，祈禱多有靈應，「歲時伏臘，鄉人祭告者，往來如蟻。每插花載紙，雖風雨寒暑，亦罔恤也」。此廟俗稱插花廟，創始於何時已無可考，但住持收執有文券一紙，內開成化十三年(1477)，百姓劉士能有地四畝，賣給尼僧圓靜為產業，應該是「先建廟，後置地」。平時修葺，皆賴圓靜與其弟子洪福籌措，而歷時既久，神像漸朽，棟宇傾頹。洪福之徒悟清常聽里人說：「送生、痘疹二神，坐東向西，使劉公神居未安。」於是發願重修。經過一番張羅，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開工，萬曆元年(1573)秋完工，正殿中間仍塑劉公像，東西二間新添孫公、衛公二像；側殿中間塑泰山碧霞元君像，東西二間仍塑送生、痘疹二神，兩旁又增眼光、水母神像，五位共祀一室之中。⁹²

河間府吳橋縣徐王鎮有聖母廟，萬曆元年重修，邑人李懿於碑記提到：「或曰此為泰山聖母行宮」，「或曰世俗有送生、痘疹聖母之別」。⁹³ 而吳橋縣的痘疹聖母廟，就在城西三里。⁹⁴ 但至光緒年間，城西的痘疹聖母廟已經荒廢。另一痘疹聖母廟在張家圈，則還存在。⁹⁵

⁹⁰ 明·張頌，〈三聖像碑記〉，明·蕭蕃、鄭孝等修纂，嘉靖《興濟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下，〈金石志〉，頁164。

⁹¹ 明·王公弼，〈重建娘娘廟碑記〉，徐國桓、張坪修纂，民國《滄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一三，〈事實志·金石〉，頁1830。

⁹² 明·劉燾，〈重修插花廟記〉，清·莊日榮、胡淦等修纂，乾隆《滄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一五，〈藝文〉，頁1323-1326。

⁹³ 清·任先覺、楊萃等修纂，康熙《吳橋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卷二，〈宮室·廟宇〉，頁31。

⁹⁴ 任先覺、楊萃等，康熙《吳橋縣志》卷二，〈宮室·廟宇〉，頁33。

⁹⁵ 清·倪昌燮、馮慶揚等修纂，光緒《吳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三，〈建置志中·寺觀〉，頁454。

清朝初年，河間府故城縣城外西南，有一座癩疹廟。⁹⁶ 至乾隆二十一年 (1756)，故城縣護國寺住持印峰募捐，又重修癩疹廟。⁹⁷ 但此一癩疹廟，至光緒年間卻以無人修繕而廢。⁹⁸

清代天津府青縣的戴家莊北有八郎廟，即劉守真祠。嘉慶十四年 (1809)，邑人戴雲鵬 (1735-1810) 四處募捐重修，並增建關聖廟與痘疹娘娘廟各一所，廟神未開光而雲鵬於十五年 (1810) 正月去世。至咸豐二年 (1852)，其姪戴彬等又加以修繕。⁹⁹

有趣的是，天津出現水哥與痘姐。咸豐年間，天津士人周楚良《津門竹枝詞》有詩云：「癩疹娘娘舉世欽，天花散處總無心。全憑造化分存歿，酬願焚香但表忱。」另一首云：「時行花好阿娘歡，來謝娘娘戴道冠。獻供更求長命鎖，水哥豆姐也分盤。」¹⁰⁰ 說的是民眾謝痘神之事，凡是與痘疹有關的大小神明，都分得到謝禮。此一癩疹娘娘，應即供奉於天津天后宮正殿中。據《天津皇會考紀》記載：天后宮大殿供奉天后聖母，其旁有癩疹娘娘，手捧疹花；地上有站像八位，除六位為天后聖母之侍者外，一為小童，名叫報事靈童；一為挑水哥哥，肩擔水梢。而後殿主祀泰山娘娘，兩旁地下又有幾尊神像，右邊四位是散行痘疹童子、隨胎送生變化娘娘、逐姓催生郎君、送漿哥哥，左邊四位是散行天花仙女、救濟施藥仙官、兼管乳食宮官、撓司大人。¹⁰¹ 又據近人著述指出：天后宮中的癩疹娘娘，左手握持一物，形如蓮蓬，上面有許多癩點，代表天花。施藥仙君手持不同的藥物，為人醫治天花。散行痘疹童子與散行天花仙女，則幫人驅散天花之苦。撓司大人共有三位，通稱「撓三大爺」，其身下有三隻黑狗，據說小孩出天花時，這三位神明可替小孩撓癢，而狗則以舌頭舔痘解癢。報事童子也叫「報事靈童」，手拿令旗，向人們預報有關天花之事。挑水哥哥則做水夫打扮，

⁹⁶ 清·蔡維義、秦永清纂修，雍正《故城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一，〈壇廟〉，頁 289。

⁹⁷ 清·賈延泰，〈重修護國寺碑記〉，清·張煥等續修，光緒《故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一一，〈續刻文翰〉，頁 1395。

⁹⁸ 張煥等，光緒《故城縣志》卷五，〈寺觀〉，頁 470。

⁹⁹ 萬震霄、高遵章等修纂，民國《青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四，〈輿地志·古蹟篇〉，頁 255-256。

¹⁰⁰ 清·周楚良，《津門竹枝詞》（收入清·郝福森，《津門聞見錄》〔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卷三，頁 51。

¹⁰¹ 望雲居士、津沽閒人撰，張格點校，《天津皇會考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 14-15。

頭戴斗笠，可用挑來的水澆滅天花。¹⁰² 天津天后宮中的痘神群像，其繁複為他地所未見，充分顯示民間信仰的想像力與創造力。

天津民眾逢家人出痘，家中即供奉痘神，並有許多禁忌。據民國《天津誌略》記載：「兒出痘，稱之曰天花。是時，家人口戒不吉之語，謂恐得罪痘神。且須燃紅紙於四處照之，謂不如此，痘即內陷。痘出十二日，祀痘神，戚友饋以鼓蓋（形如燒餅而中空），欲痘之發生也。」¹⁰³ 民國初年，天津每年三月十五至廿三的天后宮皇會，其隊伍有一定先後，不少與百姓還痘疹願相關，如第三為報事靈童：以幼童扮探子，「縛置抬閣座上，抬之以行，皆為痘疹許願者扮演」。第十六為許願者：「凡出痘疹有許願抱花瓶者，陪隨各燈會行，父兄親友執手燈簇擁。」第十八為蓋華會：「約數十柄，其後為頂馬，亦出痘疹所許願者。」第十九為鮮花會：「俗呼痘瘡為『花』，鮮花會即患者所許願。」第二十為花童會：「人擔肖戴笠，為水夫形。」¹⁰⁴

另外，民國《天津楊柳青小志》談到：衛河以西有白衣廟，奉祀白衣菩薩，「由菩薩舛而女神，女神司孩兒之痘，曰痘哥哥，曰痘姐姐」。¹⁰⁵（參見圖六）

順天府方面，寶坻縣城內東柵欄外有神廟，係嘉靖四年（1525）重修完工，內有抱廈七間：東三間殿供三皇，俗謂藥王；西三間殿供女像三尊，俗謂子孫、痘疹、眼光娘娘，故呼之為娘娘廟。¹⁰⁶ 北京西北的直隸隆慶州，城內西南角有東嶽泰山天仙聖母行祠，香火極盛，但歷時既久，「土木朽敗」。嘉靖年間，邑人羅臣等倡捐重修，大殿三楹，中祀天仙聖母，右祀廣生、斑疹、子孫、送生娘娘，左祀眼光娘娘。¹⁰⁷ 而迄至康熙年間，宣化府懷柔縣城內的關帝廟，後殿供奉觀音大士像，其東為竈君堂、痘司堂。¹⁰⁸

¹⁰² 尚潔主編，《天津民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頁 293-294。

¹⁰³ 宋蘊璞輯，民國《天津誌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第 1 編，〈概要·禮俗·育兒情形〉，頁 25。

¹⁰⁴ 徐肇瓊撰，張格點校，《天津皇會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頁 9-12；李露露，〈清代《天后宮過會圖》釋析〉，《東南文化》2002.2：9。

¹⁰⁵ 張江裁纂，民國《天津楊柳青小志》（北平：松筠閣，1938），頁 7a。

¹⁰⁶ 清·李光庭著，石繼昌點校，《鄉言解頤》（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二，〈地部·寺觀〉，頁 24-25。

¹⁰⁷ 明·李東海，〈重修泰山聖母行祠碑〉，清·于嘉楨等續補，康熙《延慶州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卷八，〈藝文〉，頁 292。

¹⁰⁸ 清·吳景果、潘其燦等修纂，康熙《懷柔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二，〈廟寺〉，頁 80。

至於北京城的痘神，清康熙元年（1662），吳達禮（?-1681）因諸子出痘獲吉，「俗傳小兒出痘有鬼神」，於是至北京外城東便門內的王母娘娘廟（即蟠桃宮）拜謝，並重修大殿後已燬的三間殿，即太平宮。¹⁰⁹ 由此推斷，王母娘娘廟中可能奉祀痘神。而清代至民國，蟠桃宮中一直供有痘疹娘娘。¹¹⁰（參見圖七）由於北京沒有痘神專祠，故痘疹娘娘往往附祀於許多廟宇中。如白雲觀的子孫堂，建於乾隆二十年（1755），後改名元君殿，殿中央祀碧霞元君，左為送子娘娘、催生娘娘，右為眼光娘娘、天花娘娘。¹¹¹ 北京東嶽廟的娘娘殿中，也供有癩疹娘娘，手捧痘皿。¹¹² 北京近郊妙峰山上的靈感宮（又名天仙聖母廟），正殿除奉祀碧霞元君外，供有眼光聖母明目元君、子孫聖母廣嗣元君、癩疹聖母葆和慈幼元君、送生聖母錫慶保產元君；又有送子郎君、毓嬰使者、痘兒哥、痘姐姐。¹¹³ 北京崇文門外南藥王廟娘娘殿，除癩疹聖母保佑和慈元君外，又有痘疹聖母立毓隱形元君。¹¹⁴ 按癩疹即痘疹，然而為何會有癩又有痘？原因可能是廟方將直隸本地的痘疹娘娘，與來自山東的癩疹娘娘合祀的結果。

乾隆初年，曹雪芹（1716?-1763）撰《紅樓夢》，在第二十一回提及鳳姐之女大姐出痘，鳳姐趕緊遣人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令家人禁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分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診脈下藥，十二日內不讓其回家。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痘疹娘娘。¹¹⁵ 由此可見北京出痘供痘神的習慣。嘉慶二年（1797），祁寯藻（1793-1866）在京邸，其〈痘詩付彭孫〉有句云：「金童玉女環守牀，求醫不得祈神禳。」詩

¹⁰⁹ 清·吳達禮，〈東便門內王母娘娘殿後重建三間殿碑記〉，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 62 冊，頁 5；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427.

¹¹⁰ 林岩、范緯，《老北京的廟會：白雲觀廟會、蟠桃宮廟會、東岳廟廟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97。

¹¹¹ 董中基，〈北京白雲觀及其殿堂〉，《中國道教》1986.17：116；林岩、范緯，《老北京的廟會》，頁 144。

¹¹² 郭立誠，《北平東嶽廟調查》（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頁 39。

¹¹³ 羅香林，〈碧霞元君〉，頁 41；郭立誠，《北平東嶽廟調查》，頁 41。

¹¹⁴ 郭立誠，《北平東嶽廟調查》，頁 40。

¹¹⁵ 清·曹雪芹、清·高鹗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革新版），第 21 回，〈賢襲人嬌嗔箴寶玉·俏平兒軟語救賈璉〉，頁 330-331。

註：「時俗小兒出痘，必祀痘神。」¹¹⁶ 按北京習俗，家中小兒出痘，供的是碧霞元君，病癒後要送娘娘。嘉慶年間，前因居士《日下新謳》有詩詠道：「當差兒見痘花苗，家供娘娘十二朝。鼓樂深宵送神去，揭□賀禮饋爐燒。」詩註云：「小兒出痘，名為當差。家供碧霞元君，至十三朝四鼓時即撤供，送神歸廟，為謝娘娘。是日，親朋各以爐燒餅食饋賀，謂之揭蓋□。」¹¹⁷ 後來，小說中又出現痘哥與痘姐。成書於道光五年（1825）左右的《鏡花緣》第五十五回就談及此：

秦小春道：「妹子聞得世間小兒出花，皆痘疹娘娘掌管，男有痘兒哥哥，女有痘兒姊姊，全要仗他照應，方保平安。今你五位姊姊只知用藥煎洗，若不叩祝痘疹娘娘，設或痘兒姊姊不來照應，將來弄出一臉花樣，不獨婉如姊姊那句擇婿的話要緊，滿臉高高下下，平時搽粉也覺許多不便。倘花樣過深，還恐脂粉搽不到底，那纔是個累哩。」¹¹⁸

這段文字除提到痘疹娘娘外，也語及痘兒哥哥與痘兒姊姊。李汝珍（約 1763-1830）在北京曾待過頗長時日，小說中所述痘疹娘娘的原型，可能取材自北京廟宇中。據說同治十三年（1874）穆宗出痘時，慈禧太后曾祈痘於天仙聖母廟。¹¹⁹ 宮中亦依照舊儀設娘娘神位。據惲毓鼎（1862-1917）《崇陵傳信錄》記載：「甲戌十二月初四日，痘已結痂，宮中循舊例謝痘神娘娘，幡蓋香花鼓樂，送諸大清門外。」¹²⁰ 另外，北京俗曲《大聘嫁》亦提到送痘神：「兩三歲花斑痘疹，把差使兒來當，十二天一到，謝送娘娘；一百天謝了花兒，還願燒香。」¹²¹

直至清末，北京城外的滿族營房中，仍然與清初一樣怕天花，故還是供奉痘疹娘娘。¹²² 北京旗人家中的佛堂，也多供奉眼光娘娘、送子娘娘及痘疹娘娘等

¹¹⁶ 清·祁寓藻，《澠飢亭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九，〈痘詩付彭孫〉，頁154。

¹¹⁷ 清·前因居士，《日下新謳》，轉引自《文獻》12（1982）：189。

¹¹⁸ 清·李汝珍，《鏡花緣》（臺北：世界書局，1974），第55回，〈田氏女細談妙劑·洛家娃默禱靈籤〉，頁223-224。

¹¹⁹ 徐珂輯，《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1冊，〈時令類·京師逛廟日期〉，頁8；Naquin, *Peking*, p. 561.

¹²⁰ 清·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臺北：新興書局，1976），頁315。

¹²¹ 清·佚名，《大聘嫁》（抄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頁1b-2a。

¹²² 金啟琮，〈北京郊區的滿族（續）——十、營房中的宗教信仰〉，《滿族研究》1986.2：73。

神位。¹²³ 據 Juliet Bredon 與 Igor Mitrophanow 描述：北京人家若有出痘者，每將痘神娘娘延請到家中，豎立娘娘神像，日日祈求保佑，敬謹侍奉，深怕有所得罪。若病人痘癒，則將神像放入紙轎或紙船中，於草堆中焚化送走。但若病人死了，則神像會被逐出家中。¹²⁴ 老舍 (1899-1966) 也曾回憶：小時候學當裱糊匠，遇上鬧天花，得為娘娘們忙一陣。九位娘娘須糊九頂轎子，紅馬、黃馬各一匹，九份鳳冠霞帔，還得預備痘哥哥、痘姐姐的袍帶靴帽及各樣執事。¹²⁵ 又據常人春 (1933-2015) 指出：當時家裡所供的神像，皆為「天仙聖母碧霞元君」的紙像，小兒的母親必須「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一旦小孩病癒（一般為十二天），必須在第十三天夜間四更天，舉行撤供儀式答謝娘娘。病家往往請裱糊匠糊一神龕，裏面貼娘娘神碼，謂之「娘娘駕」，供於正廳中央，陳設祭品五供，高點紅燭。四更天之前，由小兒的母親至娘娘駕前上香，全家及近親一一叩拜，這時鼓手們便以大鑼、大銅鼓等樂器奏出樂曲。拜罷撤供，隨即請娘娘起駕。如果是巨大尺碼的神龕，當由二人、四人乃至八人抬著，以示莊重威嚴。如是小龕，則由孩子的母親一人捧著，由鼓樂前導，出門往東，至附近廣場焚化。在這之後，富戶人家辦酒席宴請賓客，來祝賀者除送禮金之外，主要送的是一種名為「鼓蓋兒」的點心。如果是貧家，則不辦事，只由孩子母親給娘娘的紙像燒一股高香，磕三個頭，之後將娘娘紙碼請至大門外，往東走上幾步一燒，即告禮成。近親們再送幾包「鼓蓋兒」表示慶賀，聚在一起吃頓鹵麵。¹²⁶ 在此情況下，立神位所需的痘神紙碼，是隨處可見。（參見圖八）

順天府以東的永平府，昌黎縣人魏三各 (?-1850)，精於治痘疹，「手到病除，不計藥資，全活嬰孩甚夥」，晚年篤信佛法，自建痘佛寺於別業旁。¹²⁷ 這樣的舉措，將痘醫的醫術與信仰相結合，或許是神道設教的一個側面。

晚清時，順天府東北方的遵化直隸州，小兒出痘時亦奉祀痘哥哥、痘娘娘。¹²⁸

¹²³ 芙萍，《旗族舊俗志》（收入王彬、崔國政輯，《燕京風土錄》〔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頁 34。

¹²⁴ Juliet Bredon and Igor Mitrophanow, *The Moon Year: A Record of Chinese Customs and Festivals*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7), pp. 281-282.

¹²⁵ 老舍，《我這一輩子》（上海：惠羣出版社，1950），頁 3。

¹²⁶ 常人春，《老北京的風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頁 249-251。

¹²⁷ 陶宗奇、張鵬翱等修纂，民國《續修昌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八，〈人物志下〉，頁 725。

¹²⁸ 清·何崧泰、史樸等修纂，光緒《遵化通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卷一五，〈輿地志·風俗〉，頁 280。

三・黃土高原地區

(一) 山西

明代山西關於痘疹廟的記載，如澤州張家莊有社廟，正統十三年改建，移至馬段莊，廟中間祀玉皇大帝，左為李衛公、關王，右為五龍神、天花聖母。香火一向頗盛，但歷久有所塌損。嘉靖十五年（1536）動工重修，於次年竣工。¹²⁹ 嘉靖四十一年，澤州茶元店的居民，也重修關王及總司天花二仙廟。¹³⁰ 平陽府蒲州河津縣連伯里，在萬曆十八年（1590）重修后土廟，碑記上記載西廊有子孫、痘疹、乳舖三聖母像。¹³¹ 太原府太谷縣陽邑鎮有淨信寺，萬曆四十四年（1616）重修，萬曆四十七年完工，東側殿奉祀鄉民所敬信的白衣大士，及子孫、痘疹二聖母。¹³² 汾州府隰州石樓縣北街有石婆聖母廟，創自元朝至正年間，萬曆年間增塑子孫、痘疹二聖像，康熙十四年（1675）秋廟宇無故崩塌，至十七年才重建完工。¹³³ 另外，據筆者田野考察，坐落在石樓縣西的殿山上的后土聖母廟，其戲臺修於元代，¹³⁴ 殿內中間祀后土聖母，左祀子孫娘娘，右祀痘生娘娘。痘生娘娘塑像古樸，極有可能是明代之物。（參見圖九）

清代相關的記載甚多，以下按地域加以敘述，首先談晉北，如大同城的純陽宮左偏殿奶奶殿內，供奉有痘疹娘娘。（參見圖一〇）寧武府神池縣的娘娘廟中，也有痘疹娘娘。四月十八日，土人在娘娘廟獻戲三天，城鄉百姓各攜兒女前來敬香紙還願。光緒年間廩生宮林鍾有〈竹枝詞〉云：「四月中旬演劇場，阿婆最喜計兒郎。稚童雲集爭趨拜，出痘曾焚了願香。」¹³⁵

¹²⁹ 明・佚名，〈馬段莊重修廟宇記〉，王麗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城市澤州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頁153。

¹³⁰ 明・王塌，〈重修關王二仙廟暨塑像碑記〉，楊曉波、李永紅，《三晉石刻大全・晉城市城區卷》，頁50。

¹³¹ 明・衛守紀，〈連伯里重修后土廟底創〉，馮俊杰編著，《山西戲曲碑刻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76。

¹³² 明・姚鏞，〈補修陽邑鎮淨信寺碑記〉，馮俊杰，《山西戲曲碑刻輯考》，頁356。該書痘疹聖母原作風疹，應為痘疹之誤。

¹³³ 清・張瑞璜，〈重修聖母廟亭併粧塑碑記〉，清・袁學謨、秦燮修纂，雍正《石樓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七，〈藝文・碑記〉，頁693-694。

¹³⁴ 《石樓縣鄉鎮志》編纂委員會，《石樓縣鄉鎮志》（石樓：石樓縣人民政府，2015），頁169。

¹³⁵ 清・崔長清、谷如墉等修纂，光緒《神池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九，〈風俗〉，頁440-441。

保德州河曲縣衙署前有聖母廟，俗稱娘娘廟。當地民俗，四月八日為浴佛日，「家家送香燭於娘娘廟」。¹³⁶ 晚清以降，廟內供有痘兒哥哥。婦女來到廟內，獻上供品，有的甚至給痘兒哥哥送上紙帽、紙衣，祈求孩子出痘平安。¹³⁷ 又據筆者田野考察，濱臨黃河的樺林堡（今屬偏關縣），現今門洞上方有一低矮的觀音閣，右邊為糠瘥真君、麻瘥真君神位，左邊為痘瘥真君神位（參見圖一一）。

至於太原府境內，雍正十三年（1735），太原府交城縣的麻會村，「幼男幼女，咸感痘癰，十喪八九，人人膽寒，個個失色」。一日，村中宋姓住持僧人鳴鐘聚眾說道：村中幼童如此不幸，奈無祈禱之處，橋東廟西可創建聖母廟三楹。又說此地風水極好，必然靈驗。村民都說工程浩大，無可奈何。僧人說：若磚瓦木石由本村備辦，量力施捨銀錢，經費如還不夠，由他到別鄉化緣補足。既而僧人與村民於廟院祝禱，願意興建痘疹聖母廟三楹，其後得痘症者果個個獲得痊癒。次年，僧人經理三色物料，準備動工興建，卻壽終去世。其後數年，連續荒旱，未敢動工，直至乾隆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才動工，至九年孟冬正式竣工。¹³⁸ 光緒二十五年，麻會村村民重修村內的五座廟，其中也包括這間痘疹聖母廟。¹³⁹

另外，太原府太原縣的晉祠聖母殿中有苗裔堂，土人稱為奶奶廟，又呼為子孫殿。殿中供主神子孫聖母育德廣胤元君，及引蒙娘娘通穎導幼元君、乳飲娘娘哺侍養幼元君、培始娘娘立毓隱形元君、送生娘娘錫慶保產元君、癍疹娘娘葆和慈幼元君、催生娘娘順慶保幼元君。每年三月二十日，土人置子孫聖母諸神於苗裔堂，演戲、賽會三日。¹⁴⁰ 太原城郊晉陽古城營村北之北龍廟，中間祀九龍聖母，兩旁偏殿分祀子孫聖母與痘疹聖母。¹⁴¹ 太原府榆次縣的城隍廟，東配殿元

¹³⁶ 清·金福增、張兆魁等修纂，同治《河曲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三，〈廟宇類〉，頁80；卷五，〈風俗類·時令〉，頁166。

¹³⁷ 河曲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河曲縣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卷二三，〈禮俗〉，頁539。

¹³⁸ 清·張萬進，〈山西太原府□□□□□麻會村聖母廟碑記〉，李文清主編，《三晉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頁60。

¹³⁹ 清·張恩榮，〈重修五廟建碑志〉，李文清，《三晉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頁162。

¹⁴⁰ 劉大鵬遺著，慕湘、呂文幸點校，《晉祠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卷一，〈祠宇上·苗裔堂〉，頁28；卷七，〈祭賽上·祀苗裔神〉，頁175-176。

¹⁴¹ 安捷、任根珠等編，《太原風景名勝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203。

君殿中，供奉三尊女神，居中者為子孫娘娘，兩旁為眼光娘娘、痘疹娘娘。¹⁴²（參見圖一二）

晉東的平定州，盂縣的水神山柴花聖母洞旁，不知何時出現痘疹洞，後來村民重修聖母洞時亦對痘疹洞加以重修，縣廩膳生員張汝礪撰有〈新修烈女洞并痘疹洞碑記〉。¹⁴³ 平定州盂縣御棗口，境內六堡有許多廟宇，如玉帝樓、泰山廟、真武殿、關帝廟、觀音閣、三官閣、閻王殿、痘疹廟、二郎廟等。同治十二年，六堡居民捐錢，全部加以重修。¹⁴⁴ 另據光緒《盂縣志》記載：「金爐山，在縣西南一六里，上有痘神祠，極靈應。」¹⁴⁵ 而平定州理家莊的三教聖人廟中，除了祀釋迦牟尼、老子、孔子外，還有痘疹娘娘、眼光娘娘。¹⁴⁶

汾州府孝義縣西鄉離城五十里的王莊里胡家窰村，康熙五十五年（1716）重修娘娘廟落成，中間祀子孫娘娘，左為痘神，右為西宗可汗。¹⁴⁷ 汾州府介休縣張壁堡的痘母廟，始建時間無考，道光二十年（1840）重修。¹⁴⁸（參見圖一三）又，清代汾州府隰州永和縣，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則有「祭賽痘疹聖母」之俗。¹⁴⁹

另外，平陽府臨汾縣的南練李村龍王三聖神殿西，原建有「后土、火星、□□、痘疹娘娘殿」，經過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山西大地震，因「殿宇檐楹蕩然無存而廢」。¹⁵⁰ 平陽府霍州靈石縣南的喬家山村有一可汗廟，正中間祀可汗、龍王及可汗娘娘，東殿為子孫聖母、痘疹聖母及糠瘡聖母，西殿則為法師神位等。據村民稱：聖母娘娘福佑子孫，但廟宇歷久漸損，村民於是募捐重修，嘉

¹⁴² 聞一少，〈榆次城裏說老城〉，《商業文化》2009.4：30。

¹⁴³ 清·張汝礪，〈新修烈女洞并痘疹洞碑記〉，李晶明主編，《三晉石刻大全·陽泉市盂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頁721。

¹⁴⁴ 清·田□□，〈重修玉帝樓等廟宇碑記〉，李晶明，《三晉石刻大全·陽泉市盂縣卷》，頁460。

¹⁴⁵ 清·張嵐奇、武纘緒等修纂，光緒《盂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六，〈地輿考·山水〉，頁62。

¹⁴⁶ 李裕民，〈這是一部好村志——喜讀《理家莊村志》〉，《滄桑》2004.5：30。

¹⁴⁷ 清·賀德藩，〈重修娘娘廟碑記〉，杜紅濤主編，《三晉石刻大全·呂梁市孝義市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頁95。

¹⁴⁸ 清·賈田榮，〈重修二郎廟空王殿痘母宮碑記〉，陳志華，《張壁村》（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161-162。

¹⁴⁹ 段金成等纂，民國《永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五，〈禮俗略〉，頁283。

¹⁵⁰ 孟繁興、臨洪文，〈略談利用古建築及附屬物研究山西歷史上兩次大地震的一些問題〉，《文物》1972.4：12。

慶十二年 (1807) 竣工。¹⁵¹ 平陽府霍州城內亦有一痘疹祠，晚清有僧人法號一時者加以重修。¹⁵²

遼州之西十里許的馬廐村，村民於乾隆四十七年 (1782) 移建聖母祠，在既有的聖母、子孫聖母之外，又增塑痘癥聖母一尊。¹⁵³ 遼州和順縣海眼寺舊有藥王神廟，道光三十年 (1850) 春，圈馬坪、青家寨二村善眾，捐錢於寺西石佛洞新建一廟，正中祀藥王，左塑痘疹聖母、子孫聖母，右塑眼光聖母、奶母諸神。¹⁵⁴ 另外，遼州和順縣東南方合山村的懿濟聖母廟，廟中東側殿亦供有痘疹娘娘。¹⁵⁵

潞安府襄垣縣亦有痘神廟，據乾隆《重修襄垣縣志》記載：縣城城隍廟內有痘神祠。¹⁵⁶ 嘉慶二十三年 (1818)，潞安府黎城縣元村村民，在關聖帝君廟正殿北角增建廣生、眼光、痘疹聖母殿三楹。¹⁵⁷ 道光十一年 (1831)，潞安府黎城縣牛居村村民，共議建關聖帝君閣，並於兩側建廣生、痘疹聖母祠。¹⁵⁸

沁州武鄉縣中村西山之陽，有痘疹聖母廟，係康熙元年 (1662) 生員蕭凝秀所建。縣城外西北之杏樹凹媧皇廟西，亦有痘疹聖母廟。¹⁵⁹ 沁州武鄉縣東峪口石科岡的二仙聖母廟，供奉子孫聖母與眼光聖母，「以至痲痘癰疹之疾」，「亦莫不並祀」。乾隆年間重修。¹⁶⁰

¹⁵¹ 清·楊盛基，〈重修可汗廟碑記〉，楊洪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靈石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頁 261。

¹⁵² 清·楊立旭、白天章修纂，光緒《續刻直隸霍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上，〈祠廟〉，頁 451。

¹⁵³ 清·申鍾岳，〈移修聖母祠碑記〉，王兵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左權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頁 158。

¹⁵⁴ 清·蘇文華，〈海眼寺創修藥王聖母神廟碑記〉，馮錦昌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和順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頁 163。

¹⁵⁵ 陳美青，〈山西和順合山神廟劇場及其碑刻考〉，《中華戲曲》2007.2：84。

¹⁵⁶ 清·李廷芳、陳于廷等修纂，乾隆《重修襄垣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二，〈建置·壇壝〉，頁 410。

¹⁵⁷ 清·王賜信，〈創建南北角殿碑誌〉，王蘇陵主編，《三晉石刻大全·長治市黎城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頁 250。

¹⁵⁸ 清·張炳文，〈創建關聖帝君閣并廣生痘疹聖母祠碑記〉，王蘇陵，《三晉石刻大全·長治市黎城縣卷》，頁 266。

¹⁵⁹ 清·高鉷纂修，康熙《武鄉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二，〈壇廟敘·附寺觀〉，頁 261；清·白鶴、史傳遠等修纂，乾隆《武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一，〈祠廟〉，頁 125。

¹⁶⁰ 清·趙傑，〈二仙聖母廟重修碑記〉，張揚祚、郝世楨修纂，民國《武鄉新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卷三，〈金石考〉，頁 246-247。

另外，康熙十三年（1674），澤州南畔社重修聖母殿並金妝碧霞元君像，李中玉在〈南畔社重金妝聖像碑記〉上指出：「嘗考風碧霞元君，迺天花之聖母也。」¹⁶¹ 可見澤州人士視碧霞元君為天花保護神。

（二）陝西

明代延安府安定縣的城隍廟，廟門內原本有子孫堂并痘司，萬曆二十三年（1595）冬，知縣移祀至城東三元宮廟門內。¹⁶² 而在雍正年間，清澗縣民於北關新建一座痘神廟。¹⁶³ 另據乾隆《延長縣志》記載：延長縣城有痘疹廟，在東嶽廟後。¹⁶⁴ 延安府安塞縣城萬壽寺東偏亦有痘疹娘娘廟，神姓高氏、王氏、方氏，原為徐州人，「顯化于峨眉，香火甚盛，荊襄及秦中多祀之」。¹⁶⁵ 由此看來，這三位痘疹娘娘（可能即三霄娘娘），在湖北及陝西似乎神威頗盛。安塞縣這座痘疹娘娘廟，在光緒年間曾經補修。¹⁶⁶ 而在道光年間，延安府延川縣城的育嬰堂，位於準提庵後布政司行署故址，「俗稱痘神廟」。¹⁶⁷

又，綏德州綏德縣定仙媽鎮的娘娘廟，正殿中央供奉靈霄、碧霄、瓊霄三霄娘娘，西側神臺上供奉奶母娘娘、痘生娘娘，神臺下站著送子娘娘；東側神臺上供奉糠生娘娘、眼光娘娘，腳下站著催生娘娘。¹⁶⁸

清代榆林府葭縣浮屠峪之葉則坪，有石室一間，闊約丈餘，深十五、六尺，奉祀碧霞元君，其中有聖母像及「糠豆神、催生、送生諸神像」。¹⁶⁹

¹⁶¹ 清·李中玉，〈南畔社重金妝聖像碑記〉，楊曉波、李永紅，《三晉石刻大全·晉城市城區卷》，頁127。

¹⁶² 明·惲應翼、張嘉孚修纂，萬曆《新修安定縣志》（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卷一，〈地理·祠廟〉，頁13。

¹⁶³ 清·鍾章元、陳第頌等修纂，道光《清澗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三，〈寺觀〉，頁52；卷二，〈風俗〉，頁40。

¹⁶⁴ 清·王崇禮修，乾隆《延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卷六，〈秩祀志·壇廟〉，頁160。

¹⁶⁵ 清·洪蕙纂，嘉慶《延安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三六，〈祠祀·安塞縣〉，頁1028。

¹⁶⁶ 安慶豐、郭永清等修纂，民國《安塞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二，〈建置·祠祀〉，頁196。

¹⁶⁷ 清·謝長清纂修，道光《重修延川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二，〈壇廟〉，頁41。

¹⁶⁸ 白占全，〈陝北定仙媽娘娘廟花會調查〉，《呂梁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2.4 (2006)：31。

¹⁶⁹ 清·張叶昌，〈葉則坪娘娘廟碑記〉，陳瑄、趙思明修纂，民國《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二，〈藝文〉，頁175。

另據道光《鄜州志》記載：鄜州城南關后土祠旁有痘神廟，但創建年代無考。¹⁷⁰

西安府境內信奉痘神的風氣亦相當盛。如乾隆《臨潼縣志》記載：民眾疾病則祝禱城隍、關帝、藥王，「婦人信神尤甚，小兒疾或出痘，則禱娘娘，許愿戲醮、掛袍幡、牲果、香燭為常」。¹⁷¹

漢水上游的漢中府略陽縣，縣城西一百十里大南峪尖峯山上，建有痘母等廟。¹⁷²

（三）甘肅

在平涼府靜寧州，流傳一個痘神撒豆的傳說。明嘉靖年間，靜寧州人郭敦，某夜夢見有人邀他至翠屏，給予秕豆數合，令其拿走。郭敦在夢境中，省識這是痘神所送，於是持至站院，見回民家，心想：「若輩無神，盍與之？」接著將豆散予回民，其餘擲給狗跟豬吃。既而醒來之後，回民幼童、狗豬多出痘而死。記事者說：「故知茲事之為神司非妄。」¹⁷³

甘肅現存方志資料，關於痘神的記載極少，僅乾隆《皋蘭縣志》提到府城蘭州鼓樓直北之城隍廟寢宮內，左右附眼光、痘疹二祠。¹⁷⁴ 另據田野調查，蘭州城內地名三字石處，有一痘母宮。¹⁷⁵ 而蘭州城內的白衣塔寺，始建於崇禎四年(1631)，寺內除白衣菩薩大殿之外，又有觀音閣、送子將軍祠、眼光痘疹廟、送子催生子孫三慈宮等。¹⁷⁶

¹⁷⁰ 清·洪蕙纂，道光《鄜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二，〈建置部·壇壝〉，頁274。

¹⁷¹ 清·史傳遠修，乾隆《臨潼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一，〈禮儀·禱祝〉，頁75。

¹⁷² 清·譚瑀、黎成德等修纂，道光《重修略陽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一，〈輿地部·山川〉，頁345。

¹⁷³ 清·王烜修，乾隆《靜寧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卷八，〈雜集·瑣談〉，頁456；清·升允、安維峻等修纂，光緒《甘肅新通志》（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卷九七，〈志餘·軼事〉，頁668。

¹⁷⁴ 清·吳鼎新、黃建中修纂，乾隆《皋蘭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卷一〇，〈祠祀〉，頁90。

¹⁷⁵ 張衛東，〈蘭州的寺廟與寺廟文化〉，《蘭州日報》2008.09.12，R11版。

¹⁷⁶ 陳永革，〈蘭州明代「白衣寺」〉，《蘭州日報》2006.04.19，B03版。

臨洮府臨洮縣城內，亦有五瘟殿與痘母宮。¹⁷⁷ 臨洮縣人吳鎮（1721-1797）曾撰痘神廟聯云：「寶痘勻圓，喜個個金丹換骨。天花消散，願家家玉樹成林。」¹⁷⁸ 或有可能即為痘母宮。又據說鞏昌府岷縣百姓稱痘疹娘娘為珍珠聖母，司管癍疹疾病。岷陽鎮周家崖的珍珠聖母廟，廟會從二月二十九日開始，三月二日結束。該女神騎著白馬，故又稱為白馬珍珠娘娘。另外，禾馱鄉禾馱村也拜白馬珍珠娘娘。¹⁷⁹ 另據學者指出：洮縣、岷縣一帶稱小兒出痘為「出花」，故稱司痘女神為「花娘娘」。在牛痘疫苗尚未普及之時，痘疹的死亡率極高，民間認為是得罪了痘神娘娘所致，故須向她祈求保佑。¹⁸⁰ 這兩者的記述略有差異，珍珠聖母與花娘娘不知是否為同一神明？

河西走廊的甘州府沙河堡（今臨澤）的黑河北岸，有一仙姑廟（原名仙姑菩薩寺），始建年代無考，萬曆六年（1578）甘肅巡撫侯東萊重修，天啟三年（1623）甘州守備許承業又加以修理，清代又陸續重修，前殿為老母殿，後殿為仙姑殿，殿的兩側有倒坐觀音殿、三霄聖母殿、梨山老母殿、痘疹殿、送生殿等。¹⁸¹

四・關外與塞外

（一）遼東

長久以來，東北滿族的各姓薩滿，為避免百姓受到天花瘟神「山塔哈」（白色的惡魔）的侵害，均篤祭祛瘟女神「媽媽神」中的「佛朶媽媽」。¹⁸² 據乾隆《八旗通志》記載，凡因子女出痘，「以豬饅祭天者，謂之痘祭」。¹⁸³ 嘉慶年間，索寧安《滿洲四禮集》亦言及小兒出花痘禱喜神之禮。¹⁸⁴ 另據民間神話

¹⁷⁷ 鞏發俊等編，《臨洮縣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頁321。

¹⁷⁸ 清·梁章鉅撰，白化文、李鼎霞點校，《楹聯叢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卷四，〈廟祀下〉，頁362。

¹⁷⁹ 潘碩珍，〈《封神演義》和岷縣地方神〉，《定西日報數字報》2009.07.07。

¹⁸⁰ 柯楊，〈洮岷「花兒」中的祭祀性歌謠〉，陶立璠主編，《亞細亞民俗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第二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頁74。

¹⁸¹ 葉得湖等編，《臨澤縣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1），頁532。

¹⁸² 富育光，〈清宮堂子祭祀辨考〉，《社會科學戰線》1988.4：209。

¹⁸³ 清·清高宗敕撰，《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八九，〈典禮志十二·滿洲祭神祭天典禮一·彙記滿洲祭祀故事〉，頁623。

¹⁸⁴ 清·索寧安輯，《滿洲四禮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春秋二季官俸祿祭神儀注〉，頁753。

《尼山薩滿傳》記述：世間送痘神時，若所送的柳芽，是牛馬沒吃過的，則孩子出痘情況好；反之，則出痘必壞。¹⁸⁵ 另外，稻葉君山 (1876-1940) 指出：晚明滿人祭神的堂子，所祀有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及關聖帝君等神祇，後又以鄧將軍配祀之，相傳鄧將軍為明朝將領，「此殆以明鄧將軍鄧佐為痘神而祀之歟？」¹⁸⁶ 但有學者認為此說是無稽之談。¹⁸⁷

而在鄂倫春族所信仰的諸神中，「額古都娘娘」專司天花，「尼其昆娘娘」專司麻疹。薩滿巫師中的「屋托欽」，通常是得過天花或麻疹而痊癒者，專門為人治天花或麻疹，治法是在病人家中，向額古都娘娘或尼其昆娘娘禱告。¹⁸⁸ 錫伯族方面，據說顧興阿瑪法與吉郎阿媽媽，是錫伯族仁慈的男祖先與女祖先，專門保護出痘的嬰孩。每當嬰孩出痘花的季節，他們兩位就顯神靈，挨家挨戶巡視出痘狀況，若出痘家裏有難題，就給該家主人賜夢，指點其該如何處理。因此，各家都設龕祭祀兩神，以求嬰孩出痘順利平安。¹⁸⁹ 錫伯族專司痘疹的薩滿，則是以痘疹神「瑪法、瑪瑪」為神靈的「額爾奇」，專為村中小孩治天花、水痘和麻疹。村中設有「瑪法、瑪瑪」小廟，疹病時，由額爾奇帶領患者到小廟拜神求治。¹⁹⁰ 另外，松花江地區雙城、呼蘭等十一縣的巴拉人，凡是要供的神都有神偶，其中的媽媽神（痘疹神），亦有媽媽神神偶。¹⁹¹

根據凌純聲 (1902-1981) 的田野調查，赫哲族崇拜的各種疾病神中，掌管天花、麻疹、水痘者叫做「t'əshu mafa」和「t'əshu mama」，類似漢語的娘娘神。亦有專門看這種病者，赫哲人稱之為「阿哈」，其意為奴才，即娘娘神的奴才。¹⁹² 此處所謂的薩滿「阿哈」，全稱應為「阿哈瑪法」，以娘娘神為神靈，專門跳神為人治天花、麻疹、水痘。¹⁹³ 赫哲族的傳說還說：漢人屢敗於「韃子」，遂想出用瘟病制敵的辦法，於是把花娘娘、痘娘娘請到長城外，造成北國人大量死

¹⁸⁵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附錄二，〈海參威本《尼山薩滿傳》滿文手稿本譯漢〉，頁 247。

¹⁸⁶ 稻葉君山撰，但燾譯訂，《清朝全史》（上海：中華書局，1915），頁 103。

¹⁸⁷ 富育光，〈清宮堂子祭祀辨考〉，頁 209。

¹⁸⁸ 趙復興，〈鄂倫春族原始宗教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3：129-130。

¹⁸⁹ 賀靈、佟克力，《錫伯族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頁 453。

¹⁹⁰ 烏丙安，〈薩滿世界的「真神」——薩滿〉，《滿族研究》1989.1：67。

¹⁹¹ 穆曄駿，〈巴拉語〉，《滿語研究》6 (1987)：4。

¹⁹² 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4），頁 119。

¹⁹³ 烏丙安，〈薩滿世界的「真神」〉，頁 67。

亡，北國人乃創造出「德斯庫」專門對付這種瘟病。德斯庫專治瘟病，並不跳神，也不穿戴神衣、神帽。德斯庫的神亦與薩滿不同，沒有木人、木獸神，而是娘娘神。娘娘神有三種：四海娘娘、根給娘娘（即光明娘娘）和蘇言娘娘（即黃娘娘）。四海娘娘管水裏的事，光明娘娘管天上的事，黃娘娘是管地上的事。各娘娘都以不同顏色的旗幟做標誌，四海娘娘的旗子是藍色或紫色，而以紫色居多；根給娘娘的旗子是淡青色，蘇言娘娘的旗子是黃色。德斯庫治瘟病時，出水痘用四海娘娘，麻疹、傷寒等病要用黃娘娘，出天花要用光明娘娘。治病過程中，他要好言好語的祈禱請求，用旗子把病人掃一下，將窗紙剪成長條形、三角形和方塊扔到外面，這樣就算把瘟病送走。¹⁹⁴ 但有學者指出：「德斯庫」（特斯戶）乃是神靈的名字，即凌純聲所言的「t'ashu mafa」和「t'ashu mama」，並非薩滿的種類。¹⁹⁵

而在漢人居住的地區，則有異於女真各部族的漢人痘神。如遼西走廊北端的錦州，拜的是痘兒公公。乾隆九年（1744），遼東錦州「時痘大行」，知州金文淳的一女一子皆見點，於是向州人求醫，州人曰：「使君無慮，郡故有痘兒公公在。」痘兒公公原是當地痘神之俗稱，而由於貢士穆生擅長醫痘，故當地百姓以此相稱。文淳隨即延請穆生診治，果然不久即痊癒，署中患痘者亦皆獲吉。¹⁹⁶ 另外，錦州府寧遠州城西南十里七里坡有松雲寺，咸豐三年（1853）重修，前殿一層供奉三霄娘娘、子孫娘娘、痘神諸像。¹⁹⁷

清代因漢人移往遼東日多，華北的碧霞元君信仰亦擴散至女真各地。¹⁹⁸ 在此情況下，碧霞元君廟（娘娘廟）內的痘疹娘娘，往往是漢人祝禱的對象，如遼寧奉天府鐵嶺縣的娘娘廟，「童子患痘，多于是廟禱之」。¹⁹⁹ 奉天府安東縣城的碧霞宮，在天后宫右側，正殿三楹，中為天仙聖母碧霄，左為子孫娘娘瓊霄，

¹⁹⁴ 內蒙東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黑龍江省撫遠縣下八岔赫哲民族鄉情況》（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辦公室編，1958），頁51, 60。

¹⁹⁵ 波·少布、徐景民，〈赫哲薩滿派系、種類、名稱和職能〉，《黑龍江民族叢刊》79（2004）：82-83。

¹⁹⁶ 清·金文淳，〈原序〉，清·陳奇生，《痘科扼要》（清乾隆二十八年重刊本微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首，頁3a。

¹⁹⁷ 清·吳景春，〈補修松雲寺碑記〉，恩麟、楊蔭芳等修纂，民國《興城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卷一五，〈藝文〉，頁575。

¹⁹⁸ 田承軍，〈清代東北地區的碧霞元君廟〉，《泰安師專學報》24.1（2002）：18-21。

¹⁹⁹ 黃世芳、陳懿德等修纂，民國《鐵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3），卷一二，〈禮俗〉，頁1084。

右為眼光菩薩雲霄，兩側有疹痘、送生、催生及魁星等神像。²⁰⁰ 另外，奉天府遼中縣三台子有三皇廟，光緒五年（1879）重修，左房有關帝、龍王、苗神、土地、真武、痘疹與眼光娘娘。²⁰¹ 民國初年，遼寧海城縣風俗，「小兒種痘，則供痘奶奶、痘哥哥」。²⁰² 而在大連的娘娘廟廟會中，可以買到各種痘神的紙碼。（參見圖一四至一六）

吉林三姓副都統轄下的寶清地方，「各大廟中多有附祀之神，若三霄娘娘、子孫娘娘、催生娘娘、送生娘娘、豆娘娘等，遍祀之」。²⁰³ 扶餘縣城北龐家窩堡的凌霄寺，初建於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但至民國十三年（1924）才全部完工，為當地信眾劉仁、劉信兄弟出資及四方信眾施捨修建。寺院為五進院落，共有建築三十四間。第三進院落並列三座殿堂，東為三教殿，供奉佛道儒三教祖師；西為慈惠庵，供奉地藏王，子孫娘娘、痘疹娘娘、花娘娘和眼光娘娘配享；中間為關聖殿，主祀關聖帝君。該寺院毀於土改運動中。²⁰⁴

黑龍江地區，亦多供奉痘神娘娘，如宣統《呼蘭府志》記載當地漢軍祭俗，廳堂供祖龕六案，「右為財神，其左為祖先，次為痘神（痘神案俗稱娘娘牌），次九聖，次聖帝佛，最東為山神」。²⁰⁵ 民國《望奎縣志》亦記載：「小兒出天花，室內供痘疹娘娘，設饅首十五個，插花一枝，每日焚香叩拜。痂落後，將神牌送於廟內焚之，饅首與花皆棄之，謂之送痘奶奶。」²⁰⁶ 瑯琿直隸廳治瑯琿縣城北的大佛廟，寺內除供奉釋迦、觀音、地藏諸菩薩外，又供天仙娘娘、子孫娘娘、送生娘娘、眼光娘娘、痘疹娘娘。²⁰⁷

²⁰⁰ 關定保、于雲峰等修纂，民國《安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七，〈宗教志·祠廟〉，頁883-884。

²⁰¹ 清·嚴有翼，〈三台子三皇廟碑文〉，徐維淮、李植嘉等修纂，民國《遼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二九，〈傳記詩歌〉，頁672。

²⁰² 陳蔭翹、戚星巖等修纂，民國《海城縣志》（海城：海城縣公署總務科，1937），卷四，〈神道〉，頁44。

²⁰³ 齊耀斌、韓大光修纂，民國《寶清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禮俗志·風俗〉，頁310。

²⁰⁴ 王昭全，〈寺廟建築文化古今談〉，《松花江》79（2012）：119-120。

²⁰⁵ 清·黃維翰編，宣統《呼蘭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一〇，〈禮俗略·祭禮〉，頁751。

²⁰⁶ 嚴兆霖、張玉書等修纂，民國《望奎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禮俗志〉，頁150。

²⁰⁷ 孫蓉圖、徐希廉修纂，民國《瑯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六，〈祠祀志〉，頁230。

（二）內蒙古

在科爾沁蒙古地區，有一種與薩滿教密切相關的育兒習俗，叫「寶格達額莫根塔赫拉嘎」（意為聖奶奶或神奶奶祭）。舊時由於兒童疾病中天然痘和麻疹極為普遍，所以蒙古語中用「花兒脫拉乎」或「麻疹脫拉納」（意為渡過痘疹、麻疹關）來稱呼天然痘與麻疹。²⁰⁸ 內蒙古的達斡爾族，其薩滿教的生殖神，經過與漢族的娘娘神相雜之後，變成一種混合型的民俗信仰，如達斡爾族的娘娘神，即為主管天花與腫瘡之神。²⁰⁹ 達斡爾族的薩滿，有斡圖士、巴日青、巴日士等不同的等級。巴日青主要職掌產科，即以產婆的身分而存在，多為女性，在天花流行時，會要求每家畫娘娘神畫像以進行祭祀。²¹⁰

內蒙古東部一帶，也常可見到痘疹娘娘的蹤跡。如承德府朝陽縣城西南三十里兩家子村後盤龍山上有寶泉觀，觀內塑有三霄女及送生奶奶、癍疹奶奶等像。²¹¹

（三）新疆

乾隆年間，新疆亦出現痘神廟。乾隆三十三年（1768），紀昀（1724-1805）被遣戍至烏魯木齊，其〈烏魯木齊雜詩〉有一首云：「痘神名姓是誰傳，日日紅裙化紙錢。那識烏孫成郡縣，中原地氣到西天。」詩註云：「設郡縣以後，嬰兒出痘與內地同，蓋輿圖混一，中原之氣，已至地里，俗不明此義，遂據《封神演義》建痘神祠。」²¹² 按新疆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設伊犁總統將軍及都統、參贊、辦事、協辦、領隊諸大臣，分駐各城。則痘神祠之出現於新疆，應在此之後。

乾隆三十年（1765），錫伯族被遷至伊犁城南的察布查爾地方，按照兵營編制，共建了八座城圍子，即八個牛条，每個牛条都修了關帝廟、娘娘廟和痘神廟等以供祭祀。痘神廟，錫伯語稱蘇木達廟，一般建在城南門外，亦有建在城內關帝廟東邊者。錫伯族中有小孩生天花或出麻疹時，其父母、老人都到廟裏進香祈禱。²¹³ 當地專管痘疹的巫師叫「爾琪」（按即前面談到的「額爾奇」），供奉

²⁰⁸ 色音，〈薩滿教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人生儀禮〉，《青海民族研究》12.2（2001）：93-94。

²⁰⁹ 色音，〈論北方少數民族薩滿教的歷史變容〉，《青海民族研究》10.2（1999）：34。

²¹⁰ 色音，〈薩滿教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人生儀禮〉，頁93。

²¹¹ 周鐵錚、沈鳴詩等修纂，民國《朝陽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卷八，〈寺觀〉，頁323。

²¹² 清·紀昀，《紀文達公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四，〈烏魯木齊雜詩〉，頁642-643。

²¹³ 《錫伯族簡史》編寫組，《錫伯族簡史（修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194。

的神靈是瑪法、媽媽，後來借用漢族娘娘神為其形象。察布查爾八個牛条中，都有「瑪法、媽媽廟」（或叫娘娘廟），內供瑪法、媽媽神。爾琪有男有女，在民間自稱是瘟神與人間的使者。每年小孩出痘疹時，即開始充當醫生角色，挨家挨戶給病家指導，但不給藥。²¹⁴ 在痘疹流行季節，則由八個牛条中德高望重的爾琪主持，招集全村的爾琪確定送瘟神的日期，由八個瑪法、媽媽廟（娘娘廟）的廟方與諸爾琪，合資製作一個特大紙轎和其他祭祀用品，選出八個年輕力壯的男子做為抬轎者。各家各戶也都製作立體仙鶴，在送痘神的前一天，送到娘娘廟中。送神日一到，全村男女老少紛紛來到廟處，由爾琪舉行儀式，把神明抬上轎，然後送神隊伍出發，沿途群眾準備豐富菜餚送行，最後抬到村外，將紙轎及祭祀品一起火化，算是把痘神送上天去。²¹⁵

五・江蘇與安徽

（一）江蘇

從明到清，長江流域普遍存在出痘係神明撒豆的傳說，如祝允明（1460-1526）記載：徐御史第三子，兒時某日正酣睡，夢見一神祇率領數名兵丁，擡著豆子至床前，神祇命將豆子給與其子。其子醒來即患痘疹，「遍身繁襍，不可以計，危殆幾死」，及至脫痂，「肢體之皮，相連而起，乃通一體而下，如一空人殼焉」。²¹⁶ 鎮江溧陽人黃如瑾（1631-1706）在自編年譜亦談到此事：順治三年（1646），他十六歲出痘，「先一夕，夢有烏紗紅袍者，以手徧灑余自頂至踵」，因此大叫而醒，母親問何緣故？遂告以夢境所見，他母親說是痘神。手按其頭，已經發燒。但因貧困不能請醫生，還好出痘甚吉，「始信鬼神之事，蓋世間所有也」。²¹⁷

眾所皆知，中國民間信仰帶有強烈的實用性與功利性。痘神被創造、被信仰，是社會期望的產物，而痘神也被強制要有正面的貢獻，否則就是失職，進而

²¹⁴ 佟克力編，《錫伯族歷史與文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頁 217；賀靈、佟克力，《錫伯族史》，頁 463。

²¹⁵ 佟克力，《錫伯族歷史與文化》，頁 184；賀靈、佟克力，《錫伯族史》，頁 463。

²¹⁶ 明・祝允明，《祝子志怪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四，〈徐三夢〉，頁 574。

²¹⁷ 清・黃如瑾編，黃夢麟等補編，《溧陽仙山黃劬雲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卷一，順治三年丙戌，頁 446。

遭到報復，如蘇州府吳江縣羅區鎮有陳姓者，世業卜筮。康熙三十二年（1693）春，一子九歲出痘，陳某到俗稱「痘瘡老太」的痘神前許願，不久其子竟死。在傷心悲憤之餘，陳某至痘神廟中，掌擊痘神數十下，將神像拉下神堦，撲倒在地。²¹⁸ 嘉慶十七、十八年間（1812-1813），常州府卞知府衙中，有幕客陳某，年事已高，只生一子，出痘頗危急。陳某至花神廟祝禱，求籤以問吉凶。籤上說：「虔心還願，可保無虞。」陳於是請戲班唱戲，並為痘神上新袍，過數日，花痘迸裂，其幼子卻病亡。陳某大怒，至東嶽大帝神前告狀，哭訴痘司貪財誑騙，並在酒後回到痘司廟，把神像毀了。²¹⁹ 又，丁柔克（1840-?）《柳弧》談到：「江蘇往往有大痘年，滿街男婦老幼盡戴紅冠，痘神殿之香火最盛。」南通王藻（1787-?）退職家居時，忽逢所謂的「大花年」，其孫以出痘而殤。王藻大怒，「以鐵絙繫其神而扃其殿門」。²²⁰

以下先從南京談起。明代南京有劉公廟，位於磚城（內城）三山門與土城（外城）江東門之間的茅公渡河邊，廟內東前廊房曾供奉痘兒哥哥與子孫娘娘。但在嘉靖十八年（1539），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1466-1560）下令拆毀劉公廟，改設為漏澤園。²²¹ 劉公廟雖遭拆毀，但後來痘神祠又死灰復燃。萬曆年間，應天府江寧縣人王元春（1539-1598），「聞民間痘為厲，即修神祠以祈福祐」。²²²

順治十六年（1659），兩江總督馬鳴珮也在金陵西華門大街巷內二郎神廟旁新建痘神廟。²²³ 其後，白鷺洲附近又有長生祠，全名為天喜長生祠，天喜指的是

²¹⁸ 清·徐慶輯，《信徵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陳打筮〉，頁370。

²¹⁹ 清·齊學裘，《見聞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七，〈痘司神充軍陳孝廉受杖〉，頁191。

²²⁰ 清·丁柔克撰，宋平生、顏國維等整理，《柳弧》（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五，〈出痘〉，頁300。

²²¹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點校，《泉翁大全集點校稿》（臺北：國科會計畫成果，2004，未出版），卷八三，〈參贊事略·批上元縣毀劉公廟作義阡申文〉，頁23；鍾彩鈞，〈儒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以湛甘泉《參贊事略》為例〉，氏編，《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512-519；陳熙遠，〈在民間信仰與國家權力交疊的邊緣——以明代南京一座祠祀的禁毀為例〉，邱澎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89-91。

²²² 明·余繼登，《淡然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六，〈明錦衣衛戶侯連山王公墓誌銘〉，頁907。

²²³ 清·藍應襲等修，乾隆《上元縣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8），卷一一，〈祠祀·廟宇〉，頁9a。

出天花。²²⁴ 同治六年 (1867)，曾國藩在南京兩江總督任上，三月十九日其子紀鴻 (1848-1881) 出痘，即令家人打掃屋宇，擇花園中廳淨室敬奉痘神。傍晚沐浴，上燈後拈香行禮。至四月初八日，因痘已癒，故禮送痘神。日記上記道：「金陵之俗，送痘娘娘者紙紮狀元坊一座，紮彩亭三座，又扎紙傘、紙旗之類，親友亦以傘、旗及爆竹送禮。是日送紙傘者三十餘把，爆竹十餘萬。辰正禮送出門。」並於祝文中，許願二千兩銀子修痘神廟，保佑金陵城內男女永無痘災。²²⁵ 另據同治《上江兩縣志》記載：江寧城東南第二十二甲有一些小廟，如天喜長生祠，祀痘神，曾國藩重修。²²⁶ 曾國藩題江寧痘神廟的廟聯云：「善果證前因，願斯世無災無害。拈花參妙諦，惟神功能發能收。」²²⁷

另外，明代應天府溧水縣城西二十里的琛山上有琛山庵，名為三茅行宮，嘉靖年間創建，廟內有痘聖殿等殿。²²⁸ 清代江寧府溧水縣思鶴鄉的琛山庵，廟內仍有痘聖殿等殿，同治年間重修。²²⁹ 而在同治十三年 (1874)，縣人周錦堂曾經捐貲，在江寧府六合縣城隍廟內建痘神殿。²³⁰

鎮江府丹徒縣的痘神廟，在南城外運河邊普會寺旁，痧疹神廟在痘神廟左。道光年間建，咸豐年間燬。²³¹ 另外，丹徒士人嚴保庸 (1796-1854) 有痘神廟楹聯云：「一點心苗，汝那裡好生培養。十分善果，我這邊總肯周全。」²³²

²²⁴ 石三友，《金陵野史》（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5），頁 87-88。

²²⁵ 清·曾國藩，《曾國藩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同治六年三月十九日，頁 1810；同治六年四月初八日，頁 1819。

²²⁶ 清·莫祥芝、汪士鐸等修纂，同治《上江兩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五，〈城廂·東南第二十二甲〉，頁 145。

²²⁷ 清·林慶銓撰，龔聯壽點校，《楹聯述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卷三，〈廟祀〉，頁 1012；清·朱應鑄撰，白化文、李鼎霞點校，《楹聯新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卷二，〈祠廟〉，頁 1732。

²²⁸ 清·閔派魯、林古度纂修，順治《溧水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三，〈建置志·寺觀·菴附〉，頁 875。

²²⁹ 清·傅觀光、丁維誠等修纂，光緒《溧水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二〇，〈二氏志·寺觀〉，頁 1502-1503。

²³⁰ 清·謝廷庚、賀廷壽修纂，光緒《六合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三，〈建置志·宮廟·壇附〉，頁 54。

²³¹ 清·何紹章、呂耀斗修纂，光緒《丹徒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五，〈廟祠〉，頁 95。

²³² 清·梁章鉅撰，白化文、李鼎霞點校，《楹聯續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卷一，〈廟祀〉，頁 540。

常州府陽湖縣新塘鄉洋移廟，在雪堰橋鎮北。同治五年，里人吳文光集捐重建後殿，增建東嶽行宮，告成於光緒元年。前五楹中闢爲門，左祀猛將，右祀痘司。²³³ 常州府江陰縣祝塘鎮亦有痘司堂，太平天國期間燬，里人吳循南募款重建。²³⁴

常州府無錫縣的痘神，則是漢代的張騫。據清初地方志記載：縣城以北梨花莊後面的洞淵宮，「其神俗稱曰行災，或云司痘之神，而謂是漢之張騫，甚無據，巫祝群趨之」。²³⁵ 直至晚清，梨花莊賢聖殿仍奉祀痘神張騫，五月十八日有廟市。²³⁶ 常州府宜興縣亦有痘司廟，乾隆年間，徐午（字芝田）曾撰廟聯云：「人為物之靈，此一點根苗，灌養全憑功德水。神錫汝以福，有三分善果，勻圓早放吉祥花。」²³⁷ 常州府宜興縣塘前鎮的興隆庵，一名痘司堂，則修建於光緒年間。²³⁸

江南的痘疹神極為多元，其中之一與五通神有所聯繫。嘉靖年間，田藝蘅曾談到花花五聖。²³⁹ 萬曆年間，錢希言亦記載：「吳俗抱痘之家，必供五郎神于堂，既兆吉，具牲牢獻之者，此名花花五聖。」²⁴⁰ 花花五聖可能又叫痘花五聖，據清人姚東升記載：痘花五聖姓張名勝，河南閩鄉人，生於唐貞觀六年（633）五月五日，掌管人間疹痘，封號為「掌管天花府號國公痘神哥哥」，痘花五聖則是俗稱。²⁴¹ 明清之際，彭孫貽（1615-1673）〈吳巫舞曲〉中，即有〈痘哥

²³³ 清·莊毓鉉、陸鼎翰修纂，光緒《武陽志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四，〈祠廟〉，頁190-191。

²³⁴ 陳思、繆荃孫等修纂，民國《江陰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一八，〈寺觀〉，頁962。

²³⁵ 清·徐永言、嚴繩孫修纂，康熙《無錫縣志》（康熙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八，〈祠廟〉，頁8a。

²³⁶ 清·秦銘光，《錫山風土竹枝詞》（收入趙明等編，《江蘇竹枝詞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頁461。

²³⁷ 胡君復編輯，《古今聯語彙選·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第2冊，〈祠廟二〉，頁9。

²³⁸ 清·徐保慶、周志靖修纂，宣統《光宣宜荊續志》（臺北：宜興同鄉會，1965），卷一，〈地理志·古蹟·寺觀〉，頁86。

²³⁹ 明·田藝蘅撰，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二八，〈五道將軍〉，頁536。

²⁴⁰ 明·錢希言，《猗園》（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一二，〈淫祀·花花五聖〉，頁686。

²⁴¹ 清·姚東升，《釋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卷一〇，〈雜神〉，頁58。

詞》一首，內有「人恁荳苗稀，我嫌荳花密」之句，²⁴² 基本上是希望痘哥不要灑太多痘苗。

金元七總管也職掌痘疹。據傳金元七為元朝平江路長洲縣人，「生有神助，專拯墊溺之患。年四十上下死，輒著靈異」。傳說死因為：有二子，出痘大困，許願「沒身為神，救危痘。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其於明朝初年被封為總管，萬曆初年封利濟侯，專管痘司。²⁴³

嘉定也有痘神。萬曆二十四年（1596）夏秋之交，江南痘疫大行，從常州府無錫縣蔓延至蘇州府太倉、嘉定等縣。當時徐允祿（蘇州府嘉定縣人）六歲的兒子幸未被傳染，但十一月底卻出痘，經過數日折騰，母親命其前往問神。允祿於是至縣城隍廟問卜，卜得結果是痘吉；即而又至徐家供奉的香火廟武安王廟問卜，亦卜得痘吉。後來痘疹好了，徐家乃「潔治品物以祀所常禱之神，且用俗禮謝神之司痘瘡者，又禘祭祖考，告兒患平」。²⁴⁴

蘇州府崑山縣山塘涇東的清真觀，南廊第四房原為祠山殿，萬曆二十年（1592），道士蔣召浦將其改為痘司殿。²⁴⁵ 萬曆末年，沈承〈修痘司神殿脊疏〉亦提到：「惟清貞觀之左廂，有痘司神之小院。」²⁴⁶ 以上兩條資料所記，應是同一廟宇。至清咸豐十年（1860），崑山的清真觀遭兵焚，觀內的痘司諸殿併廢。同治初年，道士就太乙殿舊基建造數楹，供奉痘司諸神。²⁴⁷

清代蘇州城內極富盛名的元妙觀，廟中亦有痘司殿，直至民國依然存在。²⁴⁸ 蘇州府吳江縣同里鎮的城隍廟，除了城隍老爺及其夫人之外，還有滿面紅疹的痘

²⁴² 清·彭孫貽，《茗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九，〈吳巫舞曲·痘哥詞〉，頁32b。

²⁴³ 清·談遷著，羅仲輝、胡明校點校，《叢林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06），〈和集·利濟侯〉，頁511。關於金總管信仰，參見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出版，2001），頁16-28。

²⁴⁴ 明·徐允祿，《思勉齋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九，〈痘記〉，頁288-291。

²⁴⁵ 清·徐崧、張大純纂輯，薛正興校點，《百城烟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卷六，〈崑山·清真觀〉，頁397；清·張鴻、來汝緣、王學浩等修纂，道光《崑新兩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一〇，〈寺觀〉，頁141。

²⁴⁶ 明·沈承撰，明·毛孺初輯評，《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五，〈修痘司神殿脊疏〉，頁655-656。

²⁴⁷ 清·金吳澗、汪堃等修纂，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一一，〈寺觀〉，頁195。

²⁴⁸ 黃新華，〈民國年間蘇州道教考〉，《中國道教》2008.4：34。

神、慈眉笑顏的月老等神明。²⁴⁹ 蘇州府昭文縣罍里村的痘司廟，俗名申名亭，康熙間吳姓夫婦捨宅修建。²⁵⁰ 蘇州府常熟縣北鄉二十二都亦有痘司神廟，在東平王廟前。²⁵¹

乾隆年間，蘇州府寶山縣真如里的名剎真如寺，寺內也有痘司殿。²⁵² 另外，鎮洋縣的痘司堂，位於安福橋東。咸豐年間被太平軍所毀，同治年間里人募捐重建。²⁵³ 據民國八年鎮洋縣城廂現存祠廟調查，痘司廟有廟房九間。²⁵⁴

而據清潘敦先所撰〈蔣侯廟記〉記載：吳縣齊門臨頓里有一蔣侯廟，係明代洪武年間所建。據傳蔣子文在漢末為秣陵尉，因抵禦黃巾賊陣亡，「立廟針山，兼祀吳下，始封中都侯」。其後，歷有賜典，累謚忠烈廣澤侯。明代加封仁壽侯，轄樂安下鄉，冊封為土穀神。清康熙八年（1669），特晉封為高上神霄玉府火部尚書督理織染局兼管瘡痘司事。²⁵⁵

另有記載提到蘇州祀張巡為痘神。嘉慶年間，丁繁滋《天爵錄》引《秋谷文集》云：「吳下有痘神，司小兒痘疹，以東平王司之，即唐之張睢陽也。係南陽人，以守睢陽（即今歸德）死節，特不知何所見，而司痘疹兼司瘟疫。」²⁵⁶

在明清時期，百姓傳說觀音能夠控制痘神並趕走天花，有時並化身成一位穿著白衣的老婆婆，親臨小兒病室，手拿一把小掃帚，將幼兒身上的痘子全部掃掉。²⁵⁷ 基於此，觀音常是出痘所祈禱的對象。明朝末年，吳中佩蘅子所撰小說《吳江雪》就述及陸氏對其兒子江潮說：「你六歲時，那年外邊出痘的甚多，我許了大士白綾長幡一對，保佑你痘花無恙。果然你出不多幾個痘子，你面上、身

²⁴⁹ 吳仁安，〈明清以來江南水鄉古鎮同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風尚探微〉，《學術月刊》1996.5：98。

²⁵⁰ 清·鄭鍾祥、龐鴻文等修纂，光緒《常昭合志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五，〈市鎮〉，頁56。

²⁵¹ 鄭鍾祥、龐鴻文等，光緒《常昭合志稿》卷一五，〈壇廟〉，頁215。

²⁵² 清·陸立价編輯，乾隆《真如里志》（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62），〈寺觀〉，頁20-21。

²⁵³ 王祖畬纂，民國《鎮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二，〈營建·壇廟〉，頁47。

²⁵⁴ 王祖畬，民國《鎮洋縣志》附錄，〈自治·城自治祠廟·城廂現存祠廟〉，頁678。

²⁵⁵ 曹允源、李根源等修纂，民國《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三四，〈壇廟祠宇二〉，頁530。

²⁵⁶ 清·丁繁滋，《天爵錄》（清嘉慶刊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卷一，〈痘神〉，頁27b。

²⁵⁷ 金文男，《壽誕趣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108。

上疤痕兒也沒有半個。」²⁵⁸ 明清婦女向痘神許願的這類情節，應該不時上演。

松江府方面，明清之際，松江府上海縣南翔鎮某富家寡婦之孤子，出痘已將不可救，泗涇名醫秦昌遇（字景明）將其醫好，寡婦以鉅金答謝，昌遇推辭不得，遂收下這筆錢，回到泗涇，「即以金造一痘神院」。²⁵⁹ 上海縣三林鎮有天花庵，建於清初，奉祀痘神。²⁶⁰ 上海縣的痘神三官堂，在黃二圖，清初喬、陸二氏募捐創建，嘉慶二十二年（1817）陸廷諤募捐重修。²⁶¹ 另外，上海謠諺有一首〈痘神歌〉，歌詞內容濃縮了《封神演義》的故事情節，²⁶² 可以看出小說對於痘神信仰的若干影響。

松江府青浦縣痘司廟，在縣城西門，同治時重建。²⁶³ 松江府華亭縣的痘神廟，在北門外總管衙南。²⁶⁴ 咸豐十年（1860）寇燬，同治十三年重建。另外，華亭縣境還有數座痘神廟，一在東門內，即蓬萊道院；一在張澤鎮，乾隆十七年（1752）建；一在愛民橋南，光緒年間已坍塌。²⁶⁵

松江府婁縣痘神廟，在西門外谷陽橋東，雍正十二年（1734）建。²⁶⁶ 又據記載：婁縣城西二里有西湖，湖橋旁有痘神廟，俗呼湖橋閣。²⁶⁷ 另據光緒《婁縣續志》記載：「秀溪道院，在倉七圖，今改建痘神廟。」²⁶⁸ 光緒《重輯楓涇小

²⁵⁸ 明·佩蘅子，《吳江雪》（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第3回，〈江信生童年入泮·陸氏母吩咐進香〉，頁2a。

²⁵⁹ 清·許仲元，《三異筆談》（上海：進步書局，1914），卷四，〈秦景明〉，頁10a-b。

²⁶⁰ 陳征琳等主編，《上海地名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頁256。

²⁶¹ 吳馨、姚文枬等修纂，民國《上海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二九，〈雜記二·寺觀·補遺〉，頁1733。

²⁶² 胡祖德著，陳正書、方爾同標點，《滬諺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下，〈痘神〉，頁196-197。

²⁶³ 清·汪祖綬、熊其英等修纂，光緒《青浦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三，〈建置·壇廟〉，頁292。

²⁶⁴ 清·馮鼎高、王顯曾等修纂，乾隆《華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二，〈建置·不列祀典壇廟祠〉，頁136。

²⁶⁵ 清·楊開第、姚光發等修纂，光緒《華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六，〈祠祀·雜祀〉，頁454。

²⁶⁶ 清·謝庭薰、陸錫熊修纂，乾隆《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一〇，〈祠祀志·祠廟附〉，頁446。

²⁶⁷ 清·宋如林、孫星衍等修纂，嘉慶《松江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九，〈山川志〉，頁226。

²⁶⁸ 清·汪坤厚、張雲望修纂，光緒《婁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九，〈祠祀〉，頁392。

志》記載該鎮痘神堂有二，一附鎮南城隍廟右側，一附鎮北城隍廟左側。咸豐十年並毀。²⁶⁹ 同治七年（1868），婁縣知縣廷常五奉文捐廉，設立楓涇義塾。同治八年正月，里人許辰珠捐二百兩，就鎮北城隍廟左側痘神殿廢址，修建楓涇義學塾舍。而修脯每月六千錢，則由知縣捐給。²⁷⁰

松江府南匯縣護糧王廟，俗名痘神堂，在十九保三十畝。康熙三十九年（1700），施是彝立像。宣統元年（1909），里人徐光亨等重修。²⁷¹ 松江府金山縣的痘神堂，本在朱涇鎮三官橋西張惠吉的宅院中，里人並畫張惠吉肖像合祀；乾隆五十年（1785）移建於舊址之西，道光十五年（1835）附祀於龍王廟，同治元年（1862）龍王廟燬於兵災，至光緒年間附祀在西三宮堂中。²⁷²

長江以北方面，靠近山東的海州一帶，凡有人出痘，須用二寸寬、八寸長的紅、黃布各一塊，下端各繫兩串黃豆粒（每串七粒），上端扣在蘆柴棒或高粱秸上，成為兩面小彩旗，叫「痘痘魂」或「痘紅」，插在病房窗戶上邊的屋簷口，使紅、黃布及豆串飄蕩在窗戶前。傳說痘兒哥、疹兒姐專門與散災、散痘的瘟神對抗，看到窗口掛有痘痘魂，即到窗戶上駐下，保護病兒渡過灌漿、做盤、退盤這「三關」。因此，痘痘魂又是駐有痘兒哥和疹兒姐的標誌，黃布是痘兒哥，紅布是疹兒姐。病家必須事事小心，若做出犯忌的事，將痘兒哥、疹兒姐沖犯走，病兒即有生命危險。痘兒哥、疹兒姐不喜陌生人和各種牲畜，討厭香、臭、腥、臊各種不正常氣味和強光刺眼等，故病房內除了醫生及母親，任何人（包括父親）不得入內，牲畜等不潔之物更不能踏進。痘兒哥喜歡吸煙，疹兒姐喜歡喝茶，故每天要在窗臺上供奉一杆煙袋和一碗清茶，早晚各換一次，直至蛻了痘痂，才能撤去痘痘魂和煙茶供品，打開窗戶，再重新換煙、換茶、燒紅包袱，為痘兒哥、疹兒姐送行，俗稱「燒退盤紙」。²⁷³

淮安府治山陽縣城內粉章巷的痘神祠，則係順治五年（1648）淮安府推官馬

²⁶⁹ 清·許光墉等修輯，姜漢椿、姜漢森標點，光緒《重輯楓涇小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卷二，〈建置·祠廟〉，頁44。

²⁷⁰ 許光墉等，光緒《重輯楓涇小志》，卷二，〈建置·義塾〉，頁19；汪坤厚、張雲望，光緒《婁縣續志》，卷七，〈學校〉，頁309。

²⁷¹ 嚴偉、秦錫田等修纂，民國《南匯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八，〈祠祀志〉，頁406。

²⁷² 清·龔寶琦、黃厚本修纂，光緒《金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七，〈建置志上·秩祀附壇廟〉，頁387。

²⁷³ 劉兆元，《海州民俗志》（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頁151-152。

忻頤所建。²⁷⁴ 又，山陽縣河下鎮的天興觀，明朝中葉曾重修，清末捻匪賴文光駐兩淮時焚燬，光緒年間重修。大殿為真武殿，其西有「痘神殿」，中間供碧霞元君男像和衛房聖母元君女像，兩旁塑有東、西、南、北、中五方主痘正神。各神像前掛有許多紅布，俱係百姓在小兒患天花痊癒後，以此酬謝神靈。當地痘神生日為正月初七日，屆時前往天興觀痘神殿拜祈者亦甚多。²⁷⁵

淮安府阜寧縣城內登文橋右的陶許庵，原為于公祠改建，後江西人借為會館，故稱痘神廟。²⁷⁶ 阜寧縣東溝鎮西圍門外有藥師菴，亦名西茶庵，內供痘神像。居民於每年四月八日奉神出巡，儀仗極盛。²⁷⁷ 阜寧縣溝墩鎮北也有痘神廟，民國七年（1918）改為小學。²⁷⁸

揚州府寶應縣的痘神廟，位於寧國寺南邊，係崇禎元年（1628）知縣李如玉所建。²⁷⁹ 揚州府高郵州的都痘神府，在孝義東舖，光緒九年（1883）里人募款重修。²⁸⁰ 揚州府高郵州興化縣滄浪里也有痘神祠，道光二十一年（1841）僧人重修。²⁸¹ 揚州府東臺縣的痘神廟，則位於縣衙西北方。²⁸²

揚州城內亦有痘神廟。崇禎十四年（1641），郝璧〈廣陵竹枝詞〉就詠道：「喜得生兒痘事全，花幡竹馬答神前。瓊枝都仗洪慈力，牲帛來償乳哺錢。」²⁸³ 又據魏禧（1624-1681）〈揚州天妃宮碑記〉記載：明代中葉，福建商人在揚州建

²⁷⁴ 清·金秉祚修，乾隆《山陽縣志》（乾隆原刻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一七，〈叢志·祠祀〉，頁17b。

²⁷⁵ 馬濟中、許春陽，〈河下鎮古天興觀〉，淮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淮安名勝古蹟》（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97），頁98, 102。

²⁷⁶ 吳寶瑜、龐友蘭等修纂，民國《阜寧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一五，〈社會志·會館〉，頁1002；卷一六，〈宗教志·佛寺〉，頁1007。

²⁷⁷ 吳寶瑜、龐友蘭等，民國《阜寧縣新志》卷一六，〈宗教志·佛寺〉，頁1009。

²⁷⁸ 吳寶瑜、龐友蘭等，民國《阜寧縣新志》卷一六，〈宗教志·佛寺〉，頁1010。

²⁷⁹ 清·張世浣、姚文田等修纂，嘉慶《重修揚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二六，〈祠祀志二·寶應縣〉，頁1721。

²⁸⁰ 胡為和、高樹敏等修纂，民國《三續高郵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三，〈祠祀志·雜祀〉，頁473。

²⁸¹ 清·梁園隸、薛樹聲等修纂，咸豐《重修興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一，〈輿地志·祠祀·寺觀附〉，頁224。

²⁸² 清·周古、蔡復午修纂，嘉慶《東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三五，〈寺觀〉，頁1325。

²⁸³ 明·郝璧，《郝蘭石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卷一八，〈廣陵竹枝詞〉，頁476。

天妃宮，嘉靖七年（1528）廟改為樵關衙署，將神像移至萬安宮樓側。康熙初年，歙縣商人程有容僑居揚州，娶婦十年後始生一子，但以痘殤，其後二兒出痘甚危，夢見天妃降臨，夫婦叩首乞求，女神嘆道不可救，但往後諸兒必定無恙。文中談到：「天妃主江海，兼攝痘事及人祈子嗣，甚靈應」，既而二兒皆殤，後來連生七、八子，皆安全長大。程有容為報答神恩，乃於康熙五年（1666），在江都縣驛河東重建天妃宮。²⁸⁴

揚州府儀徵縣城八字橋北亦有痘神祠，係乾隆五年（1740）邑人李必昌所建，五十二年（1787）呂麟樊等倡捐重修。²⁸⁵另據記載：儀徵縣人李德漢，以醫聞名，尤精痘疹。遊擊英秀贈以「群嬰保障」扁額，辭不敢當，將其懸於八字橋痘神祠，並捐錢重修痘神祠。²⁸⁶

咸豐年間，揚州府泰州海安鎮的痘神祠計有六處，一在城隍廟北菴德星殿之南，係里人徐德源、田球兩人於嘉慶二十一年（1816）合建；其他五處，分別在都天廟、鳳山麓、三元宮、廣德寺、祇樹寺。²⁸⁷另據光緒《泰州志》〈城隍廟圖〉顯示，泰州城隍廟寢殿之左有痘神祠。²⁸⁸泰州的姜堰鎮北甲，亦有痘神廟。²⁸⁹泰州的溱潼鎮普濟庵，朝南正門的痘神殿裏，有專管天花的痘神菩薩。²⁹⁰

泰州泰興縣的華王廟，舊名三皇列聖痘神廟，在延祐觀側，係清順治六年（1649）醫者陳士龍所建。據陳士龍〈鼎建三皇列聖痘神廟碑記〉云：他因幼孤，身體孱弱，以病艱於得子，遂棄儒而習醫，專長兒科。數年以來，「兵荒飢饉，罹病者十之有七，四鄉窮黎，苦無藥救，而襁災捍患，又無所控，以致慘死」。他曾出遊各地，見歷代神醫廟香火鼎盛，獨泰興無此廟宇。他先前曾出資修慧燈庵、鑿義井，而此願未能酬。適順治五年（1648）冬，痘疹流行，「得心應手，

²⁸⁴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點校，《魏叔子文集·外篇》（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一六，〈揚州天妃宮碑記〉，頁763-764。

²⁸⁵ 清·顏希源、邵光鈐纂修，嘉慶《儀徵縣續志》（抄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四，〈寺觀志〉，頁36b。

²⁸⁶ 清·王檢心、劉文淇修纂，道光《重修儀徵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四〇，〈人物志·藝術〉，頁590。

²⁸⁷ 清·王葉衢纂，咸豐《古海陵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祠祀志〉，頁692。

²⁸⁸ 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泰州名勝古蹟（增訂本）》（泰州：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2），頁99。

²⁸⁹ 鄭輔東、王貽年修纂，民國《續纂泰州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一八，〈寺觀〉，頁698。

²⁹⁰ 楊震甲等主編，《古鎮溱潼風情錄》（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262。

日進倍於往昔」，即將全數收入捐出，於古剎延祐觀旁建廟一間，「附以痘神，護保童子，為民祈福消災，僭供父母陳公新吾、曹氏孺人靈位於旁，以慰不孝無後之罪」。而且，便於全縣同輩諸君施藥，「濟者有所設局，病者有所祈求」。順治六年八月，泰興縣知縣石榮、縣丞徐國瑛、典史徐汝忠、儒學教諭汪遠，及鄉紳季寓庸、張寬，舉人李自強、劉炎、李黯一同捐助建立，計存香火田五十畝。²⁹¹

揚州府如皋縣衙後武廟之西有靈威觀，道人曹合真在嘉慶二年（1797）曾倡捐重修雷祖殿與痘神祠。²⁹² 如皋縣東廂冒家巷，亦有一痘神祠。同治九年，知縣周際霖捐廉，於痘神祠倡設悅來義塾。²⁹³ 另外，如皋縣東的北洋莊，有一座海潮寺。乾隆五十八年（1793），里人尤廷獻、尤樂軒等興修，內共計有七座廟宇。道光十五年（1835）至同治四年（1865），尤震、尤鈞等先後捐建殿宇數十楹。尤鈞奉祀痘神尤其虔誠，單獨為痘神建正殿三間。²⁹⁴

據光緒《通州直隸州志》記載：通州的痘神廟有二，一在城內武廟右，一在城西起鳳橋南。²⁹⁵ 海門廳的海寧寺，嘉慶十一年重修落成，正殿三楹奉祀武聖人，右殿祀雷祖，左殿祀文昌。後殿中間塑觀音大士像，其東為痘神，其西為猛將。²⁹⁶

清朝末年，法國傳教士祿是適在通州直隸州及海門廳等地進行民間信仰調查，蒐集到一組痘神圖像，主神為痘神娘娘，其四子則協助痘神娘娘掌管癩、疹、痧、癰這四種病。（參見圖一七、一八）另外，也有余化龍畫像，並引述《封神演義》分封痘神余化龍及其五子的情節。²⁹⁷ 有趣的是，民間還出現供奉癩、疹、痧、癰位神祇的紙碼。（參見圖一九）當地痘神以專祠方式獨祀者不多，泰半附祀於各神廟中，如如皋縣的海月寺、地藏王廟、泰山廟之中，皆附祀痘神；南文昌宮有痘神與痧神，土山廟則有痘神、癰神、痧神。而泰興縣城隍

²⁹¹ 清·陳士龍，〈鼎建三皇列聖痘神廟碑記〉，清·王元章、金鉞煥修纂，宣統《泰興縣志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卷二，〈建置·寺觀〉，頁404-405。

²⁹² 清·馬汝舟纂修，嘉慶《如皋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卷三，〈建置·寺觀〉，頁306。

²⁹³ 清·周際霖、周頊等修纂，同治《如皋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卷三，〈學校·義塾〉，頁181。

²⁹⁴ 周際霖、周頊等，同治《如皋縣續志》卷一，〈建置·寺觀〉，頁112。

²⁹⁵ 清·梁悅馨、季念詒等修纂，光緒《通州直隸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六，〈儀典志·秩祀〉，頁296。

²⁹⁶ 清·董曰申，〈海寧寺記〉，清·章德楓、董曰申修纂，嘉慶《海門廳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卷四，〈藝文〉，頁603。

²⁹⁷ Henri Doré, *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 (Shanghai: Tüsewei Printing Press, 1914-1926), vol. 10, pp. 68-69, 76-77.

廟、通州土地廟、海門廳都天廟，亦皆附祀痘神和痧神。²⁹⁸（參見圖二〇至二七）

（二）安徽

明代時，淮水中游的痘神乃是劉十郎。如南直隸鳳陽府泗州城內察院之東有插花廟，一名太尉廟，供奉的就是這位痘神。據傳宋代時，州吏劉十郎「性剛直，好插花走馬，馬仆而死，後為神，主瘡瘍痘疹，禱者多驗」，故名插花廟。但至康熙年間，「歲久廟廢」。²⁹⁹ 清代泗州五河縣城的痘疹祠，原位於賓陽門外西南的三皇廟南邊，道光年間移至城內東門附近，後遭兵災焚燬，事後重建。³⁰⁰ 泗州天長縣銅城鎮東街，真武廟右痘神堂，左土地祠，三廟並列。³⁰¹

清代鳳陽府鳳陽縣東門外半里則有痘疹祠，為康熙初年新建。³⁰² 鳳陽府懷遠縣西門岡的永寧宮，也奉祀痘神。³⁰³ 滁州來安縣的痘神廟，則明代已存在。萬曆三年（1578），該縣重修城隍廟，廟內左隅有廟曰司痘。³⁰⁴ 至清代，來安縣城外的水口集則有痘神廟。³⁰⁵ 安徽西北部的潁州府亳州，城隍廟西街有痘疹堂，係知州朱之璉（?-1730）於雍正元年（1723）倡建，咸豐八年（1858）重修。³⁰⁶

²⁹⁸ Henri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11-1919), tome 6, pp. 155, 166; tome 11, pp. 892, 900, 989, 998, 1000, 1039. 筆者按：英譯本將法文本所附之廟宇諸神配置圖幾乎全部刪去，僅保留如阜縣的地藏王廟圖。

²⁹⁹ 清·耿繼志、湯原振等修纂，康熙《鳳陽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二三，〈寺觀·泗州〉，頁1450。

³⁰⁰ 清·賴同宴、俞宗誠修纂，光緒《續修五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一九，〈雜志三·寺觀〉，頁1130-1131。

³⁰¹ 清·張宗泰撰，劉增齡補輯，嘉慶《備修天長縣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卷二下之下，〈疆域二之下〉，頁191。

³⁰² 耿繼志、湯原振等，康熙《鳳陽府志》卷二三，〈寺觀·鳳陽縣〉，頁1433；清·于萬培、謝永泰等修纂，光緒《鳳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四，〈輿地·寺觀〉，頁283。

³⁰³ 清·孫讓等修纂，嘉慶《懷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四，〈祠祭志〉，頁355。

³⁰⁴ 明·周之冕等纂修，天啟《來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四，〈秩祀〉，頁292。

³⁰⁵ 清·劉廷槐纂修，于培森修訂，景剛、曹小雲等點校，道光《來安縣志》（合肥：黃山書社，2007），卷二，〈壇廟·附寺觀〉，頁62。

³⁰⁶ 清·任壽世、劉開等修纂，道光《亳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一四，〈輿地志·寺觀〉，頁492；清·鍾泰等修纂，光緒《亳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四，〈營建志·寺觀〉，頁441-442。

靠近長江的安慶府，所屬望江縣城隍廟內有痘神祠，係順治六年（1649）縣令王世允、典史劉應宗所建；縣城西門外有忠潔王廟，係崇禎年間縣令蘇潤民新建，康熙八年（1669）進士龍光重建，廟後有佛堂、痘神行宮及土地祠。³⁰⁷ 乾隆四十多年，江寧知府章攀桂（桐城人）告訴袁枚一則故事：安慶府桐城縣民汪廷佐於雙岡墟耕種，發現一座古墓，將獲得的古鼎、銅鏡等物攜歸。稍後汪某進到街市，遇一人面貌猙獰、皮膚黝黑、身長丈餘，忽以拳頭相向，並說：

我黑煞神也。汝盜陸小姐墓，當死。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守陸公女，陸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憐之，屬我營護其墳，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痘疫事。汝敢乘我與小姐外出而盜其所有耶？

黑煞神講完後，汪某即仆地昏迷不醒。路人將其抬回家裏，突見疽生於背上。陸小姐憑附於汪某妻子身上大鬧，汪氏舉家哀求，欲延請高僧齋醮，陸小姐說不必，且云：「汝村農無知，既自知罪，但速將鼎、鏡等物送歸原所，別買棺安葬我骨，可以恕汝，但我已為冥司痘神，應享香火。此段公案，須立一碑，曉示村民，永昭靈應。城中貢士姚先生翌佐，人品端方，人所敬信，須往求其作記，方免汝死。」汪家遵照所言為之禮葬，又往通知姚貢生，姚某亦於同夜有所夢，乃為此事作記立碑，汪某背上之疽才痊癒。³⁰⁸ 由此看來，當地原不知痘神為陸小姐，而陸小姐命民眾奉其為痘神，安享祭祀。但後來陸小姐在桐城是否有影響力，則不可知悉。

安慶府治懷寧縣城，其正觀門外余忠宣祠後亦有痘神庵，即天花禪院，不知建自何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巡撫裴宗錫（1712-1779）捐養廉銀買隙地重修；四十九年（1784），僧人悟本又加以擴建。至咸豐三年（1853）因兵災焚燬，同治年間僧人一乘募款重建，工程未竣而身故，未能恢復舊觀。³⁰⁹ 安慶府宿松縣城西有靈泉觀，康熙十四年（1675）僧人海肇、寂輪募款重修，並在殿後舊址建痘母殿。又，宿松縣城東十里排山莊花廟嶺麓有花廟，奉祀痘母；嘉慶二十三年（1818），儒士石爾縻等募捐重修，改名飛雲庵。以上兩廟，均燬於咸豐年間，

³⁰⁷ 清·劉天維、龍燮修纂，伊嶽、傅光遇增修，康熙《望江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七，〈祠祀·祠廟〉，頁914。

³⁰⁸ 袁枚，《子不語》卷八，〈黑煞神〉，頁157。

³⁰⁹ 清·王毓芳等修纂，道光《懷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一一，〈祠祭·寺觀〉，頁569；朱之英等纂修，民國《懷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九，〈祠祭·寺觀〉，頁597-598。

同治年間重建。³¹⁰ 安慶府太湖縣東門內，原有痘母殿，咸豐年間因戰亂而燬。³¹¹ 安慶府潛山縣，縣城西十五里有痘姆庵，「始由葉姓施建，繼由庵僧募化，地方捐置庵產」，迄至民國初年，「仍由地方公招僧人居住」。³¹²

民國時期，皖西一些地方，每年或每兩年做一次「娘娘會」，所指娘娘即主管痘疹的「痘姆娘娘」。在娘娘生日這天，婦女攜帶香紙、爆竹到娘娘廟燒香，甚至還製作小紅繡花鞋，置於神像之前，祈求娘娘防範痘疹等疾病。燒香後，即在兒童衣服背後，縫上一塊小紅布片，上書「天花已過，娘娘請回」八字。³¹³

長江南岸的池州府亦有女性痘神。萬曆四十四年（1616）前後，丁紹軾（?-1626）重修池州府貴池縣的常安寺，改名長安寺，在所撰碑記中談到：「又塑觀音大士，與子孫孃孃，及天花聖母，便俗趨奉。」³¹⁴ 另外，貴池士人劉城（1598-1650）曾為倡建痘神廟而撰〈募建痘神廟冊〉。³¹⁵ 清代至民國，貴池縣長壽鄉茅坦村的娘娘廟，廟中奉祀麻花娘娘，為司水痘、天花之女神。³¹⁶

池州府東北的太平府繁昌縣，據說縣人余東滄（明朝人）身歿後被奉為神，號稱余大先鋒，「凡遇天花之家，祈禱每有靈驗，至有越境來求者」。³¹⁷ 太平府蕪湖縣境內天城湖及白馬山下則有娘娘殿，拜的是施娘娘。相傳施氏許配南宋端宗，未婚而端宗駕崩，施氏聞訊殉節，帝昺追封為「天花聖姥娘娘」。³¹⁸ 另

³¹⁰ 清·朱維高等修纂，康熙《宿松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二一，〈寺觀〉，頁452；俞慶瀾、張燦奎等修纂，民國《宿松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一〇，〈民族志四·宗教〉，頁886, 903。

³¹¹ 清·吳易峯、徐日明等修纂，乾隆《太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二〇，〈雜類志·寺觀〉，頁1101；清·符兆鵬、趙繼元等修纂，同治《太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六，〈輿地志·寺觀〉，頁223。

³¹² 吳蘭生、劉廷鳳等修纂，民國《潛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三〇，〈寺觀〉，頁499。

³¹³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志·民俗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第3篇，〈歲時節令民俗〉，頁110；第4篇，〈社會集團及道德、心理、語言民俗〉，頁127。

³¹⁴ 明·丁紹軾，《丁文遠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九，〈重修長安寺碑記〉，頁491。

³¹⁵ 清·劉城，《嶧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九，〈募建痘神廟冊〉，頁495-496。

³¹⁶ 何根海、張邦啟，〈安徽省貴池縣茅坦鄉山湖村儺神會的田野調查報告〉，《池州學院學報》24.1（2010）：95。

³¹⁷ 清·曹德贊、張星煥等修纂，道光《繁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一三，〈人物志·僊釋〉，頁877。

³¹⁸ 余誼密、鮑實等修纂，民國《蕪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四〇，〈廟祀志·廟壇〉，頁523。

外，蕪湖縣的雙忠廟，又名天曹廟，一在縣河南來遠坊，奉祀張巡 (709-757)；一在縣治後，舊稱煖廟，祀張巡、許遠 (709-757)。據乾隆方志稱：「今俗以神司瘟，並以司痘，則亦因其神而無不神者歟？」³¹⁹

太平府南邊的寧國府，府治宣城縣陽德門外有東平廟，奉祀張巡，後殿則有天妃宮與痘母廟，「歲久傾圮，神像剝蝕」，道士范貞元發願募修，縣人梅文鼎 (1633-1721) 為撰〈募修痘神廟引〉。³²⁰ 在安徽中部和南部一帶，民間奉張巡為瘟司神，其兩位夫人則為痘司神。對於道士將張巡定為瘟司神，兩位夫人為痘司神，若干士人覺得頗為荒謬。如安慶府太湖縣人魯之裕 (1665-1746) 批評道：

睢陽張公，忠臣也，國士也，歿而為神，自然之理。道家據其矢志之言，曰吾將為厲鬼殺賊，遂藍而獐牙以像之，司諸瘟疫，以夫人柳氏、霍氏主痘疹。嗚呼！張公本末，竹帛載之甚詳，夫人而能言之，敢於矯誣若此，況其他之莫可徵信者哉？³²¹

寧國府宣城縣人吳肅公 (1626-1699) 亦有類似看法：「（睢陽）張公為厲以殺賊，矢志也厲，而象之藍面獐牙，以司瘟疫；布痘疹，夫人柳氏、霍氏，不誕甚乎？」³²² 實際上，方士之流創造痘神，未必一定要符合邏輯。而寧國府涇縣百湖坑的瘟司殿，其神祇所以「職司痘疹」，³²³ 應該也與張巡的夫人有關。此外，寧國府南陵縣城內降福殿西有痘神廟，光緒三十年 (1904) 重修。³²⁴ 寧國府東邊的廣德州廣德縣藥王廟內，亦有痘神廟。³²⁵

而當家中有人出痘，則供奉痘神神位於廳堂中，且必須敬慎小心。乾隆年間，安徽寧國府南陵縣痘醫董上賁在其校補的《痘疹專門》中，就記載兩件家屬

³¹⁹ 清·朱肇基、陸綸修纂，乾隆《太平府志》（原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九，〈祀典志·蕪湖縣〉，頁 10a。

³²⁰ 清·梅文鼎，《績學堂文鈔》（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四，〈募修痘神廟引〉，頁 394-395。

³²¹ 清·魯之裕，《式馨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九，〈答學者問〉，頁 444。

³²² 清·吳肅公，《街南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三，〈廣祀典議〉，頁 54。

³²³ 清·李德淦、洪亮吉等修纂，嘉慶《涇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九，〈壇廟〉引乾隆《涇縣志》，頁 857。

³²⁴ 余誼密、徐乃昌等修纂，民國《南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一一，〈營建志·壇廟〉，頁 151。

³²⁵ 清·胡文銓、周應業修纂，乾隆《廣德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卷一二，〈營建志·壇廟〉，頁 751。

不敬神導致惡報之事：第一個故事為蒲礪東有兄弟出痘一存一亡，亡者家中曾發生一件事，某日在宅內打死家狗一隻，將狗肉一腿掛在痘者牀頭間，「小兒平空作吵，將天庭自己搔破，濃血淋漓，以致勞而無功」。另一故事為某村有出痘家，香火堂前供麻花娘娘坐位，村中人用鋤頭逐狗，「其狗走急，閉眼瞎跑，將堂前香桌翻倒，逐狗者失一虛腳，即向前一伏，額頭搥地，天庭上皮破出血，十餘日流腦漿而死」。最後他說：「神之靈驗如此，可不敬乎？」³²⁶

清代徽州府境內也有痘神廟。如婺源縣雙杉王氏宗祠之西有萬壽宮，正宮為大雄寶殿，東偏為痘神廟，另有法司壇等廟宇。³²⁷ 歙縣胡觀韓家路口，亦有痘神廟，後被太平軍所燬。徽州地區與痘疹有關的神祇，計有天花聖母（天姥娘娘）、布痘郎官、採花童子、痘大將軍、痘大童子，以及天后、五猖神、張巡等。³²⁸ 乾隆年間，休寧縣澄陽村風俗，每年正月十六有燈事，各祠堂設大燭，抬之環村而行，照耀數里。除祠燭之外，各神廟又有社公燭、汪公燭、夫人燭等，皆隨行於各祠燭之後，後來「更有獻於痘神者，曰梅花燭，小兒未出痘者，俗忌見之」。³²⁹ 晚清至民國，徽州府祈門縣一帶，每年四月十五日，則有神船遊街的活動。神船遊街時，前導的是趙、馬、溫、關四大將軍的紙紮神像，殿後的是張巡、許遠、史老爹和痘娘娘塑像。每像四人抬著，前傘蓋、後香盤，前呼後擁，甚是熱烈。³³⁰

民國十八年（1929），生於徽州績溪的胡適（1891-1962），在〈慈幼的問題〉一文中指出：「小孩出痘出花，都沒有科學的防衛。供一個『麻姑娘娘』，供一個『花姑娘娘』，避避風，忌忌口；小孩子若安全過去了，燒香謝神；小孩若遇了危險，這便是『命中註定』！」³³¹ 他談到的正是安徽的風俗，如寧國府青陽縣的水府廟，及九華山化城寺北吳氏宗祠附近的廟中，直至民國以降仍供奉「花娘娘」，且當地有送「花疹娘娘」或「麻花娘娘」的習俗。當兒童感染天花、麻

³²⁶ 清·董維嶽原撰，清·董上賁校補，《痘疹專門》（光緒七年重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下，〈敬神案證〉，頁78b-79a。

³²⁷ 陶明選，〈徽州宗族的內神與外神信仰——以族譜為中心的初步考察〉，《江南大學學報》7.5（2008）：70。

³²⁸ 王振忠，〈徽州文書所見種痘及相關習俗〉，頁42, 45, 48-54。

³²⁹ 清·江登雲纂，乾隆《澄陽散記》（上海：上海書店，1992），卷七，〈風俗志·燈事〉，頁646。

³³⁰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安徽省志·民俗志》附錄，〈安徽特色民俗選〉，頁202。

³³¹ 胡適，《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卷八，〈慈幼的問題〉，頁740。

疹「回花」（即出了危險期）後，婦女即相約用粉團捏成許多「娘娘貨」，如關刀、月斧、花籃、娘娘果、娘娘粿，另外還請紙紮匠紮車馬、花轎、花傘等，至娘娘廟上供、燒化。³³²

六・江西、湖廣與四川

（一）江西

長江中游，自昔巫鬼之說甚盛，明代亦不例外。其中，江西百姓逢小孩出痘之時，特別重視祭拜鬼神。嘉靖末年，汪道昆（1525-1593）曾經談到：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邑俗尚鬼，小兒患痘疹者率用牲」。³³³或許迎神與送神，必須以牲禮拜謝。實際上，明代江西有天姥佑痘之說，迎請儀式極其豪奢。萬曆四十七年（1619），茅元儀（1594-1640）給吉安鄒匡明的信中提到：

天姥庇痘，此師巫之流所以愚老嫗、欺釋子，籠賂飽餐之智者也。足下有志於學聖人者，而乃屑爲此，何其詭而不經，陋而無識也。若欲以廣庇衆生，則藥師之《本願》自在，何不推明，而必引手於天姥？即弟當六歲種痘時，以稱讚大士名號不已，目擊降臨，何煩神船迎鬼耶？至於殺牲一事，無益而有損，足下不能禁人，而又從爲之辭，得無爲夫子之所惡耶？³³⁴

由此看來，當時禮請天姥保佑，必須以神船迎請，且必殺牲祭祀，花費自然不小，而此與汪道昆所記相差不遠，故茅元儀指斥其友鄒匡明不能匡俗，還助紂爲虐。實際上，即使鄒匡明能不從俗，社會上迎送天姥的習尚依然還是會存在。崇禎年間，袁州府萬載縣城內坊人鮑保赤等三十四人，合資重修天符廟時，就同時建了痘神宮。³³⁵晚明南昌府奉新縣則出現天姥宮，而其創建與神痘法有關。據順治《奉新縣志》記載：「天姥宮，在北門外城隍廟之東。崇禎初年，邑人有自

³³² 青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陽縣志》（合肥：黃山書社，1992），第28章，〈宗教〉，頁544；九華山志編纂委員會編，《九華山志》（合肥：黃山書社，1990），第10篇，〈雜記・宗教習俗〉，頁465。

³³³ 明・汪道昆撰，胡益民、余國慶點校，《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卷六一，〈明故舒母章孺人墓表〉，頁1276。

³³⁴ 明・茅元儀，《石民四十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七九，〈與鄒子尹書〉，頁648。

³³⁵ 清・金第、杜紹斌等修纂，同治《萬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二六，〈祠廟〉，頁1439。

西蜀傳神痘之法來者，神靈著如响，民感神功，建宮祀之」；清順治十一年（1654），僧人長弘在宮內增建佛殿，與天姥合祀。³³⁶ 自創建以來，天姥的香火鼎盛。順治十八年，縣令黃虞再〈水心亭記〉曾云：「邑北山天姥宮者，建于明崇禎年間，士女游禱處也。」邑人鄧元之〈水心亭記〉亦云：「奉新郭北，環山崔嵬，相踵屹然，獅蹲象踞，而天姥宮其中，有祈痘疹者，應如響，遠近崇之，為眾母云。」³³⁷ 至道光初年，天姥宮遷至東門內延恩寺左；咸豐元年（1851），進士賴以立又獨資捐修；咸豐四年，宮燬於兵火；同治八年（1869），賴以立之子賴運揚再募捐重建，據其所撰〈重建天姥宮記〉云：「天姥者，世俗所傳天花聖母也，其神云司痘，其詳不可考。」³³⁸

清代江西奉祀天花聖母（天姥、痘娘）的專祠甚多，以南昌府為例，如嘉慶七年（1802），南昌府城南昌縣的府縣官紳與左右綠營、士商等捐銀七千七百餘兩，於城內狀元橋護國禪林之西，建專祠天花宮以奉祀痘神。³³⁹ 新建縣由於是南昌府附郭縣，故方志記載城內狀元橋亦有天花宮；而在二十七都二圖雅瑤村蓮花潭上的永鎮禪林，道光四年亦由釋覺照募建天花宮；吳城鎮的萬壽宮，於乾隆年間焚燬，嘉慶十一年（1806）闔鎮紳商捐銀萬兩復建，牌坊之東有天花宮與大王廟。³⁴⁰ 南昌府靖安縣的天花宮，則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加建公廨，但咸豐六年燬於兵火。³⁴¹ 實際上，南昌縣境內的天花宮甚多，同治《南昌府志》即云：天花宮「建於各鄉村者，所在多有，不具載」。³⁴²

另外，雍正八年（1730）春，南昌府武寧縣石口熊氏族中遭痘厄，「村內半月殤三十三人，人競傳痘神為祟，怪異多端，舉村驚怖」。士人熊墨園作〈討痘

³³⁶ 清·黃虞再、閔鉞修纂，順治《奉新縣志》（原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一四，〈雜誌·寺觀〉，頁2a。

³³⁷ 黃虞再、閔鉞，順治《奉新縣志》卷一一，〈藝文中〉，頁93b。

³³⁸ 清·呂懋先、帥方蔚等修纂，同治《奉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四，〈建置一·寺觀〉，頁593。

³³⁹ 清·陳紀麟、劉于濤等修纂，同治《南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九，〈典祀志下·祠廟下〉，頁1350；清·江召棠、魏元曠等修纂，光緒《南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卷一六，〈典祀志下〉，頁245-246。

³⁴⁰ 清·承霈、杜友棠、楊兆崧等修纂，同治《新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七〇，〈寺觀〉，頁3521, 3541, 3558。

³⁴¹ 清·徐家瀛、舒孔恂等修纂，同治《靖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二，〈建置·壇廟〉，頁242；清·許應鑠、曾作舟等修纂，同治《南昌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一三，〈典祀·靖安祠廟〉，頁1326。

³⁴² 許應鑠、曾作舟等，同治《南昌府志》卷一三，〈典祀·南新祠廟〉，頁1235。

神檄》，略云：「正直聰明曰神，天地好生，爾乃戕滅生人，是邪昧物也。不已，吾將沉爾於河，其無悔！」當時，墨園有一子才一歲多，觀者皆搖頭吐舌，其妻亦哭涕不止，但墨園還是不聽，便將檄文向空中焚化。其後，痘疫止息，同里的痘童皆獲安吉，而墨園之子竟未被傳染。³⁴³ 南昌府南昌縣境內習俗，小兒以痘瘍，父母不敢哭；奉祀痘神則極其虔誠，新年時村落各有神會，神輿出行，「旗鼓導從，有常行之路，不可越一步，鄰村各嚴防之，違者械鬪」，惟送痘神可以隨意無忌。³⁴⁴

順治初年，鎮守江西九江等處總兵楊捷（1617-1690），夢見觀音告知其即將得子，不久真的生下一名男孩，其後三夢而三得男。順治五年（1648），楊捷為報答神佑，遂在九江總兵署之左建德馨菴以奉祀觀音大士，後殿配祀送生、痘疹諸神。³⁴⁵ 另外，九江府湖口縣的天花宮，在下鐘山麓寶鐘寺左，係嘉慶十九年（1814）修建，咸豐三年為太平軍所燬。³⁴⁶ 九江府德化縣城岳師門內的廣娘娘廟，燬於太平天國，亂後重建，廟額改為天花宮；又小壩亦有天花宮，同治九年（1870）建。³⁴⁷ 九江府瑞昌縣人曹善仁家中，甚至還供奉痘母。³⁴⁸

南康府星子縣城隍廟右之崇善堂，有堂屋三重奉祀地藏王、天花聖母，咸豐三年燬於太平軍。³⁴⁹ 南康府都昌縣春橋鄉鳳山村的天花聖母廟，則至民國以後還在。³⁵⁰

瑞州府新昌縣三十三都仙人石下有天姥宮，為清初庠生劉毅臣與族人一起創建。³⁵¹

³⁴³ 清·梁鳴岡纂修，乾隆《武寧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三〇，〈雜記〉，頁319。

³⁴⁴ 江召棠、魏元曠等，光緒《南昌縣志》卷五六，〈風土志〉，頁1651。

³⁴⁵ 清·文德翼，《求是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一三，〈德馨菴碑記〉，頁589。

³⁴⁶ 清·殷禮、周謨等纂修，同治《湖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二，〈寺觀〉，頁235。

³⁴⁷ 清·陳鼎等纂修，同治《德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一三，〈建置·寺觀〉，頁215, 230。

³⁴⁸ 清·姚暹、馮士傑等纂修，同治《瑞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八，〈人物·孝友〉，頁979。

³⁴⁹ 清·藍煦、曹徵甲等纂修，同治《星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三，〈建置上·倉儲〉，頁341。

³⁵⁰ 摩羅、楊帆，〈贛北鄉村寺廟神祇來源考索及宗教學分析〉，《渤海大學學報》2008.1：33。

³⁵¹ 清·吉必兆等纂修，康熙《新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六，〈雜志·祠宇〉，頁1345。

清代撫州府新淦縣的娘娘廟（又名保赤宮），位於城南二里，係縣人廖柏堂為答謝痘神而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捐建。³⁵²至嘉慶十六年（1811），新淦縣人干學桂因其弟出痘，許願重修保赤宮，計花費銀子千餘兩，歷經五月而完工。至咸豐七年（1857），又因太平天國之亂而燬。³⁵³依據當地習慣，病家供奉痘神，必須虔誠小心，不得隨便怠慢。嘉慶年間，撫州府臨川縣人樂鈞（1766-1816）曾言：「神甚靈顯，而嚴于小節。病痘之家，為位奉之，言語稍不檢，衣物稍不潔，及誠敬少懈者，病者輒作神言語呵譴之，雖私隱無不昭揭。其甚者，痘或不治，為得罪于神也。」³⁵⁴而在出痘痊癒後，撫州府東鄉縣有十四歲送痘母的習俗，故縣人王應奎〈貞婦詩為族母吳孺人作并序〉中有「長成年十四，連袂送痘母」之句。³⁵⁵

另外，饒州府樂平縣永豐鄉河口鎮饒娥廟之右有天花宮，為嘉慶二十二年（1817）所建。³⁵⁶饒州府安仁縣城張王廟正殿之西，亦有天花宮。³⁵⁷廣信府廣豐縣的天花宮，位在小北門內，為道光二十七年（1847）建，廟基係購買鄭姓塘地填土修築。³⁵⁸

贛江中游一帶，臨江府清江縣之南鄉下團也有天花宮。³⁵⁹

袁州府府城宜春縣西萍實門外五十步，有古大王廟，奉祀關帝、仰山二王、麻痘神及包拯，甚為靈驗。道光二十七年重修，更加壯麗，咸豐六年（1856）毀於太平軍，同治六年（1867）募捐重修。³⁶⁰袁州府萍鄉縣城的天花聖母廟，則為

³⁵² 清·張如麟，〈保赤宮記〉，清·王肇賜、陳錫麟等修纂，同治《新淦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二，〈建置志·壇廟〉，頁664。

³⁵³ 清·宋庚，〈重建痘神廟碑記〉，王肇賜、陳錫麟等，同治《新淦縣志》卷二，〈建置志·壇廟〉，頁663, 665-666。

³⁵⁴ 清·樂鈞著，石繼昌校點，《耳食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卷四，〈望都宰〉，頁59。

³⁵⁵ 清·王應奎，〈貞婦詩為族母吳孺人作并序〉，清·李士棻、胡業恒修纂，同治《東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一五下，〈藝文下〉，頁1350。

³⁵⁶ 清·董萼策、汪元祥等修纂，同治《樂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二，〈建置·壇廟〉，頁549。

³⁵⁷ 清·朱潼、徐彥楠等修纂，同治《安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一一，〈壇廟〉，頁364。

³⁵⁸ 清·雙全、顧蘭生等修纂，同治《廣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二之二，〈廟壇〉，頁334。

³⁵⁹ 清·潘懿、朱孫詒等修纂，同治《清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二，〈疆域志上·南鄉下團圖記〉，頁186。

³⁶⁰ 清·黃思浩、蕭玉銓等修纂，同治《袁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二，〈建置·壇廟·宜春縣〉，頁417。

知縣周繼圻於嘉慶十一年倡修。³⁶¹ 據記載，萍鄉縣風俗與南昌一樣，「小兒痘瘍，父母不敢哭」。奉祀痘神最為虔誠，新年之時，村市各有神會，神駕出巡，鼓吹導行於村市間。³⁶² 袁州府分宜縣亦有天花宮，在縣東羅沙下，光緒三十年（1904）建。³⁶³

吉安府安福縣的百姓也信奉痘神，出痘時必須迎請天姥仙娘降臨。³⁶⁴

贛州府瑞金縣城南高桂街口，有仙太閣，奉祀痘神，係萬曆年間全坊眾姓捐資鼎建。至清代，瑞金縣改屬寧都直隸州，其在南高桂街口的仙太閣，咸豐七年因太平天國之亂燬，同治十三年（1874）修復；而靈山廟右的仙太廟，又名聖母宮，亦奉祀痘神，雍正三年（1725）邑人募捐重建，咸豐七年燬，同治七年（1868）修復；另一仙太廟，則位於王田寨圍下。³⁶⁵ 另外，當地亦有痘神入夢的記載。雍正三年，贛州府瑞金縣人楊方堅在〈聖母宮碑〉談到：

赤子之當痘疹者，往往見車馬、冠蓋、儀衛、僕從如王侯狀，則驚呼曰神至矣。家人聞之，悚息匍匐，必具香楮、酒醪，祀之唯謹。當逆証勢危，藥餌罔效，無不乞靈于神。而神之陟降時，紙錢窸窣，靈風滿旗，隱隱有神馬踏雲之聲，則又呼曰神享也。于是死者甦，危者安，賴以保全性命者十常八九。……誕辰、令節，入廟而祀者，刑牲醴酒，摩肩踵接，幾無拜獻地。³⁶⁶

由於痘神掌痘之說在社會上蔓延，出痘者被這種說法所感染，在潛意識的心理作用下，遂產生這樣的夢境。此外，贛州府信豐縣城清平門內太子廟左的慈聖宮，為雍乾年間新建，「祀司痘天姥」。³⁶⁷ 贛州府興國縣城西門外觀音寺迤左有痘

³⁶¹ 清·錫榮纂修，同治《萍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二，〈風土志·禮俗〉，頁241。

³⁶² 劉洪闢、李有鑒纂修，民國《昭萍志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六，〈建置·寺觀一覽表〉，頁878。

³⁶³ 蕭家修、歐陽紹祁等纂修，民國《分宜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六，〈建置·寺觀一覽表〉，頁878。

³⁶⁴ 清·佚名，《宴謝痘癩娘娘行科》（臺北：集文書局，1999），〈宴謝娘娘奏格〉，頁112。

³⁶⁵ 清·郭燦、黃天策等纂修，乾隆《瑞金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三，〈營建志·祠廟壇壝〉，頁227；清·張國英、陳芳等纂修，光緒《瑞金縣志》（臺北：臺北市江西省瑞金縣同鄉會，1990），卷四，〈營建志下·祠廟壇壝〉，頁102-103。

³⁶⁶ 郭燦、黃天策等，乾隆《瑞金縣志》卷七，〈藝文志〉，頁397。

³⁶⁷ 清·游法珠、楊廷為纂修，乾隆《信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一六，〈外志·雜記〉，頁921。

娘宮，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十八年相繼修繕。³⁶⁸ 贛州府會昌縣的大士堂（祀觀音）及天花宮（祀痘神），原在城隍廟內，乾隆二十八年（1763）移至玉皇樓左，嘉慶五年（1800）樓因大水坍塌，六年改建，樓上為大士堂，樓下為天花宮。³⁶⁹ 贛州府贛縣縣城岡坡上有痘娘宮，為乾隆四十六年創建。³⁷⁰ 贛州府雩都縣城內亦有痘娘宮，在起元坊濠口，同治十一年（1872）冬創建。³⁷¹

南安府的上猶縣，縣城北門外龍來寺左，有一痘娘宮，係嘉慶二十四年（1819）首事張汝光、鍾曜衢、張仰瞻、朱相君、朱偉庭、張青圃、劉聖萬、吳三錫等人勸捐修建。³⁷²

江西的痘神係三尊女神，贛北的南昌縣就是一例。如嘉慶七年，黃中傑〈創建痘神專祠記〉云：「神痘之說起於宋代，而其神則道家《真誥》所稱掌痘曹大仙姑，所祠三神像皆隸部下，傳聞如此，然載籍無明文」；南昌天花祠所供奉的痘神就是三尊女像。³⁷³ 嘉慶年間，樂鈞亦言：「痘神何神也，姑勿深考。或曰居峨眉山，姐妹三人，身著麻衣，蓋女仙之流。主人間痘疹之疾，人呼為麻娘娘云。」³⁷⁴ 贛南的痘神也是三人，有時加上許真君（許遜）。雍正二年（1724），楊方堅〈聖母宮碑〉即云：「聖母宮，所以祀痘神也。神像四，女而冠帔者三，男而幞頭袍笏者一。未詳出自何代，并爵里姓氏。相傳得道于蜀峨眉山中，沒後為痘疹之神，司人間赤子之命。」³⁷⁵ 又如贛縣北境的白鷺村，村裏的仙娘閣奉祀「花神」——三霄娘娘和許真君，舊時每家小孩「出花」（出痘）、「收花」（痘癒），家人都要到此燒香，祈禱仙娘保佑，因此香火常旺不斷。³⁷⁶ 而這三位女神，即雲霄、碧霄、瓊霄三位娘娘，³⁷⁷ 又稱三仙太、三仙娘、三太夫人。但

³⁶⁸ 清·崔國榜、藍拔奇等修纂，同治《興國縣志》（臺北：臺北市江西省興國縣同鄉會，1989），卷三四，〈寺觀〉，頁317。

³⁶⁹ 清·李本仁、陳觀西等修纂，道光《贛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卷一四，〈祠廟·會昌縣〉，頁982。

³⁷⁰ 李本仁、陳觀西等，道光《贛州府志》卷一二，〈祠廟·贛縣〉，頁888。

³⁷¹ 清·王穎、何戴仁等修纂，同治《雩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五，〈祠廟〉，頁493。

³⁷² 清·葉滋瀾、李臨馴等修纂，光緒《上猶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四，〈祠祀·祠廟〉，頁273。

³⁷³ 許應鑠、曾作舟等，同治《南昌府志》卷一三，〈典祀·南新祠廟〉，頁1235-1236。

³⁷⁴ 樂鈞，《耳食錄》卷四，〈望都宰〉，頁59。

³⁷⁵ 郭燦、黃天策等，乾隆《瑞金縣志》卷七，〈藝文志〉，頁397。

³⁷⁶ 曹良海主編，《贛南客家古村白鷺》（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頁63。

³⁷⁷ 蔡策，《客家民俗——談贛南》（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97），頁71, 78。

其廟會日期，各地不盡相同，如寧都為農曆六月初六，瑞金則是五月二十日。³⁷⁸另外，建於明代的贛州七鯉鎮仙娘廟，嘉慶元年（1796）及道光八年（1828）、十四年曾先後重修，原名天花宮，後改稱仙娘古廟，農曆三月二十日天花聖母生日當天，有盛大的祭祀與神誕活動。³⁷⁹（參見圖二八）

贛南又有七姑（另稱七仙女）信仰。相傳七姑為唐虔州刺史李渤（772-831）之女，死後鄉人立祠祀之，³⁸⁰後來民間誤為七位仙姑，清人袁翼（1789-1863）即指出：「江西贛南、福建汀漳諸郡，凡官廨邑聚，皆廟祀七姑，其狀乃七婦人，不知何神，亦不知始於何時。」³⁸¹贛南的仙娘信仰，主要崇祀三霄神和七仙女，當地民眾認為三霄娘娘和七姑主管婦女生育和小孩疾病，尤其是能保佑小孩免得天花、水痘和麻疹等病，所以一般人又稱之為痘神。³⁸²三仙太常與七姑合祀，如寧都縣城西門的漢帝廟，偏殿有七仙娘娘殿，就同祀三仙太，中間的太婆婆主管天花，左側的二婆婆主管麻疹，右側的水婆婆主管水痘。民間認為：下面坐的七仙女，乃是三仙太的七個女兒。³⁸³清代寧都縣城素以七仙廟多而聞名，全城共有十二座，當地人對於痘疹之類疾病的稱呼有輕重之別，稱出天花為「做大婆婆」，稱出麻疹為「做二婆婆」，最輕的出水痘則叫「做水婆婆」，統稱「做老太人」或「出果子」。由於傳說七位女神掌管天花，家中若有小孩出天花，病者的母親或祖母便至廟中祈禱，以求躲過這一劫難。³⁸⁴

（二）湖北

湖廣的痘神亦極為多元。以黃州府黃岡縣為例，據萬曆《黃岡縣志》記載，

³⁷⁸ 周建新，《江西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15。

³⁷⁹ 張嗣介，〈贛州仙娘古廟與太太生日〉，羅勇、林曉平主編，《贛南廟會與民俗》（香港：國際客家學會等，1998），頁114-141；邵新蓓、彭煒，〈社會性別視野下的廟會與客家婦女：以贛州水東鎮七里村仙娘廟會為例〉，《宜春學院學報》29.3（2007）：108-112；鍾俊昆，〈江西客家仙娘廟會調查〉，《尋根》2010.4：76-81。

³⁸⁰ 明·陳霖修纂，正德《南康府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4），卷七，〈壇壝·祠廟附〉，頁3b。

³⁸¹ 清·袁翼，《遠懷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七姑祠考〉，頁35。

³⁸² 周建新，《江西客家》，頁114。

³⁸³ 鄧水衡，〈寧都西關漢帝廟廟會調查〉，羅勇、林曉平，《贛南廟會與民俗》，頁225。

³⁸⁴ 曾材，〈寧都城廂的寺廟與廟會〉，劉勁峯主編，《寧都縣的宗族、廟會與經濟》（香港：國際客家學會等，2002），頁277-280。

痘神係柳夫人：洪武初年，陽邏堡民女柳氏，因協助鄧愈（1338-1378）攻克麻陽，被勅封為妙真夫人，其後「子孫世世祀之，商人祭為水神，亦為痘神，鄉人遇布痘亦祀之」。³⁸⁵ 進入清代，柳夫人是否繼續被奉祀則已不可知。而在嘉慶十八年（1813），黃岡縣城孟指揮巷韓宋二公祠後又建了痘神祠，道光《黃岡縣志》修纂者還將其繪入〈黃岡縣城圖〉中。咸豐年間，祠遭太平天國焚燬，同治元年（1862），紳民又集資重建。³⁸⁶ 黃州府黃安縣城內西南隅的城隍廟，康熙四年（1665）重修，嘉慶年間再修，廟內也有痘神廟。³⁸⁷

德安府府城安陸縣，府衙之後有李公庵，係知府李蔚春於順治十三年所建，庵內並設有送生疹痘神堂。³⁸⁸

武昌府江夏縣金華山陰則有痘母祠，係明崇禎初年驛鹽道丘履嘉「感神應創建」；清順治初年，總督羅繡錦（1590-1652）重修；康熙初年，按察使閻廷謨、巡撫張朝珍、布政使徐惺相繼增修。³⁸⁹ 清代湖北全真教道士所撰的《諸真宮闕》也提到痘母，聖號叫「九天行化種痘散疹天花聖母元君」。³⁹⁰ 另外，武昌府大冶縣城興道觀之左有天花宮，咸豐三年（1853）燬於兵火。³⁹¹ 而據大冶縣士人胡夢發云：湖北民間認為屈原妻姊，即痘癩神姥。³⁹² 武昌府興國州的痘母祠，同治十年建於文昌閣故址，光緒七年（1881）移建四官殿左間壁。³⁹³

³⁸⁵ 明·茅瑞徵、呂元音等修纂，萬曆《黃岡縣志》（清光緒重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一〇，〈仙釋〉，頁 8b-9a。

³⁸⁶ 清·俞昌烈、謝葵等修纂，道光《黃岡縣志》（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首，〈黃岡縣城圖〉，頁 2b-3a；卷二，〈祠祀〉，頁 46a。清·戴昌言、劉恭冕等修纂，光緒《黃岡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卷三，〈祠祀〉，頁 427。

³⁸⁷ 清·陳瑞瀾、吳言昌等修纂，光緒《黃安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卷四，〈祀典志〉，頁 111。

³⁸⁸ 清·王履謙、李廷錫等修纂，道光《安陸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一三，〈壇廟〉，頁 618-619。

³⁸⁹ 清·潘宗鼎、劉宗賢修纂，康熙《江夏縣志》（原刻本微捲，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卷九，〈祠廟〉，頁 5b。

³⁹⁰ 任宗權，《道教章表符印文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頁 331。

³⁹¹ 清·胡復初、黃昌杰等修纂，同治《大冶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卷三，〈建置志·叢祠〉，頁 251。

³⁹² 清·胡夢發，〈五月十八日龍舟記〉，胡復初、黃昌杰等，同治《大冶縣志》卷一三，〈藝文志〉，頁 1111。

³⁹³ 清·吳大訓、王鳳池等修纂，光緒《興國州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卷一〇，〈壇廟〉，頁 97。

武昌府武昌縣城內的瘟司廟，明代時「市民以為禳災集福之所」，至清代改為儺神祠，俗稱大廟，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咸豐二年為太平天國所燬，同治二年（1863）重建，後殿祀張太保、康太保，其西偏一殿祀衛房聖姥，「相傳主管生育、痘疹事」。³⁹⁴ 另外，光緒二十八年（1902），武昌朱峙三（1886-1967）在日記談到其祖父在時，家中祖龕上層供奉三個牌位，居中者為「天地君親師」，其左為「敕封藥王之位」，其右為「天花金花聖母之位」。直至當年，家風一直如此。³⁹⁵ 據學者指出：奉祀「天花金花聖母之位」，顯然與他父親懸壺行醫有關。在傳統社會，痘疹為小兒疾病中的頑症，民間素有奉祀天花金花聖母的風俗，行醫之家自不例外。³⁹⁶

漢陽府夏口縣仁里巷上，亦有痘母祠。³⁹⁷ 又，漢陽府孝感縣風俗，百姓在除夕當晚，常將小兒臥於床邊，「謂痘神佈痘內密外疏也」。³⁹⁸

荊州府方面，順治十一年（1654）春，岳州府華容縣人嚴首昇（1607-?）出遊江北，曾在龍市的痘母菴中掛褡。³⁹⁹ 其所記之龍市，有可能即荊州府江陵縣的龍灣市。另據乾隆《江陵縣志》記載江陵風俗：「小兒痘疹初發熱時，以掃帚簪花供於家；至痘靨後，用紙作轎，鼓樂掛綵，送於廟中，謂之送痘神。」⁴⁰⁰ 乾隆年間，荊門直隸州城內十字街，亦有痘母庵。⁴⁰¹

宜昌府東湖縣的風俗，與江陵一樣：「小兒痘症初發熱時，以掃帚簪花供於

³⁹⁴ 清·熊登、孟振祖修纂，康熙《武昌縣志》（北京：線裝書局，2001），卷二，〈建置志·祠宇〉，頁144；清·鍾銅山、柯逢時等修纂，光緒《武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六，〈祠祀〉，頁319-322。

³⁹⁵ 朱峙三，《朱峙三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四日，頁331。

³⁹⁶ 王振忠，〈《朱峙三日記》所見晚清武昌縣民俗及其變遷〉，《民俗研究》2001.1：115。

³⁹⁷ 侯祖畬、呂寅東等修纂，民國《夏口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卷五，〈建置志·橋梁〉，頁77。

³⁹⁸ 清·朱希白等重修，清·沈用增纂，光緒《孝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五，〈風土志·節序〉，頁419。

³⁹⁹ 清·嚴首昇，《瀨園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一三，〈痘母菴疏〉，頁323。

⁴⁰⁰ 清·崔龍見、黃義尊修纂，乾隆《江陵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卷二一，〈風土一·風俗〉，頁954。

⁴⁰¹ 清·舒成龍、李法孟等修纂，乾隆《荊門州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卷九，〈壇壝·祠廟附〉，頁82。

家；至痘靨後，用紙作轎，豆腐花餅，送之廟中，謂之送痘神。」⁴⁰² 乾隆初年，南昌士人楊垕（1723-1754）在東湖縣撰有〈東湖竹枝詞〉，其中一首描述送痘神云：「鐘樓面面是春風，人日登高雪乍融。一路簫聲深巷轉，痘神迎出少城東。」⁴⁰³ 宜昌府巴東縣的風俗類似：「小兒出痘放點時，室中設痘神位祀之，俟痘靨後，具香燭送之廟中，謂之送痘神。」⁴⁰⁴ 宜昌府長樂縣風俗：「小兒出痘，祀神曰痘母娘娘。」⁴⁰⁵ 另外，宜昌府長陽縣的土家族，所崇拜的「三仙娘娘」，其中一位也是痘母娘娘。縣城觀音閣內建有娘娘殿，逢年過節和生育子女，則虔誠祭祀。農曆三月初三，還舉辦仙娘娘會。⁴⁰⁶

（三）湖南

明末清初，洞庭湖西邊的常德府，曾有女子死後成為痘神之說。事據乾隆《龍陽縣志稿》記載：康熙初年，住在龍陽縣夾堤的張氏女，十餘歲時於井邊取水，拾得一桃，食後身體漸變，竟可不食。里中痘症，自謂能治，試之應驗。十餘年後，於宅旁青龍山積薪自焚。後託夢其母，云已飛昇南關冷水寺，並交代「家中小兒女痘疹，勿假手庸醫，惟淨水一盂，竭誠祈禱，自應」。迄至乾隆年間，夾堤張氏不再請醫治痘症，遠近祈禱亦多驗，而冷水寺中原祀痘神者三人，後增至四人，皆是女神。⁴⁰⁷ 道光年間，里人金甲辰訪談張氏老人張自成所撰〈記畧〉則云：「龍陽舊祀痘神張姥者，縣南夾堤人。父張國武，母嚴氏。姥生於前明天啟六年（1626）八月十八日。十九歲二月初旬，拾桃於竹葉井邊，久遂不食，醫痘如神。」清順治五年（1648）六月初六日，自焚於青龍山上，百姓將

⁴⁰² 清·林有席、嚴思濬修纂，乾隆《東湖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五，〈疆域志下·風俗·冠婚喪祭〉，頁234。

⁴⁰³ 清·楊垕撰，吳雲生點校，《恥夫詩鈔》（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卷下，〈東湖竹枝詞〉，頁158。

⁴⁰⁴ 清·廖恩樹、蕭佩聲等修纂，同治《巴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一〇，〈風土志·冠婚喪祭〉，頁583。

⁴⁰⁵ 清·郭敦祐等再續纂，光緒《長樂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卷一二，〈風俗志·喪祭·雜祀附〉，頁261。

⁴⁰⁶ 鄧紅蕾，《道教與土家族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頁186；馬天芳、徐曉軍，〈土家族女神崇拜現象探微〉，《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1.4（2001）：130。

⁴⁰⁷ 清·應先烈、陳楷禮等修纂，嘉慶《常德府志》（長沙：嶽麓書社，2008），卷一二，〈秩祀考·寺觀·龍陽縣〉引《龍陽縣志稿》，頁191。

其葬於此山。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方才建廟塑像；三十九年於墓上建塔，設置前廳；五十八年建戲臺。嘉慶八年（1803）後修牌樓、磴道，十七年又再重修，煥然一新。⁴⁰⁸ 另外，常德府武陵縣蘇家渡口，有一座天花宮。⁴⁰⁹

而在洞庭湖南邊的長沙府，痘神的來源又有所不同。晚明時，長沙府瀏陽縣人即以神痘法而創建好生祠。據康熙《瀏陽縣志》記載：

瀏地生男女者，每以痘疹為深憂。明天啟嘗，司寇胡公家聞衡州有神痘教，所奉祀之神曰「金花天母」，人惟一誠所感，無不吉祐，第一切淫污媒褻之事須屏絕於念慮，斯神之格也如響應聲。胡宦即從彼地傳種，後果靈驗，遂建好生祠祀之，宏麗殊甚。禎朝之季，苦遭兵燹。司寇季子瑜艱於嗣息，及生子其滌，甫三週，仍乞神種，果邀福庇。今復於北城外建祠，命僧家奉祀，蓋亦取同慈悲度人之意乎！⁴¹⁰

文中所言「司寇胡公」，即刑部尚書胡應台。此一記載，是考證神痘法起源相當重要的史料，似乎在萬曆末年，衡州府一帶已經出現神痘法，天啟年間傳入長沙府境內。而連結江西的奉新天姥宮，可知人痘法在崇禎初年，又從湖南傳入江西的南昌府境內。由於神痘法效果甚佳，因此種痘神得到虔誠奉祀。另外，康熙初年，金華痘醫傅商霖在〈廣布天花說〉序曾說：湖廣的種痘神叫「敕封天妃無極金花聖母上、中、下三座娘娘」。⁴¹¹ 此一女神，應即康熙《瀏陽縣志》所言的「金花天母」。而對照前引武昌朱峙三所述，又稱為「天花金花聖母」。

但有人對在家供痘神並不以為然，如長沙府湘潭縣人歐陽辰（1767-1846），以貧困放棄科舉從商，但生平惟好儒學，不喜陰陽神怪吉凶之說。平生不問卜、不拜神佛。有所興作，亦不擇年月日忌宜。至年四十餘始得一子，數歲後出痘，「痘醫入門，供設痘神，俗所號娘娘者，痘家迎事之極虔」。他見到後大怒道：「何神也？而供吾堂。」遂將其撲倒在地，親戚大驚失色，後來痘竟無恙。⁴¹² 歐

⁴⁰⁸ 清·張在田、游鳳藻等修纂，嘉慶《龍陽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五，〈列女下·女仙〉，頁437。

⁴⁰⁹ 清·惲世臨、陳啟邁等修纂，同治《武陵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一二，〈建置志·秩祀·寺觀附〉，頁262。

⁴¹⁰ 清·曹鼎新、龍升修纂，康熙《瀏陽縣志》（康熙原刻本微捲，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卷一四，〈拾遺志〉，頁5b-6a。

⁴¹¹ 轉引自姜生，〈道教與種痘術〉，頁233。

⁴¹² 清·吳敏樹，《梓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〇，〈歐陽府君墓表〉，頁237。

陽辰能不迷信，是頗值得讚揚，但此舉驚世駭俗，還好小兒出痘沒事，否則不知會如何？

長沙府之南為衡州府，所轄的清泉縣，縣城南方的花藥山左有痘姥殿，為康熙五年創建。⁴¹³ 另外，乾隆二十七年（1762），巡道孔傳祖在衡陽縣城中正街建豆姥殿，「以祀豆疹神，其後巡道恒經理之」。⁴¹⁴ 衡州府耒陽縣城的痘姥殿有二，一在南門外，乾隆四十一年（1776）縣紳伍先撰、伍田玉等捐建；一在西門外，乾隆四十一年縣紳謝明撰等捐建。⁴¹⁵ 衡州府酃縣武廟在縣衙之東。乾隆三十七年（1772），知縣黃華年捐養廉銀，合縣內鄉紳樂捐，購廟東譚氏舊宅改建。道光元年，捕廳袁礪菴與鄉紳羅文道等重修。道光二十八年，鄉紳劉祥治、陳章魁、段寅清、陳起鵬重修殿左，立趙公祠，祠後立觀音堂，殿後右立痘姥殿，並禪室一楹。⁴¹⁶ 衡陽府酃縣的風俗，「小兒發痘疹，則祀痘神於家，曰供娘娘。酒醴之奉，必誠必潔。事後酌神，輿馬咸備，悉以紙為之」。⁴¹⁷

明代時，湖南南部曾有金姑信仰。據方志記載：郴州宜章縣麻田鎮歐陽當舜之女歐陽金香，「年九歲，一日忽躍几上，言人吉凶，稱奉勅佈種痘苗。時族人患有痘者，夢金姑救護輒安，女亦時對人言安危，無不應」，死後鄉人刻像奉祀，「凡痘疹及生產者，祈禱多應」。⁴¹⁸ 另外，郴州桂東縣有紫霞觀，嘉慶十七年焚毀，紳士胡殿魁等捐資重建，將太極殿移至正中，左二棟為天花娘娘殿，右二棟為龍王殿。⁴¹⁹

長沙府西南之寶慶府邵陽縣亦有痘母廟。清代時，邑人鍾士醅之父顯瑞歿，

⁴¹³ 清·張奇勛、周士儀等修纂，康熙《衡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三，〈營建志·祠廟〉，頁97。

⁴¹⁴ 清·羅慶錦、彭玉麟等修纂，同治《衡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九，〈山川〉，頁1245。

⁴¹⁵ 清·於學琴、宋世煦等修纂，光緒《耒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一，〈壇廟〉，頁241。

⁴¹⁶ 清·唐榮邦、楊嶽方修纂，同治《酃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五，〈營建·祠廟〉，頁315-316。

⁴¹⁷ 唐榮邦、楊嶽方，同治《酃縣志》卷七，〈戶口·風俗〉，頁432。

⁴¹⁸ 清·陳永圖、龔立海等修纂，嘉慶《宜章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二四，〈外志·述異〉，頁1150。

⁴¹⁹ 清·林鳳儀、黃性時等修纂，嘉慶《桂東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一九，〈寺觀〉，頁320。

其弟士醢出生才月餘，並且罹患天花，「或云有痘母神，士醢屢往禱焉」。⁴²⁰

寶慶府南方之永州府道州城內報恩寺的天仙祠，亦奉祀痘麻神，為道光年間許清源、何瑞卿、賀之輝等倡捐新建。⁴²¹ 永州府永明縣城隍廟內也有別殿供奉痘神。⁴²²

湖南西北部的永順府永順縣城內張桓侯廟之西，亦有痘神殿。⁴²³

永順府南邊的沅州府，其轄下的芷江縣藥王廟，原在北門內，後廟宇傾壞，嘉慶五年道士彭圓志募捐購買東街鐵鑪巷朱姓基址改建新修，正殿祀藥王像，後殿祀三皇和歷代名醫，旁建天花殿祀天花聖母。⁴²⁴

沅州府南邊的靖州會同縣，則有兩處痘神廟，一在縣城東節孝祠後，乾隆二十八年（1763）縣令周升建；一在洪江鎮，乾隆三十八年監生梁宏鈇建，並捐廟田三畝五分。⁴²⁵

（四）四川

明清四川也有許多痘神廟，如岷江上游的茂州，城內鼓樓街的城隍祠，係康熙年間所建，乾隆十年重修，三十年住持僧塵參補葺兩楹，東西塑十八獄神像，並立五顯痘神祠。⁴²⁶ 而茂州的汶川縣，城內亦有痘神祠。⁴²⁷

岷江中游的成都府金堂縣風俗，嘉慶年間，每年三月十八日有痘麻娘娘

⁴²⁰ 清·黃文琛纂修，光緒《邵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九，〈人物中·懿行〉，頁444。

⁴²¹ 清·李鏡蓉、許清源等修纂，光緒《道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二，〈建置·祠廟〉，頁200。

⁴²² 清·萬發元、周詒誥等修纂，光緒《永明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二三，〈祀典志·廟祠〉，頁401。

⁴²³ 胡履新、魯隆盛、張孔等修纂，民國《永順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九，〈建置志·寺觀〉，頁254。

⁴²⁴ 清·盛慶紱、盛一棵等修纂，同治《芷江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一三，〈壇廟〉，頁188。

⁴²⁵ 清·孫炳煜等修纂，光緒《會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一三，〈形勝·廟祠〉，頁1030。

⁴²⁶ 清·丁映奎纂修，乾隆《茂州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一，〈建置志·祠廟〉，頁124。

⁴²⁷ 祝世德等纂修，民國《汶川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五，〈祀典·附寺院〉，頁130。

會。⁴²⁸ 成都府成都縣東門外，也有痘疹庵。⁴²⁹ 成都府綿竹縣的痘疹廟在北城外，清光緒年間增修。⁴³⁰ 另外，眉州城眉山縣內有痘疹庵，明萬曆年間建，乾隆五十九年（1794）重修。又稱南嶽廟，在小南街。⁴³¹

川北嘉陵江上游的保寧府，轄下的昭化縣城隍廟西有痘疹庵，道光四年（1824）縣令謝玉珩移建於城隍廟東。⁴³² 涪江中游的潼川府安岳縣，縣城南方雲居山的真相寺，創自唐宋，盛於元明。清初順治五、六年間（1648-1649），遭流寇張獻忠焚燬，荒廢七十餘年。雍正二、三年（1724-1725），山下居民於山後元覺洞前構建數楹，招僧焚獻。乾隆十九年（1754），知縣江伍圖精於山水之術，認為洞前結菴，不利居民，且於縣治有礙，於是命僧人啟悟移建於真相寺舊址，為大雄寶殿，既而又修築觀音堂於殿下，工程未完而啟悟辭世。二十三年，僧人本恬接替，眾人皆欣然相助，殿內聖像煥然改觀，又於觀音堂塑大士像，並塑送子、痘母諸神像。⁴³³ 另外，潼川府蓬溪縣城西門外的古寺鷲峰寺，後堂娘娘殿中有痘麻娘娘、送子娘娘等神靈。⁴³⁴

重慶府東邊的忠州直隸州，州人彭應龍之妻馮氏，守節五十二年，存年八十二歲，於道光二年（1822）旌表入祠。馮氏「性好施與、敬鬼神，於村中永興寺裝塑文武二夫子像，又設供於祠堂所，朝夕禮拜之，凡所塑觀音大士像一、痘疹娘娘二」。⁴³⁵ 重慶府東南方的西陽州亦有痘神信仰，據同治《增修西陽直隸州總志》云：

案州併屬鄉俗，廟祀最多，然無專祠，一廟之中，或就正殿左右設龕，或

⁴²⁸ 清·謝惟傑、黃烈等修纂，嘉慶《金堂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二，〈疆域·風俗〉，頁71。

⁴²⁹ 清·傅崇渠編，《成都通覽》（成都：巴蜀書社，1987），頁39。

⁴³⁰ 王佐、黃尚毅修纂，民國《綿竹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卷一七，〈宗教志·道教·清〉，頁1436。

⁴³¹ 清·涂長發、王昌年等修纂，嘉慶《眉州屬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一一，〈方外·附寺觀〉，頁179；清·王銘新、郭慶琳等修纂，民國《眉山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卷一三，〈人物志四·仙釋·附寺觀·道教觀〉，頁1122-1123。

⁴³² 清·張紹齡等修纂，道光《重修昭化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一四，〈輿地志十三·祠廟〉，頁656。

⁴³³ 清·周文席，〈增修雲居山真相寺記〉，清·陳其寬、鄒宗垣修纂，光緒《續修安岳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二，〈寺觀志〉，頁789。

⁴³⁴ 劉新堯，〈蓬溪鷲峰寺考釋〉，《四川文物》1995.5：71。

⁴³⁵ 清·潘元音，〈彭節婦傳〉，清·吳友麓、熊履青修纂，道光《忠州直隸州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卷八，〈人物·國朝·節婦〉，頁776-778。

就後殿兩旁爲位，一龕數神，比比皆是。如老郎神，黎園之所奉也；梅山七聖，獵人之所奉也；藥王孫真人，醫人之所供也；杜康，酒人之所供；梅葛二師，染工之所供也；痘母、聖母，求子者之所奉也。又有民間常祀，既不立祠，亦不設主，則如五道神、破背兜、獨腳子、木包鬼、潑茶婆等類，此亦時有靈應，未可盡以爲非者也。⁴³⁶

川南的敘永直隸廳，廳治敘永縣南門內有痘神殿；迄至民國時期，南門內西陽殿左側的痘神殿猶在。⁴³⁷ 靠近西藏的雅州府同樣信仰痘神，如乾隆《雅州府志》記載榮經縣有痘神祠，在縣衙左邊。⁴³⁸ 榮經縣痘神祠原在書院左側，晚清書院改爲學堂，爲擴建校舍，於是將痘神祠遷至東街。⁴³⁹

俗語云「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清代由於江西、湖廣人大量移入四川，⁴⁴⁰ 連帶也傳進兩地的痘神信仰，三霄女神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如川東綏定府渠縣的三匯鎮有三聖祠，祠中塑女神三，一司送子，一司天花，一司麻疹，爲子襁災者爭往祭拜，每年三月十七、八日，鄉民裝飾彩亭，以四人抬之，招搖過市，賽會極爲熱鬧，附近士女皆不遠數百里而來。至民國四年（1915）祠燬，此事遂止。⁴⁴¹ 成都平原亦有此風。如民國《簡陽縣志》記載：「鄉民病疾殃咎，多以為神靈所致，往往入寺燒香以祈福佑」，其中對於催生、送子、痘麻□神，「婦人尤喜媚以紙弓鞋、紙裹兜之類，或為之釀資立『三霄神會』」。⁴⁴²

⁴³⁶ 清·王麟飛、冉崇文修纂，同治《增修西陽直隸州總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九，〈祠廟志三·俗祀〉，頁444-445。

⁴³⁷ 清·周偉業纂修，嘉慶《敘永廳志》（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卷二七，〈寺觀志〉，頁98；賴佐唐等修，宋曙等纂，民國《敘永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卷一，〈輿地篇·祠廟〉，頁100。

⁴³⁸ 清·曹掄彬、曹掄翰修纂，乾隆《雅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卷三，〈寺觀·榮經縣〉，頁77。

⁴³⁹ 張趙才等纂修，民國《榮經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二，〈建置志·祠壇〉，頁206。

⁴⁴⁰ 相關研究參見：孫曉芬編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明清的江西湖廣人與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譚紅主編，《巴蜀移民史》（成都：巴蜀書社，2006），頁518-779；藍勇、黃權生，《「湖廣填四川」與清代四川社會》（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⁴⁴¹ 陳銘勳修，民國《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五，〈禮俗志下·風俗〉，頁520-521。

⁴⁴² 林志茂、汪金相、胡忠閔等修纂，民國《簡陽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卷二二，〈禮俗篇·習尚〉，頁634。

七・東南沿海

(一) 浙江

明清浙江的痘神南北各異，東西亦有不同。明代時，浙西嘉興府有痘癰酬神之俗。萬曆四十三年（1615）二月，李日華（1565-1635）次孫丑郎出痘，經過十二日痂褪，於三月三日「賽神為樂」。⁴⁴³ 清代嘉興府平湖縣的痘神廟，位於城內梯雲橋北，係佑聖宮分基，建於康熙年間。另據光緒《平湖縣志》記載：附於佑聖宮者，東為長生閣、痘神殿、財神殿。⁴⁴⁴ 而嘉興縣濮院鎮的風俗：

小兒出痘，謂之天花，初見以吉祥草、紅綠絢片結而懸之門間，名「痘標」；或書「家有天花」字貼門壁，忌生人也。器尚紅。五日供痘神，十二日痘已結痂，酬送痘神，炒豆釜中，祝曰「粒粒焦」，即俗所謂「炒痘焦」也。供神之物，搜麪成餅，大如所烝之籠，五色繪，其上插以剪綵人物。賀者以此為贈，他物佐之。送神後切而遺之，賀者謂之「痘花滿籠」。⁴⁴⁵

嘉興府嘉善縣城以北之干窯鎮有顯靈行宮，嘉慶二年（1797），道士張綺霞重修時，增建了痘神祠。有趣的是，嘉善縣的育嬰堂正廳，中間供奉生生聖母，左邊供奉華醫仙師，右邊供奉天花師。⁴⁴⁶ 晚近，嘉興人吳藕汀（1913-2005）在《藥窗詩話》曾有〈痘司〉詩云：「流行最怕是天花，縱是回生多面麻。舊日祈神司痘疫，眉間幾點認朱砂。」述說的乃是嘉興一帶鄉間野廟，常見一少年神像頭戴烏紗，身穿紅蟒，而且還插著兩枝金花，眉心有幾點紅色的斑痣，傳說即為管理天花的痘司。⁴⁴⁷

明代杭州城外的吳山上建有痘神祠，神主叫劉安和。彭孫貽〈吳山神絃曲三

⁴⁴³ 明・李日華著，屠友祥校註，《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卷七，萬曆四十三年三月三日條，頁448。

⁴⁴⁴ 清・高國楹、沈光曾等修纂，乾隆《平湖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一，〈輿地・寺觀〉，頁72；清・彭潤章、葉廉鏐修纂，光緒《平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九，〈祠祀・壇廟〉，頁879。

⁴⁴⁵ 清・楊樹本纂，乾隆《濮院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2），卷七，〈稱謂〉，頁498。

⁴⁴⁶ 清・江峰青、顧福仁等修纂，光緒《重修嘉善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六，〈寺觀〉，頁148；卷五，〈公署〉，頁109。

⁴⁴⁷ 吳藕汀，《藥窗詩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痘司〉，頁135。

十五首》，就有一首送給劉姓痘神：「種豆采得菽，種花采得英。人間自多子，何用慕長生。」⁴⁴⁸ 清代杭州吳山上的眼光、聖母、催生、送子、癩疹、痘神廟，依然是當地香火極盛的廟宇之一。⁴⁴⁹ 但在晚清重建時移至他處，且痘神性別也被轉換成女性。據俞樾 (1821-1907)〈西湖痘神祠記〉云：「吾浙吳山，舊有痘神祠，其神為男像，不知為何人，亦莫知其所自始。」太平天國亂後祠毀，至光緒十七年 (1891)，浙江按察使龔照瑗 (1835-?) 新建於西湖六一泉之左、廣化寺之側，始改為女像。龔照瑗之所以將男像改為女像，乃因同治二年 (1863) 春安徽廬州府疫癘大作，「又繼以痘，童穉猶或倖免，成人而痘，十無一生」。當時他在合肥練鄉團，也染上天花且甚嚴重，睡夢中「見一中年婦人，衣巾皆青，自門而入，啟幃而視，隔衣以手撫公，自頂至踵，既畢而去，公覺胸膈稍舒，疑為某氏嫂」。明日，婦人又來撫視。婦人去後，龔照瑗出痘甚佳，過十日而癒。然詢問某氏嫂，則她始終未到房中，始悟所見應為痘神，於是繪其像而祀之。其後歷官所至，常想立廟奉祀，以事涉怪異未成。至杭州任官後，與丁丙 (1832-1899) 談及此事，丁丙說：「痘神為女像，信而有徵。」乃以衢州府《西安縣志》記載貞烈仁孝司痘夫人廟及黃淳耀 (1605-1645) 所著〈三夫人事跡考〉之內容相示，龔照瑗看後大為高興，於是重建痘神祠，將神像改為女像。⁴⁵⁰

痘神位階雖低，卻與小兒「痘關」息息相關，因此留下許多痘神廟楹聯。如錢塘士人梁紹壬 (1792-?) 收集到一副痘神廟楹聯云：「溯從來未判妍媸，到此鴻蒙開面目。過這關方為兒女，全憑祖父種心苗。」⁴⁵¹ 杭州府於潛縣城隍廟中也有痘神。該廟於咸豐十年遭受太平軍損壞，同治七年里人盛齡、徐昌周等集資，重建戲臺及兩廊十殿，改塑十二鄉土地神，重修大殿暨左右財神、痘神等殿。⁴⁵² 另外，杭州府富陽縣西南大源九村，也有一座痘神廟。⁴⁵³

⁴⁴⁸ 彭孫貽，《茗齋集》卷八，〈吳山神絃曲三十五首·劉主者一首〉，頁 2b。

⁴⁴⁹ 清·范祖述原著，洪如嵩補輯，《杭俗遺風》（杭州：六藝書局，1928），〈備考類·三個半〉，頁 115。

⁴⁵⁰ 清·俞樾，《春在堂雜文·五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一，〈西湖痘神祠記〉，頁 1335-1338。

⁴⁵¹ 清·梁紹壬撰，莊葳點校，《兩般秋雨盦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一，〈對聯〉，頁 49。

⁴⁵² 清·程兼善纂修，光緒《於潛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卷六，〈祠墓志·壇廟〉，頁 95。

⁴⁵³ 清·汪文炳等修纂，光緒《富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一一，〈建置·廟祀〉，頁 930。

明代時，紹興府慈谿縣城隍廟的十王殿，面左有錫胤宮，面右有祈痘司。⁴⁵⁴又，清代紹興府餘姚縣人黃炳堃（1815-1893）五歲時，出天花甚為險惡，醫者束手無策，夜裏夢見「白面紅袍，無數金花直插頂上者」撫摸他的頭，他以為是新娘子。醒後告訴父母，父母說是痘神，「焚香謝之，得無恙」。⁴⁵⁵要之，境由心生，出痘者夢見痘神，乃是被痘神信仰內化的結果，也呈現這一信仰之深植人心。

嚴州府方面，據乾隆《桐廬縣志》記載：桐廬縣城隍廟西有迴龍廟，即保痘司劉公祠。⁴⁵⁶

浙江西南部的衢州府，府治西安縣衙之東有張巡祠，為元至正十五年（1355），達魯花赤伯顏忽都（1324-1365）所建，後毀於火災。嘉靖二十五年（1546）重建，改名忠烈廟。廟有正殿、前殿，「正殿以居神，前殿為拜壇」；另為兩廡，西廡為育嬰堂，當地傳說張巡之神「主保赤子，掌痧痘諸症」，故設堂奉祀。⁴⁵⁷但另一記載則云：至正年間痘疫流行，伯顏忽都夢一少年神降臨，名銜為「和安劉使者」，因此建廟奉祀。⁴⁵⁸此處之痘神劉和安，應為劉安和。這兩則傳說，其實說明了兩個痘神之間的角逐過程，來自安徽的痘神張巡，與來自杭嘉湖一帶的痘神劉安和，共同在爭奪浙西的勢力範圍。

另外，西安縣北隅的關帝廟，明代時廟內塑世尊菩薩像，為釋氏精舍。清朝順治初年，義烏陳氏為避難，全族移來衢州，住在北隅講舍街，於是集資買地，在釋氏大殿前添造一堂，供奉義烏城隍神像，又於兩廂東首供奉龍神、玄天上帝像，西首供奉麻痘神、土地神。⁴⁵⁹

衢州府境內又以三夫人為司痘神。據黃淳耀〈三夫人事跡考〉云：三夫人乃

⁴⁵⁴ 明·姚宗文纂修，天啟《慈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一四，〈藝文〉，頁747。

⁴⁵⁵ 清·黃炳堃，《八旬自述百韻詩》（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頁75。

⁴⁵⁶ 清·嚴正身、金嘉琰等修纂，乾隆《桐廬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卷四，〈營建·祠墓〉，頁50。

⁴⁵⁷ 清·陳鵬年、徐之凱等修纂，康熙《西安縣志》（原刻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八，〈祠祀〉，頁12a。

⁴⁵⁸ 鄭永禧等修纂，民國《衢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卷四，〈建置志下·壇廟〉，頁377-378。

⁴⁵⁹ 清·劉清亮，〈重修北隅關帝廟碑記〉，鄭永禧等，民國《衢縣志》卷一八，〈碑碣志三〉，頁1849。

後周太祖時馬全忠、李德裕、林世英之女，隨其父往平張憲文之亂，被圍困於潁州城。全忠等三人毅然不屈，謂其女曰：「吾等惟一死，但留爾等，恐受其辱。」三夫人齊曰：「我輩亦請一死。」六人皆自刎於潁州城中。後來，宋神宗太子出痘疹危急，降旨命大臣建醮，神宗恍若見三夫人之形於慶雲宮之中，夜裏又夢見神人曰：「適來三夫人，乃司痘神也。」於是命建三夫人祠加以奉祀，並加封為廣生仁慈夫人。⁴⁶⁰ 明代時，府治西安縣茭池塘，即有奉祀三夫人的貞烈仁孝司痘夫人廟；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重修，光緒年間再新修。⁴⁶¹

馬夫人也是浙南地區的司痘神之一。根據學者考察，自唐代以來，馬夫人信仰在浙南山區極為普遍，而馬夫人的祖籍即在景寧縣鷓鴣村。⁴⁶² 自宋代以降，景寧縣境的護國夫人廟（馬夫人廟）林立，至清同治年間計有九處，分別在縣東半里許敬山麓、縣北承恩門外印山麓、縣北一里許楊岸前路、縣北二里許錢山村、二都大均村、二都大赤阮、三都鷓鴣村橫山後、三都楡堆村、四都吳坑村尾。⁴⁶³ 另外，萬曆末年，處州府遂昌縣痘疹流行，患者恍惚見一女子云：「我馬夫人也，祀我即吉。」因此遞相供奉，病者皆得痊癒，家屬競相捐資建廟。馬夫人廟舊在十八都柘上村，五龍山上的馬夫人廟，則為萬曆三十七年（1609），僧人募資創建。⁴⁶⁴ 清代遂昌縣的馬夫人廟，除五龍山舊廟外，在大柘溪東又增一廟，邑人賴福聰捐有廟田；縣城南君子山麓的瑞蓮堂，亦奉祀馬夫人，乾隆年間重建，同治四年（1865）重修。⁴⁶⁵

另據順治《龍泉縣志》記載，處州府龍泉縣城留槎閣西亦有馬夫人祠。乾隆《龍泉縣志》並記載：「萬曆末年，痘疹流行，患者恍惚見一女子曰：『我馬夫

⁴⁶⁰ 明·黃淳耀，〈三夫人事跡考〉，清·姚寶燾、范崇楷等修纂，嘉慶《西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四三，〈祠祀〉，頁1583。筆者遍查黃淳耀文集，未見此一篇文章。

⁴⁶¹ 姚寶燾、范崇楷等，嘉慶《西安縣志》卷四三，〈祠祀〉，頁1583；鄭永禧等，民國《衢縣志》卷四，〈建置志下·壇廟〉，頁381。

⁴⁶² 朱海濱，《祭祀政策與民間信仰變遷——近世浙江民間信仰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頁162-164。

⁴⁶³ 清·周杰、嚴用光等修纂，同治《景寧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6），卷四，〈秩祀·羣祀〉，頁340-341。

⁴⁶⁴ 清·繆之弼、程定纂修，康熙《遂昌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6），卷四，〈壇祀志·羣祀〉，頁114；卷一〇，〈雜事志·靈異·保嬰顯佑〉，頁260。

⁴⁶⁵ 清·胡壽海、褚成允等修纂，光緒《遂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四，〈寺觀〉，頁452。

人，祀我即吉。』因遞相供奉，無不獲福，競捐貲建廟祀焉。下有被麟，凡祈禱輒應，皆以馬名其子云，即景寧鷓鴣村之護國夫人也。」⁴⁶⁶ 另外，龍泉縣的後巖廟，廟中兼祀痘母夫人。嘉慶二十二年（1817）重修。⁴⁶⁷ 處州府雲和縣城南二里馬鞍山，原有馬天仙廟（又稱感應夫人廟），後遷至通福門（阜安門）外，奉祀護國馬夫人，康熙年間重修，知縣林汪遠有〈重修馬天仙廟序〉，內言：「夏間偶有痲痘之災，孩童夭亡者以十數，余心惻焉，為請天仙救濟，約率眾修廟以謝，已而果應。」另外，在縣北十五里的谷村，縣東南六十里的孫畚莊，縣東四十五里的雙港莊，也都有護國夫人廟；縣東三十里小順莊的護國夫人廟，則是咸豐六年（1856）建。⁴⁶⁸

（二）福建

福建東北部的痘神，以臨水夫人陳靖姑的信仰為中心。如萬曆《福寧州志》記載州城霞浦的順濟宮云：「又名臨水夫人宮，凡祈嗣者、保男女痘疹者，皆禱于此。」⁴⁶⁹ 乾隆《福寧府志》亦記載霞浦縣西門外演武廳右及東郊鹽倉右均有臨水宮，「男女痘疹，皆禱於此」。⁴⁷⁰ 另外，福州府長樂縣太平橋上有種芝宮，乾隆十六年（1751）創建，道光七年（1827）、咸豐年間先後重修。廟中奉祀臨水夫人，其旁供奉痘、疹二神。⁴⁷¹

清代由於福建的臨水夫人信仰向北傳播，故浙江南部亦多信奉陳靖姑（陳十四夫人），如處州府宣平縣城南門內有夫人廟，邑人潘士業、潘忠朝各捐有廟田，其中以在前灣者最靈。相傳陳十四夫人有法術，「司嗣育暨嬰孩痘疹，林、

⁴⁶⁶ 清·徐可先、胡世定修纂，順治《龍泉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八，〈禮祀·祠〉，頁1361；清·杜一鴻、周塤等修纂，乾隆《龍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卷四，〈禮祀·廟祠〉，頁223。

⁴⁶⁷ 清·顧國詔等修纂，光緒《龍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四，〈禮祀·廟祠〉，頁257。

⁴⁶⁸ 清·伍承吉、王士鈞等修纂，同治《雲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七，〈祠祀〉，頁391-393。

⁴⁶⁹ 明·殷之輅、朱梅等修纂，萬曆《福寧州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卷四，〈祠廟〉，頁69。

⁴⁷⁰ 清·朱珪等纂，乾隆《福寧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三四，〈雜誌·壇廟·霞浦縣〉，頁69。

⁴⁷¹ 孟昭涵、李駒等修纂，民國《長樂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卷一八，〈祠祀〉，頁307。

李二夫人亦同」。咸豐十一年（1861），廟為太平軍拆毀，同治六年（1867）重建。⁴⁷² 處州府麗水縣百姓，則同時奉祀臨水陳夫人、護國馬夫人與管痘林夫人。據道光《麗水縣志》記載：當地婦女敬事順懿夫人、護國馬夫人。順懿廟在太平坊鶴鳴井者，香火尤其盛。每年上元之前二日，司事者即擇老婦福壽者數人，為夫人沐浴更新衣。次日凌晨神像陞座，衙門官員亦前來行禮，士女焚香膜拜者絡繹不絕。至夜間，舁抬著夫人神像巡行街市，張燈結彩，鼓吹喧闐。隊伍中，數百小兒皆持著花燈，跨著馬列於前隊，觀者塞路。而在元宵節晚上，南園管痘夫人出巡，其儀式與隊伍亦如此。⁴⁷³ 據方志記載：南園夫人廟在縣治西萬象山麓南園，奉祀林氏夫人，「相傳主掌小兒天花事，故俗稱管痘夫人」。⁴⁷⁴

溫州府境內奉祀陳十四娘娘（陳靖姑）的廟宇，多半稱為太陰宮。瑞安縣西門外的太陰宮，建於明代。萬曆三十九年（1611），里民李氏「因山鄉潮濕，奉閩古田陳十四夫人司痘靈感，分香火，立壇保嬰，民神之，因建祠」。康熙十三年（1674），因耿變而毀，二十年重建。另縣東北之虞池及東門外，也都有陳十四夫人祠。⁴⁷⁵ 又據民國《平陽縣志》記載：「社廟或立太陰宮，神稱聖母，婦女未有子者祈嗣於神，有脫神鞋而去者，得子則製鞋為酬」；「小兒發痘，亦祈神祐，故俗事聖母極虔」。⁴⁷⁶ 溫州楠溪江上游的上坵村黃山溪北岸就有陳十四娘娘廟，篁南村的篁南宮（又稱陳十四娘娘廟），主神也是陳十四娘娘，民間稱她為「大奶」，職掌救產祛痘。⁴⁷⁷

清初福州一帶又信奉痘神舍人闖神，春初即以迎闖神為名互相賽會，「每境一起，晝夜鳴鑼擊鼓，並執火把者，自五、六十至百餘人不等」。有些惡棍於火把內私藏木棍，「一遇別境闖神相值，爭先奪路，即以火把為器械，行兇鬥狠，

⁴⁷² 清·皮樹棠、皮錫瑞等修纂，光緒《宣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九，〈祠廟〉，頁601-602。

⁴⁷³ 清·張銑纂修，道光《麗水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一三，〈風俗〉，頁233-234。

⁴⁷⁴ 李鍾嶽、孫壽芝修纂，民國《麗水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五，〈祠祀〉，頁435。

⁴⁷⁵ 清·陳永清、吳慶雲等修纂，乾隆《瑞安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卷五，〈廟祀〉，頁109。

⁴⁷⁶ 符璋、劉紹寬等纂修，民國《平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二〇，〈風俗志二·禮俗〉，頁195。

⁴⁷⁷ 陳文華，〈楠溪江上游古村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70, 101-102。

每滋事端」。乾隆二十四年（1759）四月十八日，福建巡撫吳士功（1699-1765）發下憲牌，「會同藩司，轉行閩、侯二縣，並通飭各屬，一體出示曉諭」，命令爾後「止許在本廟虔誠供奉，祀保孩童出痘平安，不許晝夜擡出迎賽」。⁴⁷⁸

乾嘉年間，小說《閩都別記》描述福州的痘神信仰：在臨水夫人手下，有專門防禦天花的「痘奶」、「痘哥」與「虎婆奶」。臨水夫人陳靖姑有子二人，一為誼子（乾兒子）金舍人痘哥白感生，另一個是古田臨水宮龍源廟之靈通三舍人劉聰，又名銀舍人。金舍人痘哥的職責，主要協助痘奶劉夫人看管痘田。痘奶在「年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天領痘，三十夜除夕至兜率山灑種，其種萌芽生發之時不被踐踏，則是年出痘必順症，倘有踐踏翻起，則是年必險症」。在信眾眼中，來年痘症是否平順過關，取決於痘田的平安與否，痘哥的職責就是看守痘田。倘若痘疫大行，「虎婆奶」還會將「髮鬢扯下數十條，納入口中嚼碎斷，噴去，化作千萬之小虎騰空而去」，但見如貓兒大的小老虎，「舌向孩童身上舐舔，立刻痘毒消盡，皆成順症」。⁴⁷⁹ 另據嘉慶年間〈重建珠媽祖廟碑記〉記載：福州德政橋的珠媽廟原建於明朝，入清後被劃入滿城，乾隆二十四年（1759）曾重修。嘉慶二十四年（1819），滿城內痘疹肆虐，旗人乃捐資重修珠媽廟，祈求珠媽保佑，這一舉動反映了當地旗人漢化的一面。⁴⁸⁰ 晚清郭柏蒼（1815-1890）《竹間十日話》記載福州城的許多女神廟，其中德政橋下有珠媽廟，祀劉氏夫人；元帥廟河墘所祀虎婆奶，稱江夫人。⁴⁸¹ 此外，施鴻保（1804-1871）《閩雜記》提到：福州登瀛橋旁亦有珠媽廟，係道光四年（1824）初建，「珠媽廟神為劉姓，亦稱保珠娘娘，蓋痘神也」。後移至左營司巷，原處則改建為文昌宮。⁴⁸² 民國《閩侯縣志》亦載：珠媽廟在德政橋，祀劉氏夫人；疹媽廟在貢院前，祀潘氏夫人。⁴⁸³（珠媽神像，參見圖二九）

咸豐、同治年間，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在福州傳教，對當地信奉珠媽的風俗有細緻的描述：病童身上出現痘疹後第三天，家人必須到包子舖買回十個發

⁴⁷⁸ 清·佚名輯，同治《福建省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雜例·嚴禁闖神並裝扮鬼臉奇形異狀〉，頁1200。

⁴⁷⁹ 徐曉望，《福建民間信仰源流》，頁338, 340-342, 345-346。

⁴⁸⁰ 麻健敏，〈清代福州旗人珠媽信仰研究〉，頁83-87。

⁴⁸¹ 清·郭柏蒼，《竹間十日話》（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卷六，頁104。

⁴⁸² 清·施鴻保，《閩雜記》（臺北：閩粵書局，1968），卷四，〈鄭高〉，頁67。

⁴⁸³ 歐陽英、陳衍修纂，民國《閩侯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卷一七，〈壇廟上〉，頁52。

酵的生麵團，回家後放入蒸籠中蒸，麵團迅速膨脹數倍後，取出供在珠媽神像前。此舉叫做「炊暄」，是請珠媽運用法力，促進痘粒變紅、灌滿痘漿、膨脹凸起，就像蒸籠中的麵團一般暄起。過兩天，同樣再買十個麵團做一遍。再等兩天，又重複一次。渡過最危險的前七天後，到了第九天，須供雞鴨魚肉等葷素菜餚，向珠媽謝恩，感謝其保佑。若到第九天，小孩的病情不見好轉，謝恩就要往後延；若是死了，則不謝。到第十四天，家人拿一把黑豆，放入鍋中炒至焦黑，然後供在珠媽神像前，並將出痘的小孩抱來，坐在竹篾編的大篩子裏，在孩子頭頂上放一小塊紅布，然後將供在神像前的黑豆倒在紅布上，任由豆子滾落。這個儀式叫「炒焦」，是期盼痘子盡快結痂脫落。通常發病滿一個月，孩子即完全康復，此時須以豐盛的桌菜謝神，貧困家庭則多半僅用簡單的供品。⁴⁸⁴

閩西一帶，汀州府長汀縣朝天門外有天后宮，天后「主江海，兼攝嗣息、痘瘡，禱無不應」；登俊坊太平橋頭的藥王廟內，則有痘神廟，「今受勅封，汀人祀之，於嬰兒多所保全」。⁴⁸⁵ 汀州府寧化縣城隍廟中也有痘神，「患痘疹者趨之，香火之繁甲於全邑」。⁴⁸⁶

延平府尤溪縣的戴朝恩祠，也是百姓出痘常祝禱的神祠。明嘉靖年間，知縣戴朝恩（1512-1561）以防倭勞悴而死，當地人感念其德。萬曆二十七年（1599），知縣張陽春依民意建祠供奉，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重建。據地方志記載：「公於尤有再造功，生時嗜烟鼠，民間兒童出痘，以烟鼠祀之，輒顯靈應。」⁴⁸⁷

閩南地區亦有痘神。康熙年間，漳州府漳浦縣士人蔡衍銳（1661-?），因其子出痘不佳，撰有〈患痘禱神文〉。⁴⁸⁸ 但其所禱告的神為何，現已不可知。

泉州府惠安縣城南街白泉宮觀音後殿有痘疹夫人和蘇氏娘娘，西北街靈安王

⁴⁸⁴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ir Religious, Governmental,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Customs and Opinion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5), vol. 1, pp. 154-157; 中譯本見盧公明著，陳澤平譯，《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一個美國傳教士的晚清福州見聞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頁 82-83。

⁴⁸⁵ 清·陳朝義纂修，乾隆《長汀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一二，〈祀典〉，頁 164-165。

⁴⁸⁶ 黎彩彰、黎景曾等修纂，民國《寧化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卷一一，〈禮俗志·祭禮〉，頁 619。

⁴⁸⁷ 清·焦長發、王家奮等修纂，乾隆《尤溪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三，〈壇廟〉，頁 82。

⁴⁸⁸ 清·蔡衍銳，《操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四，〈患痘禱神文〉，頁 482。

廟有天花蘇夫人；東園秀塗村有散痘夫人，都是與痘疹相關的女神。⁴⁸⁹ 泉州舊俗亦有供痘疹娘娘的習俗。⁴⁹⁰

舊時臺灣民眾稱出天花為「出黑珠」。⁴⁹¹ 民間奉祀的痘神，則是「珠公」（痘公）、「珠婆」（痘婆）。雍正二年（1724）創建的彰化開化寺（又稱觀音亭），就供有珠公、珠婆。⁴⁹²（參見圖三〇）據傳痘公又稱天醫真人，即神醫孫思邈（581-682）。痘婆又稱痘疹娘娘，職司出痘之事。民眾若向痘公、痘婆祈求，即可免於痘瘡之難。⁴⁹³

（三）廣東

清代潮州府潮陽縣城隍廟中，就供奉痘神。事緣於順治十七年（1660），潮州府同知章欽文、潮陽知縣謝象中，於大殿東西建兩廡，塑六司神像，東曰福祿司、子孫司、彰善司，西曰壽齡司、痘疹司、懲惡司。⁴⁹⁴ 值得注意的是，粵東潮州、汕頭一帶，由於地點靠近福建，其語言系統與閩南語較為類似，對痘神的稱呼亦與閩地相近，叫做「珠娘」。⁴⁹⁵

乾隆年間，惠州府博羅縣亦有痘神廟。⁴⁹⁶ 據學者指出：惠州府陸豐縣玄武山元山寺偏殿，供奉珍珠娘娘（珠娘）。舊時若逢天花流行，鄉民即抬著珍珠娘娘的神像出巡鎮壓。香港潮汕移民也崇拜此神，在佐敦谷福德伯公廟、油塘福德堂和葵涌關帝古廟中，都奉有珍珠娘娘，而所謂的珍珠指的是天花。⁴⁹⁷

⁴⁸⁹ 王平山、王少凡，〈惠安的陳靖姑信仰民俗〉，福建省惠安縣文史委編，《崇武古城燈塔志》（出版資料不詳），頁 125, 133。

⁴⁹⁰ 據說痘疹娘娘，在泉州俗稱「癖娘」。每人幼時都會出麻疹，俗稱「出癖」（Piáh），故這段期間，人們常在房門邊敬祀「癖娘」，祈求其保佑兒童平安，快出紅癍（出紅癍係病癒的標誌）。參見陳垂成主編，《泉州習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頁 305。

⁴⁹¹ 此係筆者請教父親邱源地、母親邱黃阿美及岳母周蔡美玉女士所獲知。

⁴⁹² 彰化縣文化局，〈彰化古蹟導覽系列 17——開化寺〉（摺頁簡介，無出版年份及頁碼）。

⁴⁹³ 曾景來，《台灣宗教と迷信陋習》（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1939），頁 12；鍾華操，《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9），頁 397；董芳苑，《臺灣人的神明》（臺北：前衛出版社，2008），頁 311-313。

⁴⁹⁴ 清·臧憲祖纂修，康熙《潮陽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一二，〈壇廟〉，頁 63。

⁴⁹⁵ 饒宗頤總纂，《潮州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5），卷三，〈風俗志·生活過程〉，頁 21b。

⁴⁹⁶ 清·陳裔虞纂修，乾隆《博羅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卷一〇，〈古蹟志·廟觀〉，頁 483。

⁴⁹⁷ 周樹佳，《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香港：中華書局，2009），頁 239。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其痘神與粵東有所不同。清朝初年，屈大均（1630-1696）《廣東新語》記載：「廣東多有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兩送子者，兩催生者，兩治痘疹者，凡六位。」⁴⁹⁸ 順治十六年（1659），胡戴仁蒞任廣州府香山縣知縣，適痘疹流行，胡戴仁除為嬰兒祈祝外，又在城內達德橫街豐山左之豐盈倉舊址，捐建痘母庵以祀痘神，後座供奉觀音大士，命僧人攝理庵事，便民祈禱，其後「已痘未痘，次第蒙庥，痘母香火日盛」。為感謝戴仁恩德，縣人將其更名為眾母菴。⁴⁹⁹

廣州府南海縣佛山鎮的痘母廟位於社地，雍正十年（1732）重修，乾隆二十六年（1761）又重修。⁵⁰⁰ 廣州府番禺縣石樓鄉天后宮，康熙初年建，乾隆十四年重修，嘉慶十三年增修，道光二十九年增建，東為華佗殿，西為痘母殿。⁵⁰¹ 東莞縣茶山鄉東門外有慈雲菴，菴右有廟奉祀胡氏夫人，相傳為明代鄉人陳華陽所建，清代時「嬰兒痘疹，禱輒應」。⁵⁰² 東莞縣城隍廟中則有三痘相公，俗傳專司痘疹諸病，故小兒出痘，父母多前往祈求平安。⁵⁰³ 又，廣州城外河南的金花廟，除主神金花夫人外，亦供奉天花聖母行痘娘娘、保痘夫人胡氏在內的諸多娘娘。⁵⁰⁴ 澳門的許多廟宇中，也不乏痘疹娘娘的身影，如蓮峰廟的金花痘母殿，奉祀金花夫人、痘母元君（參見圖三一），觀音古廟的金花痘母殿亦然；蓮溪廟的金花痘母殿，奉祀十八金花奶娘與痘母元君，包公廟中也拜痘母元君。⁵⁰⁵（參見圖三二）

廣東北部的韶州府英德縣，縣城之西興賢街有惠妃廟，始建於晚明崇禎年

⁴⁹⁸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六，〈神話·西王母〉，頁214。

⁴⁹⁹ 清·申良翰、何源澤修纂，康熙《香山縣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卷二，〈建置志·倉庫〉，頁177；清·劉相，〈眾母菴豐盈井泉記〉，申良翰、何源澤，康熙《香山縣志》卷八，〈藝文〉，頁313。

⁵⁰⁰ 清·吳榮光重修，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刻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二，〈祀典〉，頁13b。

⁵⁰¹ 清·梁鼎芬、丁仁長等修纂，宣統《番禺縣續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卷五，〈壇廟〉，頁381。

⁵⁰² 陳伯陶、葉覺邁修纂，民國《東莞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四〇，〈古蹟略四·寺觀〉，頁1344。

⁵⁰³ 容媛，〈東莞城隍廟圖說〉，《民俗》41/42（1929）：49。

⁵⁰⁴ 容肇祖，〈廣州河南的金花廟〉，《民俗》41/42（1929）：51-53。

⁵⁰⁵ 陳煒恆撰述，李銳奮、譚志勝攝影，《澳門廟宇圖錄》（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2002），頁100, 151-152, 220, 268, 275, 326, 329。

間，道光年間重建，廟內南北各建兩祠，北祀「麻豆聖母」，南祀金花夫人。⁵⁰⁶

廣州府西邊的肇慶府四會縣，城內留甫舖有天花堂，道光十七年（1837）修。⁵⁰⁷ 肇慶府德慶州北門內老倉巷的育嬰堂，光緒九年重建落成，其〈育嬰堂章程〉中有一條云：「堂中供奉觀音、痘神，誕日酌備香燭祭品，由董士紳耆行禮，是晚敘福，以昭虔祀。」⁵⁰⁸

廣東西南部的雷州府，府治海康縣城內曲街有天花娘娘廟，係雷州知府楊長林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創建。據雷州守備蘇炯超〈天花娘娘廟碑記〉云：楊長林任知府六年，「政簡刑清，保民如赤，乃即以保赤之意，捐俸二百兩，購地營室，安本天花娘娘寶像，為合郡保赤子。夫赤子之最苦者莫如豆瘡，斯能保之，永無湯火之民矣」。炯超等亦共同捐資，「助供香燈，每逢寶誕，齊集行禮，子子孫孫，引之弗替」。⁵⁰⁹

隔海的瓊州府瓊山縣，城北鎖鑰門外有天花宮，為乾隆年間編修吳典所建，久而傾圮，基址尚存，至道光十四年（1834）張琦春捐資重建。⁵¹⁰

八・西南地區

（一）廣西

廣西地區亦有痘神廟。如桂林府興安縣的天花宮，在萬壽宮內右側。⁵¹¹ 江西商人在外經商，常在當地修建萬壽宮奉祀許遜，有時亦做為江西會館，⁵¹² 由此可見江西商人與天花女神之間的關係。

⁵⁰⁶ 清・黃培燦、陸殿邦等修纂，道光《英德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卷六，〈建置略下・壇廟〉，頁294-295。

⁵⁰⁷ 清・劉德恒、吳大猷等修纂，光緒《四會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編二下，〈建置・壇廟〉，頁192。

⁵⁰⁸ 清・楊文駿、朱一新等修纂，光緒《德慶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卷七，〈經政志・振卹〉，頁588。

⁵⁰⁹ 梁成久纂修，陳景茶續修，民國《海康縣續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卷六，〈壇廟志〉，頁351。

⁵¹⁰ 清・明誼、張岳崧等修纂，道光《瓊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八，〈建置・壇廟〉，頁212。

⁵¹¹ 清・李賓暘、趙桂林等修纂，同治《興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五，〈建置志・壇廟〉，頁77。

⁵¹² 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頁69；陳立立，〈江右商與萬壽宮〉，《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2005.2：72-78。

潯州府附郭桂平縣城西校場之左有火神廟，據袁湛業〈重建火神廟記〉記載：廟始建於雍正十年（1732），至乾隆三十年（1765），知縣吳志綰倡捐重修。其後於四十九年遭大水，五十年官民重建。至道光二十年（1840）又重修，廟之左右附祀者為觀音、財神、元壇、甘王、痘母、花王。咸豐年間，火神廟因兵災而燬，同治十二年重建，奉祀火神華光，左右附祀觀音、財神、甘王、痘母、花王等。⁵¹³ 潯州府武宣縣的痘神廟在城內花王廟（祀子孫娘娘）前，為乾隆二十九年（1764）士民創建，嘉慶元年（1796）崔鈞倡捐重修。⁵¹⁴

梧州府藤縣永安門外西谷壩的藥王廟，其前座奉祀藥王，後座則祀痘神並金花聖母。⁵¹⁵ 又，民國《榴江縣志》記載當地迷信，猶言「有崇奉藥王及痘神者」。⁵¹⁶

（二）貴州與雲南

貴州當地苗族，稱天花為「卜弩」。⁵¹⁷ 其是否有類似痘神的信仰，筆者查閱方志等書，尚未找到相關記載。

雲南府所在的昆明，亦有痘疹娘娘與痘哥哥。嘉慶十四年（1809），昆明痘症大行，「十兒九痘殤」，由於傷亡甚眾，邑人李於陽在〈痘殤嘆〉中談到：「舉國更若狂，廟貌崇奉祀。痘母與痘哥，無端歆酒醴。」顯然認為痘神並未善盡職守，卻還領受香火。⁵¹⁸ 痘兒哥哥出現在雲南頗為奇特，兩地之間的安徽、江西、湖廣及貴州等處反而未見例子，顯然是跳躍性傳播的結果。這種情況，有可能是明初軍事性移民的結果，就如貴州各地的屯堡保留了南京等地的風俗一樣，

⁵¹³ 清·袁湛業，〈重建火神廟記〉，清·魏篤、王俊臣修纂，同治《潯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原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二九，〈藝文〉，頁70a-71a；程大璋纂，民國《桂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二〇，〈紀地·古蹟〉，頁621。

⁵¹⁴ 清·高攀桂、梁士彥等修纂，嘉慶《武宣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八，〈祠祀〉，頁119。

⁵¹⁵ 清·邊其晉、胡毓璠等修纂，同治《藤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卷六，〈建置志·壇廟〉，頁170。

⁵¹⁶ 蕭殿元、唐本心修纂，民國《榴江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第2編，〈社會·風俗〉，頁33。

⁵¹⁷ 張東海、田華詠、滕建卓，〈苗醫骨傷科史略〉，《中國民族醫藥雜誌》2007.9：51。

⁵¹⁸ 清·李於陽，《即園詩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三，〈痘殤嘆〉，頁17；萬揆一，〈清代昆明現實主義詩人李於陽〉，《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24.3（1992）：87。

南京等地的痘哥信仰也移植至雲南當地。當然，清初吳三桂所帶領的遼東兵，也有可能將錦州一帶的痘兒公公信仰傳入，經過長時間之後，音轉為痘兒哥哥，但以上的推測已經難以證實。

迄至民國時期，昆明市翠湖上的蓮華寺，寺內觀音殿西廊有配殿三間，稱為娘娘殿，中間塑送生、保產、奶母三娘娘神像；左邊塑打彈張仙、眼光童子二神像；右邊亦塑神像二，曰痘哥哥、痧哥哥。此一配殿內香火極盛，日日俱有來供送生、保產、奶母娘娘者，又有來送痘哥哥、痧哥哥者，更有來供眼光童子者。另外，省城城隍廟正殿東邊有娘娘殿，內有殿宇二座，一為娘娘殿，一為張仙殿。張仙殿內附祀痘疹郎君，俗稱花哥哥，小孩出痧、麻、痘、疹後，必到此設祭，且獻上一枝以彩紙製成的花傘。⁵¹⁹

雲南府南方的澂江府河陽縣陽宗鎮小屯村的靈峰寺，係康熙二十七年（1688）始建，道光七年（1827）重修，正殿中塑十八尊神明，右龕為手抱娃娃的奶母娘娘，及春生、壽生、痧哥哥、痘哥哥、哭神精與笑神精。⁵²⁰

雲南府西邊的楚雄府姚州之鹽豐縣，白鹽井鹽課提舉司衙門河東有一聖母祠，位於老君庵之左，建於洪武七年（1374），設洞庭郡女像，旁有子孫娘娘、痘神祠、新主宮。康熙三十年（1691），提舉趙大生重修。雍正七年（1729），提舉劉邦瑞再修。後因大水坍塌，乾隆二十一年（1756），提舉郭存莊重修殿宇、臺基等處。⁵²¹

另外，楚雄府姚州城內有一痘神祠，位於武廟之左，係康熙年間知州高其佩所建。⁵²² 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月，高其佩在姚州知州任上，二子同時患痘，「次者數百粒，大如指拇，珠明粉白，逾九日而不靨，乃暴瀉之，晝夜不可治」。他愛子情深，臥於兒子側邊，「恍惚見青面赤髮者箕踞牖外，兩少年左右之，唧唧若不得意。有老嫗自堂內出，叱之去。答以在此三日，不得意，今去矣。嫗顧我笑，驚覺。兒呼粥兩碗，痘瘡瀉止，由是獲全」。⁵²³ 高其佩有感於神人相助，於是施捨金錢創建痘神祠。

⁵¹⁹ 羅養儒撰，李春龍等點校，《雲南掌故》（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6），卷七，〈翠湖之舊觀〉、〈省垣城隍廟之舊觀〉，頁209, 219。

⁵²⁰ 楊應康，〈澂江縣陽宗鎮小屯村關索戲調查〉，《民族藝術研究》1995.3：58-59。

⁵²¹ 清·郭存莊纂修，乾隆《白鹽井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二，〈祠祀〉，頁130。

⁵²² 清·額魯禮、王堽修纂，芮增瑞校注，道光《姚州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卷二，〈壇廟·寺觀附〉，頁278。

⁵²³ 清·高其佩，〈痘神祠記〉，額魯禮、王堽，道光《姚州志》卷四，〈藝文下〉，頁425-426。

楚雄府楚雄縣大雲甸的彝族土主廟，道光十七年（1837）重修，奉祀阿巴煞，現存神像十一尊即塑於當年，中間為土主，兩側分別為牛王、馬王大將，左邊有水神、送子娘娘、土地公公、山神，右邊有蟲王、青苗童子、五穀神、痘金娘娘等。⁵²⁴

清朝初年，雲南南部的臨安府寧州亦有痘神祠，在城隍廟右。直至晚清，寧州城隍廟右的聖母廟前仍有痘神殿。⁵²⁵ 臨安府石屏州，城外三里有九天觀。該處有一小阜自西突起，山阜之中皆是殿宇，供奉九天、九御諸神像，即所謂鑑銅大閣。咸豐十年，金亮彩犯石屏，燒燬大閣十王殿、彌勒殿、土主殿、痘神殿。⁵²⁶

臨安府蒙自縣城南有土主廟，舊有祠宇三間，康熙十一年（1672）朱鴻運等移修後殿，四十二年王澤洪率眾增修，其後董事者亦時補時葺。其正殿塑土主護國靈帝像，中間設廳，殿前建門樓，左右置五司三王祠，外設三姑痘神財神殿。嘉慶六年（1801）冬重建，八年冬竣工。⁵²⁷ 另外，蒙自縣縣衙東北，自明以來有東林寺，後來全寺傾圮。康熙四十二年（1703），鄉民募捐重修。光緒十有餘年，縣人常存義、楊潤芳、侯來勤、鄒紹雍、談致中、王樹枏等倡捐修建中樓，上供盤龍祖師，下供東嶽大帝；大雄寶殿供三世佛，東西兩壁塑十二圓覺，右廂供三霄、九子、太婆、痘神、痧神，左廂供三義、日光、月光、風伯、雨師。⁵²⁸

雲南西北的大理府趙州有聖母廟，位於臥麟山上，「州人於此祈嗣，祀痘神」。康熙四十三年（1704）重建，有樓。其後殿圯樓燬，道光十二年（1832）重建。⁵²⁹ 而雲南白族的本主廟，除主神本主之外，也常配祀觀音老爹、送子娘娘、痘二哥哥、痧癩神等神明。⁵³⁰ 如大理諾鄧村的三崇廟，殿內塑本主夫婦、

⁵²⁴ 楊甫旺，〈彝族土主崇拜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39.1（2007）：55。

⁵²⁵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一四七五，〈臨安府部彙考五·臨安府祠廟考·寧州〉，頁418；清·佚名修纂，宣統《寧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壇廟〉，頁149。

⁵²⁶ 袁嘉穀纂修，民國《石屏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卷五，〈建設·寺觀〉，頁504-505。

⁵²⁷ 清·佚名纂，宣統《續蒙自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卷三，〈社會·祠祀〉，頁323-324。

⁵²⁸ 佚名，宣統《續蒙自縣志》卷三，〈社會·祠祀〉，頁331。

⁵²⁹ 清·程近仁、趙淳修纂，乾隆《趙州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卷三，〈祀典〉，頁88；清·陳釗鏗、李其馨修纂，道光《趙州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卷二，〈祀典志·群祀〉，頁268。

⁵³⁰ 楊政業，《白族本主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32, 37, 41；董建中，《銀蒼玉洱間的神奇信仰——白族本主崇拜》（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3），頁32。

東海龍王、三崇夫婦、子孫娘娘、痘兒哥哥等神像。⁵³¹ 大理周城鎮的景帝廟，廟中間為三尊子孫娘娘，其左邊的痧兒哥哥，掌管小孩出痧；右邊的痘兒哥哥，掌管小孩出痘。⁵³² 大理華營村本主廟，子孫殿內供三霄聖母，聖母左邊為痘二哥哥（參見圖三三）；大理喜州鎮新登村的老佛寺，奉祀生育神懿慈聖母，正中供奉懿慈聖母的母親、懿慈聖母和痘兒哥哥。⁵³³ 在大理一帶，白族人認為身上長瘡、出痘、化膿等，乃是癩龍作祟。屆時，周城、喜州等鎮百姓，即到本主廟祭拜，焚燒「本境本主」、「癩龍」、「麻痘之神」等神祇的紙襪。⁵³⁴ 另據川野明正對雲南甲禡的調查，可知大理府浪穹縣（今洱源）一帶所拜的痘神除痘兒哥哥外，尚有採花姑娘、司花使女；而西陲的騰越廳（今騰衝）境內則有桃花小哥。⁵³⁵（雲南痘神甲禡，參見圖三四至三八）。

九・結語

本文依照區域分別探討各地的痘神信仰，雖非最好的呈現方式，但基本上可以看出各地的差異。從以上的考察可知，明代以後大量出現痘神與痘神廟的記載，而正如吳汝綸（1840-1903）〈痘神考〉所言：「痘之有神，於古無考」，「大抵民間出痘，各祈祀其土俗尊信之神，久乃沿為故事」。⁵³⁶ 因此，中國各地的痘神都不一樣，其地方性格極為濃厚，如河南的裴商公（皮場公、皮瘍公）與商山，山東的張元帥、碧霞元君與癩疹娘娘，直隸的痘疹娘娘，山西的耶殊夫人與痘疹聖母，遼東錦州的痘兒公公，湖北的柳夫人與痘母，湖南的金姑與金花天母，江西的天姥（天花聖母、三仙太）與七姑，皖北淮水流域的劉十郎，長江南岸的池州府則有佘東滄與施娘娘，皖中與皖南有張巡及其夫人，南京的痘兒哥哥，江蘇無錫的張騫，蘇州一帶的金總管、花花五聖與蔣侯，浙江的劉使者、馬

⁵³¹ 楊國才，〈白族千年古村「諾鄧」的保護與發展研究〉，《雲南民族學院學報》2002.2：68。

⁵³² 李永任等編，《周城文化：中國白族名村的田野調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頁181。

⁵³³ 董建中，《銀蒼玉洱間的神奇信仰》，頁31, 99。

⁵³⁴ 楊松海，〈雲南紙馬的源流及其民俗寓意〉，《文化遺產》2009.4：110。

⁵³⁵ 川野明正，《神祕呪符甲馬子集成》（大阪：東方出版社，2005），頁254-255。

⁵³⁶ 清・吳汝綸，《吳摯甫全集・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卷四，〈痘神考〉，頁49a-b。

夫人、林夫人與三夫人，福州的臨水夫人與劉珠媽，廣東的痘母元君與胡夫人，雲南的痘兒哥哥等。

從河南皮場公（皮瘍公）、裴商與商山的例子看來，早期似無專業化的痘神，常見的情況可能是「瘡瘍痘疹」同歸一神管理。但在明代以後，痘神專業化與分工細緻化越來越明顯。首先是痘疹與瘡瘍分離，故明代華北各地出現許多癰疹神、痘疹神。至清代進一步專業化，例如山東與直隸地區癰（痘）與疹（痧）分離，山西與陝西地區痘與癰劃開，江蘇等地則出現痘、癰、痧神。此外，隨著僧道或民眾對於痘神創造性的增長，明代已經存在的痘哥，至清代又有痘姐與之對應；此外，又出現許多輔佐的小神，如福州臨水夫人信仰中看管痘田的金舍人，與派出小虎為痘兒舔痘毒的虎婆奶；天津天后宮內的報事靈童、挑水哥哥、送漿哥哥、撓司大人、散行痘疹童子、散行天花仙女；雲南的探花姑娘、司花使女、桃花小哥等，更是將痘神的職務進一步細緻化。

必須說明的是，天花肆虐之時，民眾祈求保佑的對象，並不排除當地的關帝、城隍、土地或特殊的地方神，即使在痘神大量出現之後，這一情況還是常見。換句話說，奉祀地方土神與祝禱專業痘神並不相衝突，甚至可以同時求助多神，萬曆年間嘉定的徐允祿就是如此。

另一方面，許多原來不具治痘職能的神祇，在特定人士（可能是僧道）的渲染下，也開始兼攝痘事，天后（媽祖）、臨水夫人與碧霞元君都是明顯的例證。有趣的是，觀音後來也成為治痘神祇的一員。然而，清朝初年顏元（1635-1704）曾言：「痘疹送生仙妃之說，僅足惑天朝之婦女，士大夫不之信也。」⁵³⁷ 婦人由於親身經歷孕育的過程，對於孩子的生命特別珍視，故在兒女感染天花之時，祝禱神祇每較男性為多。相對於民間的現狀，百姓信仰的痘神大多數也是女性，如以上提到的痘疹娘娘、金花聖母、天姥、臨水夫人等。而即使痘神為男性，前往祈求的也往往是婦女。傳統男主外與女主內的角色分工，護持小兒成為婦女的事務，在小孩出痘的過程中，男性或因工作而不在家，婦女便成照護病兒的主要角色，故痘神與婦女的關係也較密切，顏元指摘婦女迷信痘疹等神明，或許是社會性別（gender）所造成的結果。

中國的神靈世界，就像一個不斷擴大的大家庭，其中諸神可以是同宗、也可以是不同血緣，彼此都可以在這個大家庭中有其位置。但在不斷重組的過程中，

⁵³⁷ 清·顏元著，王星賢等點校，《顏元集·存人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二，〈喚迷途二·第四喚〉，頁138。

各房的成員也在不斷的變動。以碧霞元君信仰為例，其從泰山的一個小神，經過宋代以來皇室與官員的不斷加持，其神威與版圖持續擴大，並將原本與其平行的諸多娘娘納入麾下，癩疹（痘疹）娘娘就是一例。雖然在山西、河南等地，原有的痘神信仰依然強大，但清代以後，痘疹娘娘的增加，已使痘神信仰的光譜逐漸發生轉變。在長江中游一帶，則以天花聖母的勢力最大，湖南、湖北、江西與安徽中南部，都可以見到其蹤跡。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痘神共存於一地，如浙江西南部的衢州府，有來自安徽的痘神張巡，來自杭嘉湖的痘神劉使者，及本地的痘神三夫人；而浙江南部的處州府與溫州府，則本地的護國馬夫人，與福建的臨水陳夫人、管痘林夫人同受奉祀。此外，原來屬於不同體系的痘神，後來卻互相结合在一起，清代華北痘神體系出現南方的痘哥就是一例。整體來說，清代南北的痘神信仰，即有整合又有變異。

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族群移動與痘神遷徙之間的關係。明清時期，關內許多非漢族信仰的地域，如川西的羌藏之地、鄂西的土家山寨、雲南的苗族和白族等村落、廣西的僮族城鎮，陸續出現漢族的痘神廟，這是一個文化接觸或文化入侵的結果。另外，即使在內地也存在這種現象，如湖廣的三霄神傳入陝西、四川、江西等地，以及江西的痘神跟隨著贛商的腳步，四處建立據點（多在萬壽宮內）。又如江浙地區的痘兒哥哥在入清以後，傳播至山東、直隸、山西等地，甚至在雲南亦有其例。而碧霞元君信仰下的痘疹娘娘，因為山東、直隸等地百姓大量出走關外，而在滿洲地區日益興盛。後來，因漢人移民前赴新疆，在烏魯木齊、塔城等地也出現痘神廟。至於影響的程度多大，信仰是否持續，從資料上已經難以判斷，不過從漢人直至晚清還在蓋廟，可以看出這種現象仍在持續。而錫伯族從薩滿信仰到蓋痘神廟，這其實已是一種本質性的轉變。

附帶一提的是，明代皇子、皇女出痘，主要以醫藥為主，宮中並未供奉痘神，而清代宮中則不難見到祭痘神的例子。⁵³⁸ 就此而言，痘神確實已進入了帝國的核心。又據董含（1624-?）《三岡識略》記載：康熙三十三年（1694），「西夷變亂，賊鋒頗銳」，清聖祖下詔親征，一晚未脫衣帽打盹，忽見一神身披甲冑，鞠躬拜跪說：「帝此行，必大捷，當鼓行而前矣。」清聖祖問道：「爾何神？」答說：「臣痘神也，特來護蹕。」隨即擁眾而去。清聖祖醒來甚為欣喜，其後果真大敗噶爾丹（1644-1697）。想到勝利有神保佑，遂特別加以敕封，於是凡痘神

⁵³⁸ 胡忠良，〈乾隆十五子種痘〉，《紫禁城》1993.6：42-44；杜家驥，〈從清宮醫案看天花的防治——種痘與治痘〉，《中國社會歷史評論》8（2007）：61-62。

廟俱行改建，「塑冕旒像，丹牖一新」。⁵³⁹ 筆者翻閱清代地方志，僅見乾隆《長汀縣志》有敕封痘神的記載，另金華痘醫傅商霖〈廣布天花說序〉亦提及此事。記載雖少，但或許真有其事。清朝末年，徐州府睢寧縣訓導丁顯曾言：「歷代痘神，俱列祀典。國初，旗人入關，悉出天花，自是分滿漢痘神，敕封妙雲宮。」⁵⁴⁰ 這一段話的根據為何？筆者遍查各類史料，一直未發現。不過，從地方志記載看來，痘神泰半歸類在群祀或雜祀中，極少被置於官方祀典之列，甚至被若干士大夫視為淫祀。至於痘神區別滿漢，各有各的封號，筆者見聞不廣，目前還是無法得到答案。

（本文於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九日收稿；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初稿曾在法國遠東學院與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合辦之“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mpl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Urban China from the Ming to the Republic”（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2009.10.29-31）上宣讀，感謝李世瑜、韓書瑞 (Susan Naquin)、賴惠敏、韓琦等先生的意見與提示。

⁵³⁹ 清·董含著，致之點校，《三岡識略·續識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卷上，〈痘神〉，頁247。

⁵⁴⁰ 清·丁顯，〈蠶神痘神廟碑記〉，清·侯紹瀛、丁顯修纂，光緒《睢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六，〈建置志〉，頁276。



圖一：康熙皇帝麻面像

(F. Fenner et al., *Smallpox and its Eradic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8], p. 221)



圖二：道教仙班圖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6, fig. 2)



圖三：印度痘神圖

(Hopkins, *Princes and Peasants*, p. 160)



圖四：傳花香姐版畫

(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藏，「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OID=1200140>，瀏覽 2009.10.08)



圖五：明代碧霞元君及其輔神畫像

（中國道教協會編，《道教神仙畫集》〔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頁 109。前排最左邊手拿花瓶的女神，應即天花娘娘）



圖六：天津楊柳青的痘哥、痘姐版畫

（王樹村，《中國民間紙馬藝術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頁114）



圖七：民國北京的護國太平蟠桃宮
(林岩、范緯，《老北京的廟會》，頁 90)



圖八：北京痘疹娘娘神碼
(王樹村，《中國民間紙馬藝術史話》，頁 37)



圖九：山西石樓縣殿山后土聖母廟內的痘生娘娘

（復旦大學安介生教授攝於 2016 年 9 月 22 日。感謝安教授惠賜此一照片）



圖一〇：山西大同純陽宮奶奶殿內的痘疹娘娘

（筆者攝於 2015 年 9 月 29 日）



圖一一：山西偏關縣樺林堡玉皇閣門洞上方觀音閣的痘瘥真君神位
(筆者攝於 2016 年 11 月 6 日)



圖一二：山西榆次縣城隍廟元君殿內的癩疹娘娘
(筆者攝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

邱仲麟



圖一三：山西介休縣張壁古堡內的痘母廟

（四川大學李菲教授攝於 2014 年 4 月 3 日。此廟位於張壁古堡北城樓旁，手中托盤所盛者為豆。感謝李教授惠賜此一照片）



圖一四：民國時期大連的痘哥哥紙禱⁵⁴¹

（台灣・滿州民俗版画：淺井コレクション，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ni16/ni16_02272/ni16_02272_0180/，瀏覽 2010.11.17）

⁵⁴¹ 圖一四至一六為淺井暹在一九三四年前後，於大連市大石橋迷鎮山娘娘廟會所採集，現藏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圖一五：民國時期大連的痘奶奶紙禱

(台灣・滿州民俗版画：淺井コレクション，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ni16/ni16_02272/ni16_02272_0181/，瀏覽 2010.11.17)



圖一六：民國時期大連的痘疹娘娘紙禱

(台灣・滿州民俗版画：淺井コレクション，http://archive.wul.waseda.ac.jp/kosho/ni16/ni16_02272/ni16_02272_0182/，瀏覽 2010.11.17)



圖一七：晚清江蘇的痘神娘娘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10, fig. 225)



圖一八：痘神娘娘的四位輔佐神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10, fig. 226-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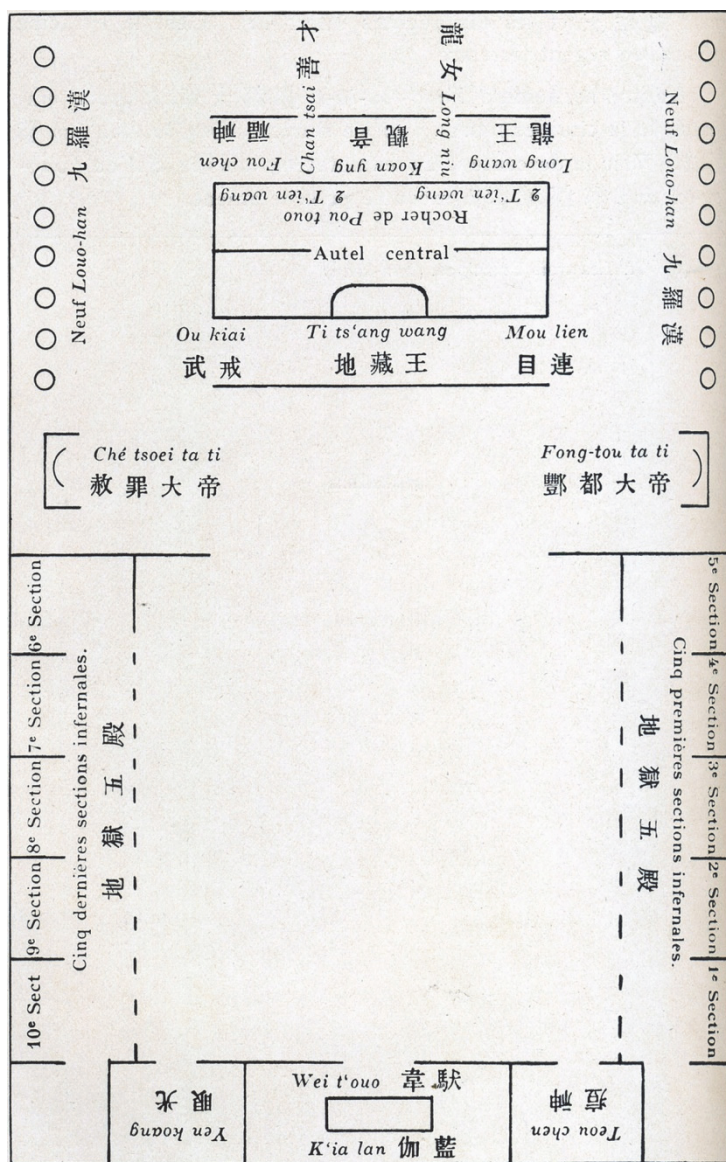
圖一九：癍痧痘疹之神的神禱

（金文男，〈壽誕趣談〉，頁 107）

		Koan yng (coiffée avec la couronne de 觀音 P'i-lou-fou 毗盧佛) Mi-lei-fou 彌勒佛			
Neuf Louo-han 九羅漢	Yu-ti 玉帝	P'i-lou-fou 毗盧佛 Che-kia-t'ai-tse 釋迦太子 Houo-ho eul sien. 和合二仙	Fan wang 梵王	Neuf Louo-han 九羅漢	
	○ Koan p'ing 關平 ○ Koan kong 關公 ○ Tcheou ts'ang 周倉			Yen koang 眼光 ○ Tche kong 誌公 ○ Ta mouo 達磨 ○ Chen koang 神光 ○ Hoa t'ouo 華陀 ○ Eul lang 二郎 ○ Cheval.	
	P'ei che niang niang 培始娘娘 Pi-hia yuen kiun 碧霞元君 Yng mong niang niang 引蒙娘娘				
	○ Teou chen 痘神				
Deux King kang Eul ta king kang 二大金剛		Wei t'ouo 韋馱 K'ia lan 伽藍		Deux King kang Eul ta king kang 二大金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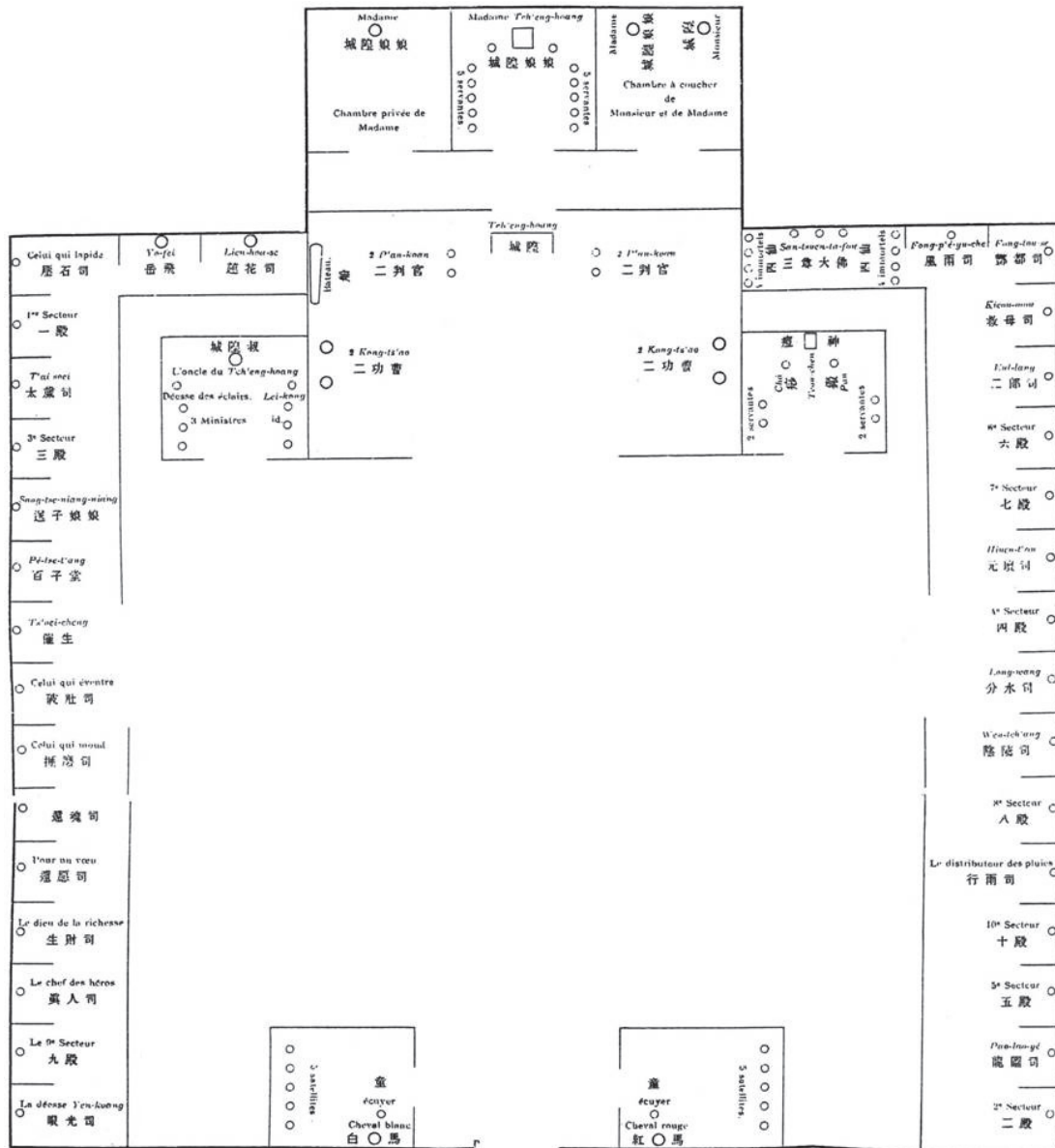
圖二〇：如皋縣海月寺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6, p. 155)



圖二一：如皋縣地藏王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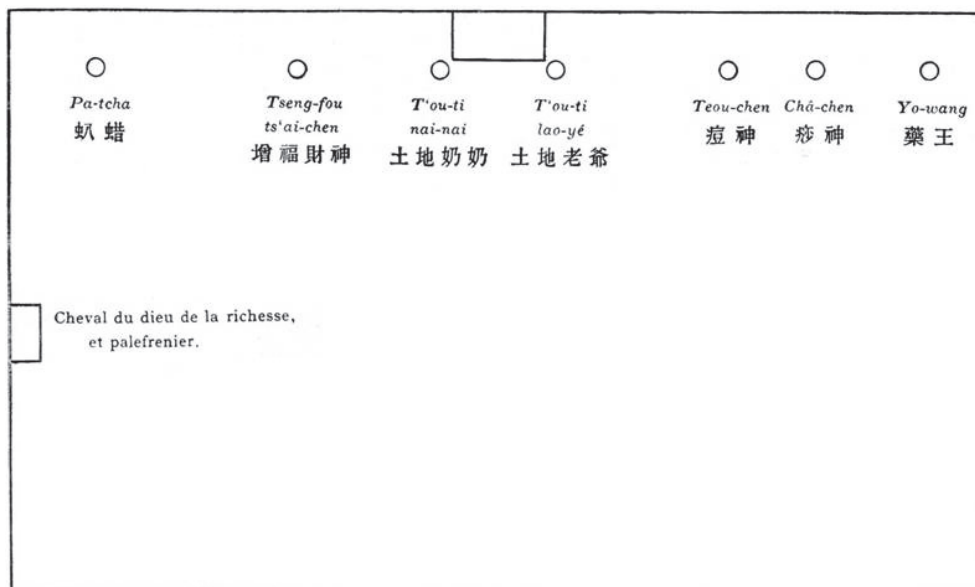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6, p. 166)



圖二二：泰興縣城隍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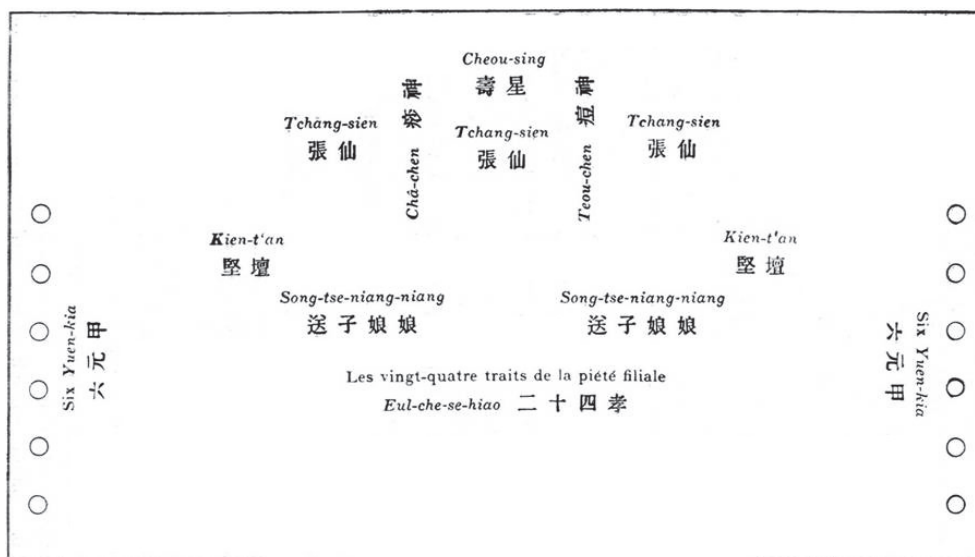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11, p. 892)

邱仲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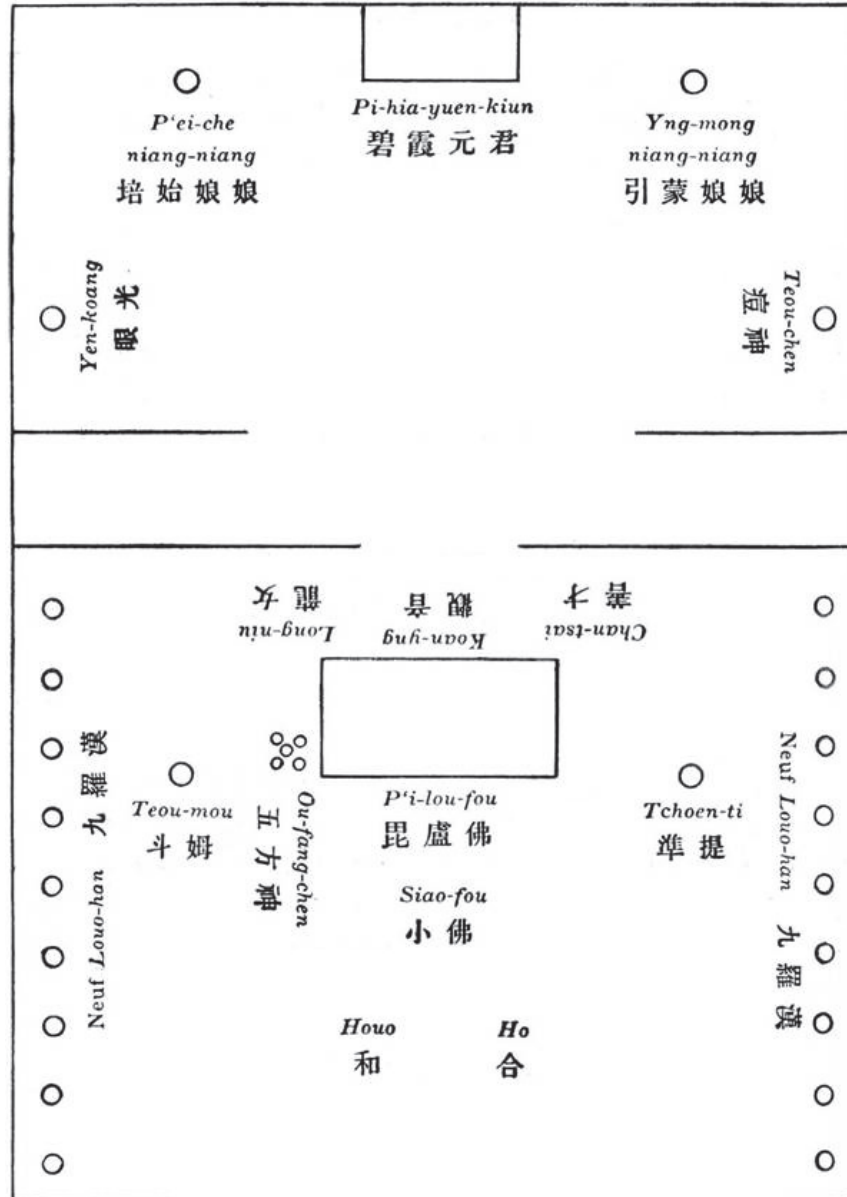
圖二三：通州土地廟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11, p. 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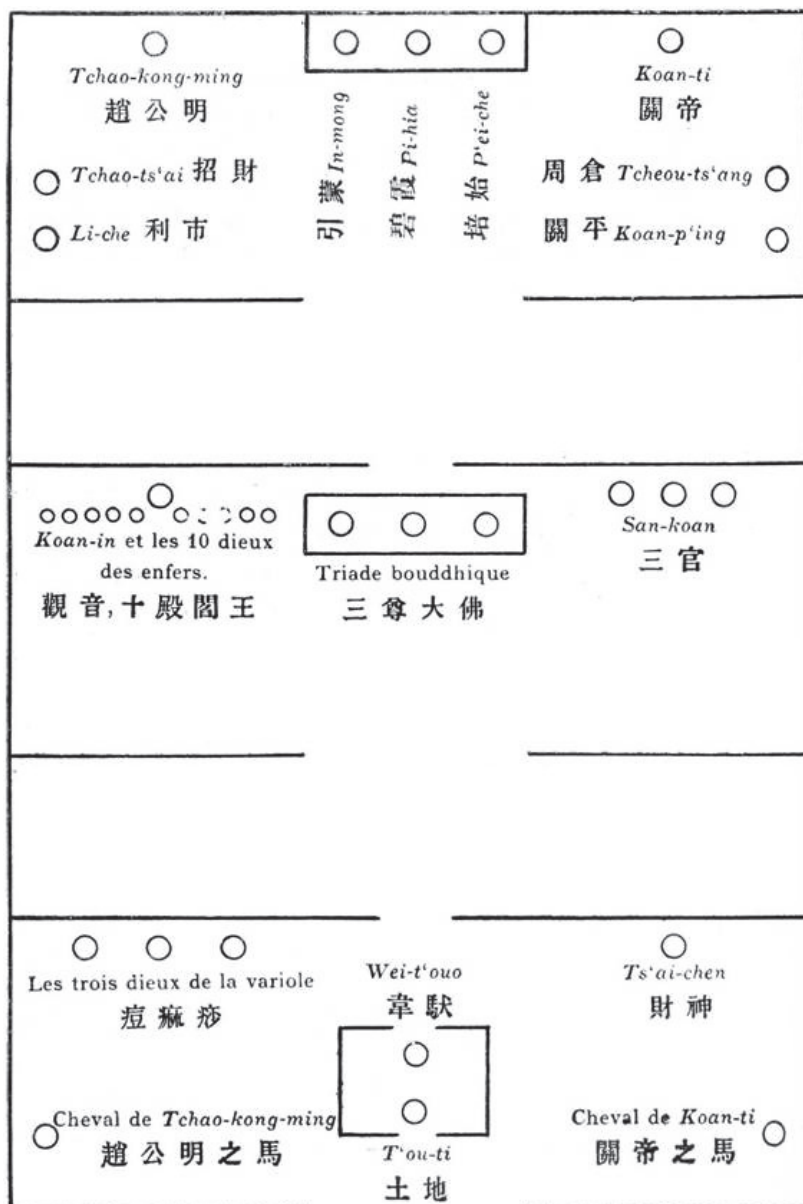
圖二四：如皋縣南文昌宮百子堂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11, p. 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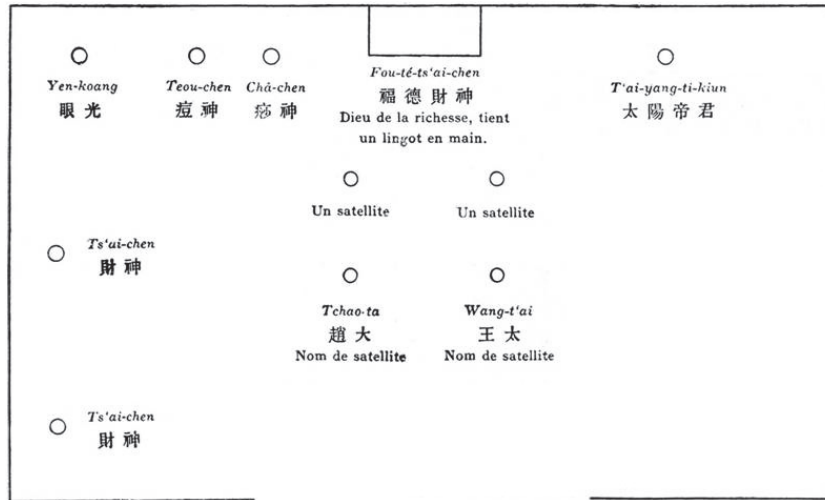
圖二五：如皋縣泰山廟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11, p. 998)



圖二六：如皋縣土山廟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11, p. 1000)



圖二七：海門廳都天廟

(Doré,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tome 11, p. 1039)



圖二八：贛州七鯉鎮仙娘廟的天花娘娘

(客家阿哥, 〈客家信仰民俗：仙娘廟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a559d0100gklf.html, 瀏覽 2009.12.25)

邱仲麟



圖二九：清代福州的珠媽神像

（左圖見於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 1, p. 154；

右圖見於 Hopkins, *Princes and Peasants*, p. 136）



圖三〇：臺灣彰化開化寺珠公、珠婆神像

（董芳苑，〈臺灣人的神明〉，頁 312。按：書中將拍攝地點誤為宜蘭。開化寺痘神照片，可另見吳成偉編著，〈彰化古城巡禮〉〔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9〕，頁 89）



圖三一：澳門蓮峰廟痘母元君像
(陳煒恆,《澳門廟宇圖錄》，頁 152)



圖三二：澳門蓮溪廟金花痘母殿
(陳煒恆,《澳門廟宇圖錄》，頁 275)

邱仲麟



圖三三：雲南大理華營村本主廟痘二哥哥像

(董建中,《銀蒼玉洱間的神奇信仰》,頁31)



圖三四：雲南痘兒哥哥甲禡

(楊郁生,《雲南甲馬》[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102)



圖三五：雲南痘兒哥哥甲禡

(川野明正，《神祕呪符甲馬子集成》，頁 254)



圖三六：雲南桃花小哥哥甲禡

(川野明正，《神祕呪符甲馬子集成》，頁 254)



圖三七：雲南探花姑娘甲禡

（川野明正，《神祕呪符甲馬子集成》，頁 255）



圖三八：雲南司花使女甲禡

（川野明正，《神祕呪符甲馬子集成》，頁 255）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王栐撰，誠剛點校，《燕翼詒謀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
- 宋・宋綬、宋敏求編，司義祖校點，《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臺北：大化書局，1980。
- 明・丁元薦，《尊拙堂文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明・丁紹軾，《丁文遠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明・孔貞時，《在魯齋文集》，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 明・田藝蘅撰，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明・朱泰、包大燿等修纂，萬曆《兗州府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余象斗，《北遊記》，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 明・余繼登，《淡然軒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佚名，《靈應泰山娘娘寶卷》，合肥：黃山書社，2005。
- 明・佚名，《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 明・李日華著，屠友祥校註，《味水軒日記》，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明・李進立，〈重修耶殊夫人廟記〉，張正明、科大衛編，《明清山西碑刻資料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 明・李濂撰，周寶珠、程民生點校，《汴京遺蹟志》，北京：中華書局，1999。
- 明・汪道昆撰，胡益民、余國慶點校，《太函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
- 明・沈承撰，明・毛孺初輯評，《毛孺初先生評選即山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佩蘅子，《吳江雪》，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 明・周之冕等纂修，天啟《來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明・周文龍、孫紹等修纂，嘉靖《磁州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姚宗文纂修，天啟《慈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明・范守己，《御龍子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明・茅元儀，《石民四十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茅瑞徵、呂元音等修纂，萬曆《黃岡縣志》，清光緒重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明・郎瑛，《七修類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明・徐允祿，《思勉齋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殷之輅、朱梅等修纂，萬曆《福寧州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0。
- 明・祝允明，《祝子志怪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 明·袁黃著，了凡弘法學會譯整，《太上感應篇彙編白話節本》，彰化：了凡弘法學會，2000。
- 明·郝壁，《郝蘭石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明·張文麟，《端巖公年譜》，上海：博古齋，1920。
- 明·張慎學、智鉉等修纂，崇禎《元氏縣志》，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0。
- 明·許仲琳，《封神演義》，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84。
- 明·陳霖修纂，正德《南康府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4。
- 明·惲應翼、張嘉孚修纂，萬曆《新修安定縣志》，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點校，《泉翁大全集點校稿》，臺北：國科會計畫成果，2004，未出版。
- 明·萬全，《痘疹世醫心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明·雷禮，《鐔墟堂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劉訥纂修，嘉靖《鄱陵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3。
- 明·蕭蕃、鄭孝等修纂，嘉靖《興濟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明·錢希言，《獐園》，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 明·薛甲，《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聶尚恒，《活幼心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明·魏津，弘治《偃師縣志》，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62。
- 明·蘇祐，《穀原文草續集》，嘉靖四十四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清·丁映奎纂修，乾隆《茂州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丁柔克撰，宋平生、顏國維等整理，《柳弧》，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清·丁繁滋，《天爵錄》，清嘉慶刊本，波士頓：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清·于萬培、謝永泰等修纂，光緒《鳳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于嘉楨等續補，康熙《延慶州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 清·于睿明、胡悉寧等修纂，康熙《臨清州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 清·升允、安維峻等修纂，光緒《甘肅新通志》，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
- 清·文德翼，《求是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王元章、金鉞煥修纂，宣統《泰興縣志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王烜修，乾隆《靜寧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 清·王崇禮修，乾隆《延長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 清·王毓芳等修纂，道光《懷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王葉衢纂，咸豐《古海陵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王肇賜、陳錫麟等修纂，同治《新淦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王銘新、郭慶琳等修纂，民國《眉山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
- 清·王鳴盛，《西莊始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王履謙、李廷錫等修纂，道光《安陸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王穎、何戴仁等修纂，同治《零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王檢心、劉文淇修纂，道光《重修儀徵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王麟飛、冉崇文修纂，同治《增修西陽直隸州總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
- 清·史傳遠修，乾隆《臨潼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清·申良翰、何源澤修纂，康熙《香山縣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 清·白鶴、史傳遠等修纂，乾隆《武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清·皮樹棠、皮錫瑞等修纂，光緒《宣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清·任先覺、楊萃等修纂，康熙《吳橋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 清·任壽世、劉開等修纂，道光《亳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伍承吉、王士鈞等修纂，同治《雲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吉必兆等修纂，康熙《新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朱希白等重修，清·沈用增纂，光緒《孝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朱珪等纂，乾隆《福寧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 清·朱煒、姚椿等修纂，道光《禹州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 清·朱維高等修纂，康熙《宿松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朱肇基、陸綸修纂，乾隆《太平府志》，原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朱潼、徐彥楠等修纂，同治《安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朱應鑄撰，白化文、李鼎霞點校，《楹聯新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清·江召棠、魏元曠等修纂，光緒《南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 清·江峰青、顧福仁等修纂，光緒《重修嘉善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江登雲纂，乾隆《橙陽散記》，上海：上海書店，1992。
- 清·何崧泰、史樸等修纂，光緒《遵化通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 清·何紹章、呂耀斗修纂，光緒《丹徒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佚名，《大聘嫁》，抄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佚名，《宴謝痘麻娘娘行科》，臺北：集文書局，1999。

- 清·佚名，《泰山真經》，合肥：黃山書社，2005。
- 清·佚名修纂，宣統《寧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 清·佚名輯，同治《福建省例》，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4。
- 清·佚名纂，宣統《續蒙自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 清·吳大訓、王鳳池等修纂，光緒《興國州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清·吳友箴、熊履青修纂，道光《忠州直隸州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1。
- 清·吳汝綸，《吳摯甫全集·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 清·吳易峯、徐日明等修纂，乾隆《太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吳敏樹，《杻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吳景果、潘其燦等修纂，康熙《懷柔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清·吳肅公，《街南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吳鼎新、黃建中修纂，乾隆《阜蘭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 清·吳榮光重修，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刻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呂懋先、帥方蔚等修纂，同治《奉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宋如林、孫星衍等修纂，嘉慶《松江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李士棻、胡業恒修纂，同治《東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李本仁、陳觀西等修纂，道光《贛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 清·李光庭著，石繼昌點校，《鄉言解頤》，北京：中華書局，1982。
- 清·李汝珍，《鏡花緣》，臺北：世界書局，1974。
- 清·李廷芳、陳于廷等修纂，乾隆《重修襄垣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清·李於陽，《即園詩鈔》，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清·李培謙、閻士驤修纂，道光《陽曲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5。
- 清·李章瑄修纂，乾隆《伊陽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 清·李賓暘、趙桂林等修纂，同治《興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李德淦、洪亮吉等修纂，嘉慶《涇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李鏡蓉、許清源等修纂，光緒《道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清·杜一鴻、周塤等修纂，乾隆《龍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汪文炳等修纂，光緒《富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汪坤厚、張雲望修纂，光緒《婁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清·汪祖綬、熊其英等修纂，光緒《青浦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沈淮原修，李圖、戴杰續纂，光緒《陵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 清·阮龍光纂修，邵自祐編輯，乾隆《通許縣志》，原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周古、蔡復午修纂，嘉慶《東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周杰、嚴用光等修纂，同治《景寧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6。
- 清·周家齊、鞠建章修纂，光緒《高唐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 清·周偉業纂修，嘉慶《敘永廳志》，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
- 清·周楚良，《津門竹枝詞》，收入清·郝福森，《津門聞見錄》，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 清·周際霖、周頊等修纂，同治《如皋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清·承需、杜友棠、楊兆崧等修纂，同治《新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於學琴、宋世煦等修纂，光緒《耒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明誼、張岳崧等修纂，道光《瓊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 清·林有席、嚴思濬修纂，乾隆《東湖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林鳳儀、黃性時等修纂，嘉慶《桂東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清·林慶銓撰，龔聯壽點校，《楹聯述錄》，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清·祁寯藻，《饒飢亭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金吳瀾、汪堃等修纂，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金弟、杜紹斌等修纂，同治《萬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金秉祚修，乾隆《山陽縣志》，乾隆原刻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清·金福增、張兆魁等修纂，同治《河曲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清·阿思哈、嵩貴纂修，乾隆《續河南通志》，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 清·侯紹瀛、丁顯修纂，光緒《睢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俞昌烈、謝葵等修纂，道光《黃岡縣志》，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俞樾，《春在堂雜文·五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清·前因居士，《日下新謳》，轉引自《文獻》12 (1982)：183-200。
- 清·姚東升，《釋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 清·姚暹、馮士傑等修纂，同治《瑞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姚寶燾、范崇楷等修纂，嘉慶《西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施鴻保，《閩雜記》，臺北：閩粵書局，1968。
- 清·洪蕙纂，道光《鄆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清·洪蕙纂，嘉慶《延安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紀昀，《紀文達公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胡文銓、周應業修纂，乾隆《廣德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胡復初、黃昂杰等修纂，同治《大冶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 清·胡壽海、褚成允等修纂，光緒《遂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范祖述原著，洪如嵩補輯，《杭俗遺風》，杭州：六藝書局，1928。
- 清·倪昌燮、馮慶揚等修纂，光緒《吳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凌紱曾、邵承照等修纂，光緒《肥城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 清·唐榮邦、楊嶽方修纂，同治《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孫炳煜等修纂，光緒《會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孫讓等修纂，嘉慶《懷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徐可先、胡世定修纂，順治《龍泉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 清·徐永言、嚴繩孫修纂，康熙《無錫縣志》，康熙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徐保慶、周志靖修纂，宣統《光宜宜荊續志》，臺北：宜興同鄉會，1965。
- 清·徐家瀛、舒孔恂等修纂，同治《靖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徐崧、張大純纂輯，薛正興校點，《百城烟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 清·徐慶輯，《信徵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 清·殷禮、周謨等修纂，同治《湖口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涂長發、王昌年等修纂，嘉慶《眉州屬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
- 清·秦銘光，《錫山風土竹枝詞》，收入趙明等編，《江蘇竹枝詞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 清·索寧安輯，《滿洲四禮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耿繼志、湯原振等修纂，康熙《鳳陽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袁枚著，周欣校點，《子不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 清·袁學謨、秦燮修纂，雍正《石樓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清·袁翼，《遼懷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馬汝舟纂修，嘉慶《如皋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 清·高國楹、沈光曾等修纂，乾隆《平湖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 清·高鉞纂修，康熙《武鄉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高攀桂、梁士彥等修纂，嘉慶《武宣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崔長清、谷如墉等修纂，光緒《神池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清·崔國榜、藍拔奇等修纂，同治《興國縣志》，臺北：臺北市江西省興國縣同鄉會，1989。

- 清·崔龍見、黃義尊修纂，乾隆《江陵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0。
- 清·張世浣、姚文田等修纂，嘉慶《重修揚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張在田、游鳳藻等修纂，嘉慶《龍陽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 清·張奇勛、周士儀等修纂，康熙《衡州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清·張宗泰撰，劉增齡補輯，嘉慶《備修天長縣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 清·張國英、陳芳等修纂，光緒《瑞金縣志》，臺北：臺北市江西省瑞金縣同鄉會，1990。
- 清·張紹齡等修纂，道光《重修昭化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
- 清·張嵐奇、武纘緒等修纂，光緒《孟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清·張煥等續修，光緒《故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清·張道超、馬九功等修纂，道光《伊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清·張銑纂修，道光《麗水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 清·張鴻、來汝緣、王學浩等修纂，道光《崑新兩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曹掄彬、曹掄翰修纂，乾隆《雅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 清·曹雪芹、清·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革新版。
- 清·曹煜，《繡虎軒尺牘》，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曹鼎新、龍升修纂，康熙《瀏陽縣志》，康熙原刻本微捲，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清·曹德贊、張星煥等修纂，道光《繁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梁悅馨、季念詒等修纂，光緒《通州直隸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梁章鉅撰，白化文、李鼎霞點校，《楹聯叢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清·梁章鉅撰，白化文、李鼎霞點校，《楹聯續話》，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 清·梁紹王撰，莊蕋點校，《兩般秋雨盦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清·梁園隸、薛樹聲等修纂，咸豐《重修興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梁鼎芬、丁仁長等修纂，宣統《番禺縣續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 清·梁熙，《哲次齋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梁鳴岡纂修，乾隆《武寧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梅文鼎，《續學堂文鈔》，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清·清高宗敕撰，《八旗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畢炳炎、趙翰鑾等修纂，光緒《鄆城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 清·盛慶紱、盛一棵等修纂，同治《芷江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清·章德楓、董曰申修纂，嘉慶《海門廳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 清·符兆鵬、趙繼元等修纂，同治《太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莊日榮、胡淦等修纂，乾隆《滄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莊毓鉉、陸鼎翰修纂，光緒《武陽志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莫祥芝、汪士鐸等修纂，同治《上江兩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許仲元，《三異筆談》，上海：進步書局，1914。
- 清·許光墉等修輯，姜漢椿、姜漢森標點，光緒《重輯楓涇小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
- 清·許葭村著，宋晶如編譯，《秋水軒尺牘》，臺南：大孚書局，1987。
- 清·許維樞、束圖南修纂，康熙《武邑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許應鑠、曾作舟等修纂，同治《南昌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郭存莊纂修，乾隆《白鹽井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郭柏蒼，《竹間十日話》，福州：海風出版社，2001。
- 清·郭敦祐等再續纂，光緒《長樂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清·郭燦、黃天策等修纂，乾隆《瑞金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陳永清、吳慶雲等修纂，乾隆《瑞安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
- 清·陳永圖、龔立海等修纂，嘉慶《宜章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 清·陳其寬、鄒宗垣修纂，光緒《續修安岳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
- 清·陳奇生，《痘科扼要》，清乾隆二十八年重刊本微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陳洪書、王錫侯等修纂，乾隆《望都縣新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陳紀麟、劉于濤等修纂，同治《南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陳釗鎧、李其馨修纂，道光《趙州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 清·陳朝義纂修，乾隆《長汀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陳瑞瀾、吳言昌等修纂，光緒《黃安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清·陳裔虞纂修，乾隆《博羅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
- 清·陳鼎，《留溪外傳》，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 清·陳鼎等纂修，同治《德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臺北：鼎文書局，1976。
- 清·陳鵬年、徐之凱等修纂，康熙《西安縣志》，原刻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清·陸立价編輯，乾隆《真如里志》，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62。
- 清·傅崇渠編，《成都通覽》，成都：巴蜀書社，1987。
- 清·傅觀光、丁維誠等修纂，光緒《溧水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彭孫貽，《茗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 清·彭潤章、葉廉鐸修纂，光緒《平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惲世臨、陳啟邁等修纂，同治《武陵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清·惲毓鼎，《崇陵傳信錄》，臺北：新興書局，1976。
- 清·曾國藩，《曾國藩日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 清·游法珠、楊廷為修纂，乾隆《信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湯聘、秦有容修纂，康熙《平山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焦長發、王家奮等修纂，乾隆《尤溪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程近仁、趙淳修纂，乾隆《趙州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程兼善纂修，光緒《於潛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
- 清·舒成龍、李法孟等修纂，乾隆《荊門州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清·閔派魯、林古度纂修，順治《溧水縣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清·馮鼎高、王顯曾等修纂，乾隆《華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清·黃文琛纂修，光緒《邵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黃如瑾編，黃夢麟等補編，《溧陽仙山黃劬雲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清·黃炳堃，《八句自述百韻詩》，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 清·黃恩浩、蕭玉銓等修纂，同治《袁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黃培燦、陸殿邦等修纂，道光《英德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
- 清·黃虞再、閔鉞修纂，順治《奉新縣志》，原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清·黃維翰編，宣統《呼蘭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清·楊文駿、朱一新等修纂，光緒《德慶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清·楊立旭、白天章修纂，光緒《續刻直隸霍州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清·楊垕撰，吳雲生點校，《恥夫詩鈔》，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 清·楊開第、姚光發等修纂，光緒《華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楊樹本纂，乾隆《濮院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2。
- 清·萬發元、周詵詒等修纂，光緒《永明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清·葉滋瀾、李臨馴等修纂，光緒《上猶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董含著，致之點校，《三岡識略·續識略》，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 清·董萼策、汪元祥等修纂，同治《樂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董維嶽原撰，清·董上賁校補，《痘疹專門》，光緒七年重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清·廖元發、白乃建修纂，順治《清澗縣志》，北京：線裝書局，2001。
- 清·廖恩樹、蕭佩聲等修纂，同治《巴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熊伯龍，《無何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清·熊登、孟振祖修纂，康熙《武昌縣志》，北京：線裝書局，2001。
- 清·臧憲祖纂修，康熙《潮陽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齊學裘，《見聞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清·劉天維、龍燮修纂，伊嚨、傅光遇增修，康熙《望江縣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
- 清·劉文燿、王守謙修纂，光緒《壽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清·劉廷槐纂修，于培森修訂，景剛、曹小雲等點校，道光《來安縣志》，合肥：黃山書社，2007。
- 清·劉城，《嶧桐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劉崑修，康熙《束鹿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清·劉德恒、吳大猷等修纂，光緒《四會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清·樂鈞著，石繼昌校點，《耳食錄》，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7。
- 清·滕永禎、馬珩修纂，康熙《壽張縣志》，清康熙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潘棗鼎、劉宗賢修纂，康熙《江夏縣志》，原刻本微捲，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 清·潘懿、朱孫詒等修纂，同治《清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蔡衍錕，《操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清·蔡維義、秦永清纂修，雍正《故城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清·談遷著，羅仲輝、胡明校點校，《棗林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06。

- 清·鄭鍾祥、龐鴻文等修纂，光緒《常昭合志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魯之裕，《式馨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黎景義，《二九居集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賴同宴、俞宗誠修纂，光緒《續修五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清·錢肇修修纂，康熙《洛陽縣志》，原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 清·錫榮纂修，同治《萍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儲大文，《存硯樓二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清·應先烈、陳楷禮等修纂，嘉慶《常德府志》，長沙：嶽麓書社，2008。
- 清·戴昌言、劉恭冕等修纂，光緒《黃岡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 清·繆之弼、程定纂修，康熙《遂昌縣志》，上海：上海書店，1996。
- 清·謝廷庚、賀廷壽修纂，光緒《六合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清·謝長清纂修，道光《重修延川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清·謝庭薰、陸錫熊纂修，乾隆《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清·謝惟傑、黃烈等修纂，嘉慶《金堂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
- 清·鍾泰等修纂，光緒《亳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清·鍾章元、陳第頌等修纂，道光《清潤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清·鍾銅山、柯逢時等修纂，光緒《武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聶欽，《泰山道里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 清·藍煦、曹徵甲等纂修，同治《星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9。
- 清·藍應襲等修，乾隆《上元縣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8。
- 清·雙全、顧蘭生等修纂，同治《廣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清·額魯禮、王埏修纂，芮增瑞校注，道光《姚州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
- 清·顏元著，王星賢等點校，《顏元集·存人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 清·顏希源、邵光鈐纂修，嘉慶《儀徵縣續志》，抄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清·魏篤、王俊臣修纂，同治《潯州府志》，清同治十三年原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點校，《魏叔子文集·外篇》，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清·羅慶薌、彭玉麟等修纂，同治《衡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清·譚瑀、黎成德等修纂，道光《重修略陽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清·邊其晉、胡毓璠等修纂，同治《藤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 清·嚴文典、任相修纂，乾隆《蒲臺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邱仲麟

清·嚴正身、金嘉琰等修纂，乾隆《桐廬縣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3。

清·嚴首昇，《瀨園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清·覺羅石麟、儲大文等修纂，雍正《山西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顧國詔等修纂，光緒《龍泉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清·龔寶琦、黃厚本修纂，光緒《金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王佐、黃尚毅修纂，民國《綿竹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王兵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左權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

王秀文、張廷馥等纂修，民國《許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王祖畚纂，民國《鎮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王蔭桂、張新曾等修纂，民國《續修博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王麗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城市澤州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

王蘇陵主編，《三晉石刻大全·長治市黎城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安慶豐、郭永清等修纂，民國《安塞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朱之英等纂修，民國《懷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朱峙三，《朱峙三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

余誼密、徐乃昌等修纂，民國《南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余誼密、鮑實等修纂，民國《蕪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吳藕汀，《藥窗詩話》，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吳寶瑜、龐友蘭等修纂，民國《阜寧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吳馨、姚文枏等修纂，民國《上海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吳蘭生、劉廷鳳等修纂，民國《潛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宋蘊璞輯，民國《天津誌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李文清主編，《三晉石刻大全·太原市古交市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

李晶明主編，《三晉石刻大全·陽泉市盂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0。

李鍾嶽、孫壽芝修纂，民國《麗水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杜紅濤主編，《三晉石刻大全·呂梁市孝義市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

周鐵錚、沈鳴詩等修纂，民國《朝陽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孟昭涵、李駒等修纂，民國《長樂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

林志茂、汪金相、胡忠閎等修纂，民國《簡陽縣志》，成都：巴蜀書社，1992。

芙萍，《旗族舊俗志》，收入王彬、崔國政輯，《燕京風土錄》，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

- 侯安瀾等修，王樹枏纂，民國《新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侯祖畚、呂寅東等修纂，民國《夏口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 俞慶瀾、張燦奎等修纂，民國《宿松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 段金成等纂，民國《永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胡君復編輯，《古今聯語彙選·初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 胡為和、高樹敏等修纂，民國《三續高郵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胡祖德著，陳正書、方爾同標點，《滬諺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胡履新、魯隆盛、張孔等修纂，民國《永順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 胡適，《胡適文存·三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
- 孫蓉圖、徐希廉修纂，民國《瓊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徐珂輯，《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 徐國桓、張坪修纂，民國《滄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徐維淮、李植嘉等修纂，民國《遼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徐肇瓊撰，張格點校，《天津皇會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恩麟、楊蔭芳等修纂，民國《興城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 祝世德等纂修，民國《汶川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秦廷秀、劉崇本修纂，民國《雄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
- 袁嘉穀纂修，民國《石屏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 張江裁纂，民國《天津楊柳青小志》，北平：松筠閣，1938。
- 張自清、張樹梅等修纂，民國《臨清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張揚祚、郝世楨修纂，民國《武鄉新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張趙才等纂修，民國《榮經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曹允源、李根源等修纂，民國《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望雲居士、津沽閒人撰，張格點校，《天津皇會考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梁成久纂修，陳景棻續修，民國《海康縣續志》，上海：上海書店，1991。
- 梁秉錕、王丕煦等修纂，民國《萊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符璋、劉紹寬等纂修，民國《平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陳伯陶、葉覺邁修纂，民國《東莞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 陳志華，《張壁村》，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陳金臺纂輯，民國《鄆城縣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陳思、繆荃孫等修纂，民國《江陰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 陳瑄、趙思明修纂，民國《葭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陳銘勳修，民國《渠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陳蔭翹、戚星巖等修纂，民國《海城縣志》，海城：海城縣公署總務科，1937。
- 陶宗奇、張鵬翱等修纂，民國《續修昌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程大璋纂，民國《桂平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馮俊杰編著，《山西戲曲碑刻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2。
- 馮錦昌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和順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
- 黃世芳、陳懿德等修纂，民國《鐵嶺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3。
- 黃蔭相等修纂，民國《封邱縣續志》，封邱：封邱縣志館，1937。
- 楊洪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中市靈石縣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
- 楊曉波、李永紅主編，《三晉石刻大全·晉城市城區卷》，太原：三晉出版社，2012。
- 萬震霄、高遵章等修纂，民國《青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靳蓉鏡、蘇寶謙等纂修，民國《鄆陵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 齊耀斌、韓大光修纂，民國《寶清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 劉大鵬遺著，慕湘、呂文幸點校，《晉祠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 劉洪關、李有塋修纂，民國《昭萍志略》，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劉國斌、劉錦堂修纂，民國《四續掖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歐陽英、陳衍修纂，民國《閩侯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6。
- 鄭永禧等修纂，民國《衢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鄭輔東、王貽牟修纂，民國《續纂泰州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 黎彩彰、黎景曾等修纂，民國《寧化縣志》，上海：上海書店，2000。
- 蕭家修、歐陽紹祁等修纂，民國《分宜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 蕭殿元、唐本心修纂，民國《榴江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 賴佐唐等修，宋曙等纂，民國《敘永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7。
- 關定保、于雲峰等修纂，民國《安東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 嚴兆霖、張玉書等修纂，民國《望奎縣志》，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
- 嚴偉、秦錫田等修纂，民國《南匯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 中野孤山著，郭舉崑譯，《橫跨中國大陸：遊蜀雜俎》，北京：中華書局，2007。
- Doolittle, Justus.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with Some Account of Their Religious, Governmental,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Customs and Opinion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65；中譯本見盧公明著，陳澤平譯，《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一個美國傳教士的晚清福州見聞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 Doré, Henri. *Recherches sur les Superstitions en Chine*. C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11-1919.
———. *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s*. Shanghai: Tusewei Printing Press, 1914-1926.

二・近人論著

- 《石樓縣鄉鎮志》編纂委員會
2015 《石樓縣鄉鎮志》，石樓：石樓縣人民政府。
《錫伯族簡史》編寫組
2008 《錫伯族簡史（修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
九華山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0 《九華山志》，合肥：黃山書社。
內蒙東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
1958 《黑龍江省撫遠縣下八岔赫哲民族鄉情況》，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辦公室編。
王平山、王少凡
〈惠安的陳靖姑信仰民俗〉，福建省惠安縣文史委編，《崇武古城燈塔志》，出版資料不詳。
王昭全
2012 〈寺廟建築文化古今談〉，《松花江》79：114-123。
王振忠
2000 〈徽州文書所見種痘及相關習俗〉，《民俗研究》2000.1：37-68。
2001 〈《朱峙三日記》所見晚清武昌縣民俗及其變遷〉，《民俗研究》2001.1：114-126。
王嘉斌
2007a 〈清代關於天花之民間認知與治療〉，《史轍：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學報》3：101-216。
2007b 〈清代天花防治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樹村
2008 《中國民間紙馬藝術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中國道教協會編
1995 《道教神仙畫集》，北京：華夏出版社。
代洪亮
2003 〈社會記憶的空間——以清代山東碧霞元君信仰為中心〉，《濟南大學學報》13.3：31-37。

邱仲麟

田承軍

2002 〈清代東北地區的碧霞元君廟〉，《泰安師專學報》24.1：18-21。

白占全

2006 〈陝北定仙媽娘娘廟花會調查〉，《呂梁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2.4：31-35。

石三友

1985 《金陵野史》，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任宗權

2006 《道教章表符印文化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安捷、任根珠等編

2003 《太原風景名勝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安徽省志·民俗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朱海濱

2008 《祭祀政策與民間信仰變遷——近世浙江民間信仰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老舍

1950 《我這一輩子》，上海：惠羣出版社。

色音

1999 〈論北方少數民族薩滿教的歷史變容〉，《青海民族研究》10.2：34-36。

2001 〈薩滿教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人生儀禮〉，《青海民族研究》12.2：93-95。

何炳棣

1966 《中國會館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何根海、張邦啟

2010 〈安徽省貴池縣茅坦鄉山湖村儺神會的田野調查報告〉，《池州學院學報》24.1：94-98。

佟克力編

1989 《錫伯族歷史與文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吳仁安

1996 〈明清以來江南水鄉古鎮同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風尚探微〉，《學術月刊》1996.5：95-99, 52。

吳成偉編著

1999 《彰化古城巡禮》，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呂宗力、樂保群

1986 《中國民間諸神》，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呂繼祥

1994 《泰山娘娘信仰》，北京：學苑出版社。

李永任等編

2001 《周城文化：中國白族名村的田野調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李裕民

2004 〈這是一部好村志——喜讀《理家莊村志》〉，《滄桑》2004.5：30-31。

李露露

2002 〈清代《天后宮過會圖》釋析〉，《東南文化》2002.2：6-26。

杜家驥

2007 〈從清宮醫案看天花的防治——種痘與治痘〉，《中國社會歷史評論》8：59-69。

周建新

2007 《江西客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周樹佳

2009 《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香港：中華書局。

孟繁興、臨洪文

1972 〈略談利用古建築及附屬物研究山西歷史上兩次大地震的一些問題〉，《文物》1972.4：5-23。

尚潔主編

2002 《天津民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招遠市史志編纂委員會

1998 《招遠市村莊簡志》，北京：華齡出版社。

林岩、范緯

2004 《老北京的廟會：白雲觀廟會、蟠桃宮廟會、東岳廟廟會》，北京：文物出版社。

河曲縣志編纂委員會編

1989 《河曲縣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波·少布、徐景民

2004 〈赫哲薩滿派系、種類、名稱和職能〉，《黑龍江民族叢刊》79：80-85。

邱仲麟

邵新蓓、彭煒

- 2007 〈社會性別視野下的廟會與客家婦女：以贛州水東鎮七里村仙娘廟會為例〉，《宜春學院學報》29.3：108-112。

邵澤元等編

- 2000 《鄒城市地名志》，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金文男

- 2003 《壽誕趣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啟琮

- 1986 〈北京郊區的滿族（續）——十、營房中的宗教信仰〉，《滿族研究》1986.2：72-79。

青陽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 1992 《青陽縣志》，合肥：黃山書社。

姜生

- 2011 〈道教與種痘術〉，林富士主編，《宗教與醫療》，臺北：聯經出版公司，頁 205-262。

柯楊

- 1999 〈洮岷「花兒」中的祭祀性歌謠〉，陶立璠主編，《亞細亞民俗國際學術大會論文集（第二輯）》，北京：民族出版社，頁 59-75。

胡忠良

- 1993 〈乾隆十五子種痘〉，《紫禁城》1993.6：42-44。
2003 〈康熙皇帝與天花〉，《北京檔案》2003.6：48-49。

范行準

- 1953 《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上海：華東醫務生活社。

范廣欣

- 2010 〈曾國藩「禮學經世」說的宗教儀式淵源——以送痘神與求雨求晴為例〉，《學術月刊》42.1：120-139。

凌純聲

- 1934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孫曉芬編著

- 1997 《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5 《明清的江西湖廣人與四川》，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容媛

- 1929 〈東莞城隍廟圖說〉，《民俗》41/42：31-49。

容肇祖

- 1929 〈廣州河南的金花廟〉，《民俗》41/42：51-53。

徐曉望

- 1993 《福建民間信仰源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殷偉、殷斐然

- 2003 《中國民間俗神》，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殷登國

- 1986 〈從痘疹娘娘談天花〉，《中視周刊》(1980)，後收入氏著，《中國神的故事》，臺北：世界文物出版社，頁 197-207。

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 1992 《泰州名勝古蹟（增訂本）》，泰州：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烏丙安

- 1989 〈薩滿世界的「真神」——薩滿〉，《滿族研究》1989.1：65-76。

馬天芳、徐曉軍

- 2001 〈土家族女神崇拜現象探微〉，《中南民族學院學報》21.4：129-132。

馬書田

- 1990 《華夏諸神》，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馬冀、宋文坤編著

- 1994 《民間俗神》，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

馬濟中、許春陽

- 1997 〈河下鎮古天興觀〉，淮安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淮安名勝古蹟》，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

常人春

- 1990 《老北京的風俗》，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張東海、田華詠、滕建卓

- 2007 〈苗醫骨傷科史略〉，《中國民族醫藥雜誌》2007.9：50-52。

張哲嘉

- 1998 〈從同治醫案論清宮脈案的性質〉，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中國十九世紀醫學」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年 5 月 22 日。

張衛東

- 2008 〈蘭州的寺廟與寺廟文化〉，《蘭州日報》2008.09.12，R11 版。

曹良海主編

- 2004 《贛南客家古村白鷺》，北京：方志出版社。

邱仲麟

莊吉發

- 1996 《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郭立誠

- 1971 《中國生育禮俗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陳文華

- 2004 《楠溪江上游古村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陳永革

- 2006 〈蘭州明代「白衣寺」〉，《蘭州日報》2006.04.19，B03 版。

陳立立

- 2005 〈江右商與萬壽宮〉，《江西科技師範學院學報》2005.2：72-78。

陳征琳等主編

- 1998 《上海地名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陳垂成主編

- 2004 《泉州習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陳美青

- 2007 〈山西和順合山神廟劇場及其碑刻考〉，《中華戲曲》2007.2：82-96。

陳敬陽

- 2004 〈明代碧霞元君信仰的傳播與演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碩士論文。

陳煒恆撰述，李銳奮、譚志勝攝影

- 2002 《澳門廟宇圖錄》，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

陳熙遠

- 2009 〈在民間信仰與國家權力交疊的邊緣——以明代南京一座祠祀的禁毀為例〉，邱澎生、陳熙遠編，《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頁 87-143。

陶明選

- 2008 〈徽州宗族的內神與外神信仰——以族譜為中心的初步考察〉，《江南大學學報》7.5：66-70, 96。

麻健敏

- 2006 〈清代福州旗人珠媽信仰研究〉，《福建論壇》2006.12：83-87。

富育光

- 1988 〈清宮堂子祭祀辨考〉，《社會科學戰線》1988.4：203-210。

彭兆榮、李春霞

- 2013 〈我國文化遺產體系的生成養育制度——以三個文化遺產地為例〉，《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2：1-11。

曾材

- 2002 〈寧都城廂的寺廟與廟會〉，劉勁峯主編，《寧都縣的宗族、廟會與經濟》，香港：國際客家學會等，頁 265-288。

賀靈、佟克力

- 1993 《錫伯族史》，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黃新華

- 2008 〈民國年間蘇州道教考〉，《中國道教》2008.4：33-36。

楊甫旺

- 2007 〈彝族土主崇拜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39.1：49-55。

楊松海

- 2009 〈雲南紙馬的源流及其民俗寓意〉，《文化遺產》2009.4：106-112。

楊松濤

- 2009 〈曾國藩拜痘神與金陵襖痘風俗〉，《南京日報》2009.03.30，第 6 版。

楊政業

- 1994 《白族本主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楊郁生

- 2002 《雲南甲馬》，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楊國才

- 2002 〈白族千年古村「諾鄧」的保護與發展研究〉，《雲南民族學院學報》2002.2：67-75。

楊震甲等主編

- 1993 《古鎮溱潼風情錄》，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楊應康

- 1995 〈澄江縣陽宗鎮小屯村關索戲調查〉，《民族藝術研究》1995.3：56-64。

萬揆一

- 1992 〈清代昆明現實主義詩人李於陽〉，《雲南師範大學哲學社會科學學報》24.3：86-91。

葉得湖等編

- 2001 《臨澤縣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邱仲麟

葉濤

- 2009 《泰山香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董中基

- 1986 〈北京白雲觀及其殿堂〉，《中國道教》1986.17：107-118。

董芳苑

- 2008 《臺灣人的神明》，臺北：前衛出版社。

董建中

- 2003 《銀蒼玉洱間的神奇信仰——白族本主崇拜》，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聞一少

- 2009 〈榆次城裏說老城〉，《商業文化》2009.4：28-37。

趙復興

- 1990 〈鄂倫春族原始宗教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1990.3：127-131。

劉兆元

- 1991 《海州民俗志》，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劉新堯

- 1995 〈蓬溪鸞峰寺考釋〉，《四川文物》1995.5：69-72。

摩羅、楊帆

- 2008 〈贛北鄉村寺廟神祇來源考索及宗教學分析〉，《渤海大學學報》2008.1：32-39。

潘恩德編著，潘兆耀繪圖

- 2001 《全像民間信仰諸神譜》，成都：巴蜀書社。

潘碩珍

- 2009 〈《封神演義》和岷縣地方神〉，《定西日報數字報》2009.07.07。

蔡策

- 1997 《客家民俗——談贛南》，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

鄧紅蕾

- 2000 《道教與土家族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

鞏發俊等編

- 2001 《臨洮縣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穆曄駿

- 1987 〈巴拉語〉，《滿語研究》6：2-31, 128。

濰坊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5 《濰坊市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鍾俊昆

2010 〈江西客家仙娘廟會調查〉，《尋根》2010.4：76-81。

鍾彩鈞

1999 〈儒家與民間信仰的關係——以湛甘泉《參贊事略》為例〉，氏編，《傳承與創新：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十周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頁491-520。

鍾華操

1979 《臺灣地區神明的由來》，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藍勇、黃權生

2009 《「湖廣填四川」與清代四川社會》，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羅勇、林曉平主編

1998 《贛南廟會與民俗》，香港：國際客家學會等。

羅香林

1929 〈碧霞元君〉，《民俗》69/70：1-67。

羅養儒撰，李春龍等點校

1996 《雲南掌故》，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

譚紅主編

2006 《巴蜀移民史》，成都：巴蜀書社。

饒宗頤總纂

2005 《潮州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

顧希佳

1990 〈太湖流域民間信仰中的神靈體系〉，《世界宗教研究》1990.4：123-133。

稻葉君山撰，但燾譯訂

1915 《清朝全史》，上海：中華書局。

Kenneth Pomeranz 著，林敏等譯

2009 〈上下泰山——中國民間信仰政治中的碧霞元君〉，《新史學》20.4：169-215。

曾景來

1939 《台灣宗教と迷信陋習》，臺北：臺灣宗教研究會。

川野明正

2005 《神祕呪符甲馬子集成》，大阪：東方出版社。

邱仲麟

濱島敦俊

2001 《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會と民間信仰》，東京：研文出版。

Bredon, Juliet, and Igor Mitrophanow

1927 *The Moon Year: A Record of Chinese Customs and Festivals*. Shanghai: Kelly & Walsh.

Chang, Chia-Fang

1996 “Aspects of Smallpox: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Society.” PhD dis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Dott, Brian Russell

2004 *Identity Reflections: Pilgrimages to Mount Tai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enner, F. et al.

1988 *Smallpox and its Eradic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opkins, Donald R.

1983 *Princes and Peasants: Smallpox in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aquin, Susan

2000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aquin, Susan, and Chün-fang Yü, eds.

1992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eedham, Joseph

2000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 pt. 6, *Biology and Biological Technology: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三・網路資訊

台灣・滿州民俗版画：淺井コレクション

http://www.wul.waseda.ac.jp/kosho/ni16/ni16_2272/manshu_list.html，瀏覽 2010.11.17。

客家阿哥，〈客家信仰民俗：仙娘廟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9a559d0100gklf.html，瀏覽 2009.12.25。

「傳香花姐版畫」，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成果入口網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OID=1200140>，瀏覽 2009.10.08。

Temples for Smallpox Gods and Belief in Smallpox Gods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an Era

Chung-lin Ch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ince ancient times, mankind has been plagued by smallpox, and the Ming and Qing societies were no exception. If there was a smallpox patient in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family would pray to gods for protection. Smallpox gods were especially respected. This paper divides the whole country into seven parts to discuss smallpox gods in various regions and looks into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of smallpox gods.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dermatitis gods apparently were in charge of smallpox disease, and later smallpox god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dermatitis gods. Many records about smallpox gods and temples of smallpox gods had surfac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le and female smallpox gods; however, most of them were female.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smallpox gods could be foun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geographic diversity was very obvious.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smallpox gods varied, some spanning several provinces (such as the Smallpox Goddess), while others were limited to a small region of the province, even as small as just one county (for example, Zhang Qian). As little gods at the bottom of the system of gods, smallpox gods were often worshipped alongside fertility goddesses or other major local gods in the same shrine. However, in some rare cases, smallpox god was enshrined individually. What is worth noting is that the belief and practice of worshipping smallpox gods dispersed when people migrated. For example, Goddess Sanxiao, originated from the region of Huguang, was worshipped in Sichuan and Shaanxi; Shandong's Smallpox Goddess was worshipped first in Liaodong and then in Inner Mongolia and Xinjiang. In addition to changes in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the scope of responsibilities that smallpox gods were in charge of also became diversified. There were smallpox brother gods, smallpox sister gods, and other minor smallpox gods. In addition, the Qing royal family had more faith in smallpox god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is is a major indicator that belief in smallpox gods had widely disseminated. In sum, belief in smallpox gods went through continuous reconstruc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words: smallpox, smallpox gods, gender, dissemination of belief, specialization